

同治五年丙寅重鐫

莊子約解

板存威邑呂仙岩玉成堂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蹊胠篋以

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
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
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而門
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
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
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
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

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蹊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

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

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
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
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
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
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眉山
蘇軾記。

[illegible]

莊子約解序

世皆謂莊子詆訾孔子。獨蘇子瞻以爲尊孔子。吾始見其說而疑之。及讀莊子曰久。然後嘆莊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下也。慨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子喪而大義乖。非特儒與墨分門。卽儒與儒亦分門。百家簞鼓。皆自命爲得孔

子之傳。而極其流弊。至於詩禮發冢。可見僞儒之附於孔子者。實爲孔子之蠹。攻木之蠹。勢不能不累及夫木。則莊子之用心爲甚苦。而後人反謂其爲詆訾也。不亦謬乎。且夫莊子受業於子夏之門人。則其所學者。猶是孔子之道。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心齋坐忘。

直揭孔顏相契之旨。他如鯤鵬變化。庖丁解牛。象罔得珠。童子牧馬之類。迹似涉於奇幻。實皆身心性命之功。而愛之者。徒賞其文之新穎。惡之者。并訾其說之荒唐。世無揚子雲。則以太元經作覆瓿物也。亦何足怪。太史公謂莊子之學。要歸本於老子。而具區馮氏。謂莊子爲

佛氏之先驅。人遂疑莊子之不與儒類。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人得之以爲人。天下無遁於天之外。而自成一種之人。卽無遁於道之外。而自成一家之學。後人癖於二氏。反於儒之外求道。而不知充乎儒之量。二氏固不能出其範圍。語云。通天地人爲儒。若莊子者。可謂真。

儒矣。所不可解者。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之書未嘗言莊。而莊子之書亦不及孟。豈天各一方而兩不相知歟。抑千里神交而心心相照歟。吾謂孟子距楊墨以明孔子之大。所以樹道外之防。莊子詆僞儒以存孔子之真。所以剔道中之蠹。故曰莊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

下也。典謏陋。幸沐

聖朝之文教。服膺莊子有年。旣而訓蒙餬口。門人問難。因採各家評註。爲之講論。積久不覺成帙。顏曰莊子約解。管窺之見。非敢質諸高明。亦私以之授門人而已。大清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十月初九日。眉山後學劉鴻典謹識。

直揭孔顏相契之旨。他如鯤鵬變化。庖丁解牛。象罔得珠。童子牧馬之類。迹似涉於奇幻。實皆身心性命之功。而愛之者。徒賞其文之新穎。惡之者。并訾其說之荒唐。世無揚子雲。則以太元經作覆瓿物也。亦何足怪。太史公謂莊子之學。要歸本於老子。而具區馮氏。謂莊子爲

佛氏之先驅。人遂疑莊子之不與儒類。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人得之以爲人。天下無遁於天之外。而自成一種之人。卽無遁於道之外。而自成一家之學。後人癖於二氏。反於儒之外求道。而不知充乎儒之量。二氏固不能出其範圍。語云通天地人爲儒。若莊子者。可謂真

莊子南華經目次

第一卷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第二卷

外篇

駢拇

馬蹏

肱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第三卷

外篇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第四卷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列禦寇

天下

外附 見三卷末

逸語

雜錄

採摭書目

讀莊子

莊子約解

凡例

一莊子隱曹州之南華山。故號南華子。周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著書五十二篇。唐時封爲南華真人。其書稱真經。然韓昌黎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子固孔門之苗裔也。

一焦弱侯國史經籍志。古今莊子注四十七部。六百四十一卷。世不見其全書。而膾炙人口者。惟郭註爲最。今觀其逍遙遊開端。卽言鵬鵬之實。吾所未詳。則源頭已昧。又序言

莊子雖未體之言則至矣。夫聖人之道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見。豈有未體之而言能至者乎。甚矣象之不知莊子也。

一李太白集云。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而蘇長公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嘆曰。吾嘗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斯二人者。可謂莊子之知己也。

一太史公謂莊子之學。無所不闕。又謂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夫謂其學無所不闕。似也。而謂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

則徒以文人待莊子也。鹿門毛氏曰：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誠然。

一心齋坐忘之學。他書皆未之見。獨於莊子見之。後世記誦詞章，相沿成習。幾不知孔顏有心齋之學。得此篇以存儒門之衣鉢，則莊子真孔子之功臣也。

一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蘇子瞻謂此篇皆真實語。縛而繹之。雖參同悟真等書，不能出其範圍矣。

一三代上無神仙之名。而天地篇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此卽後世言神仙之祖。儒道之無所不

包於莊子見之矣。

一佛至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泰初無無等語。宛似金經。非莊子之故爲元妙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道之本體如是。後世三教分門。而其初則祇有一道也。

一莊子言中有物。非徒以文字擅長。而實大聲宏。文字自臻絕妙。善乎楊升庵之言曰。莊子書恢譎佚宕。於六經之外。殆鬼神於文字者乎。其間字句。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者。諸家聯綴牽合。轉使作者之意。鬱而未伸矣。一莊子之書。佛門收入藏經。道門奉爲道籍。然而莊子非僧。

也。非羽也。昔朱子有言。道流在前。後來好處被佛家竊去。今觀二氏之重莊子如是。則儒門好處又被二氏竊去矣。一道者理之總名。三教聖人皆同此理。所以註中雜引佛經道書等語。祇求合於莊子之旨。非有心於附會也。

鯤鵬喻坎離之義。發於吾師。

止唐先生讀莊子者。能窺此義。則驪龍之珠已得。其餘皆鱗爪矣。

一是編小註。俱採焦弱侯莊子翼。間有增損亦十分之一耳。若大註所引各家。皆爲標出。而斷以己意。亦有出自鄙見。

全未拾人牙慧者。至於節取數句。文勢相承。或不便註明。誰氏非有心於掠美也。

郭註莊子三十三篇。諸家因之。獨蘇子瞻辨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爲後人僞作。細玩之。辭義淺率。眞與莊子不類。是編竊取蘇子之意。勦存二十九篇。非敢妄爲芟薙也。

眉山劉鴻典識

同門諸子參校

莊子約解卷之一

眉山劉鴻典寶臣輯註

內篇

逍遙遊

道得於身。則天地非大。而吾身非小。其中妙境。有非
可以言語形容者。莊子於無可形容中。而以寓言出
之。假形設象。極宇宙之奇觀。實祇道其胸中所得耳。
北冥同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
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

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林希逸云：海運者，海動也。今海濱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齊諧，司馬及崔并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飈。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翳鬱似揚也。

北冥。坎位也。南冥。離位也。鯢魚喻坎中真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後天八卦離南坎北。人自有生以來。乾坤破爲坎離。則先天之陽陷於坎中。學道下手之功。必須先識真陽之所在。息心靜養。久之。一陽來復。是爲鯢魚。生於北冥。由小而大。莫可端倪。故不知其幾千里也。大則必化。化則爲鵬。不言鵬之大。而言鵬之背。背者。陽氣上行之路。故孟子言。盍於背。背不知其幾千里。亦極言其氣之盛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怒者。氣之所激也。陽氣已盛。則有不得行之勢。一若怒然。實無所謂。

怒也。人身原有天地一般大翼。若垂天之雲。自不足怪。海運徙於南冥。卽取坎填離之義。離本先天之乾。故以南冥爲天池。褚氏義海云。先北後南。陽由陰生。鯤潛鵬化。靜極而動。陰陽之互變。總在一氣混茫中。旨哉斯言。天地有海。人身亦有海。海運則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天地之海如是。人身之海亦如是。水擊三千里。扶搖九萬里。極寫陽氣上騰之勢。養生主所謂緣督以爲經。卽此義也。去以六月息者。陰陽之數。各極於六。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乃天地自然之理。息止也。又生也。取坎填離之後。尙有許多存養之

功。方能窮神達化。於此止。卽於此生。息之爲功大也。或以爲與下息字同義。眞影響之談。物之植者重乎根。生者重乎息。人身呼吸之氣。與天地通。而口鼻呼吸之內。尙有眞呼吸存。坎離於此交媾。乾坤於此闔闢。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此卽以息相吹之義。而野馬塵埃。其顯見者也。蒼蒼之天。遠而無極。不過理炁之彌綸。顛倒坎離。反還乾坤面目。則吾身中之天。與頭上之天。徹上徹下。融會貫通。不然。天之視下。是何色象。人亦安能知之耶。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讀堂之

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讀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

以人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崔云。堂道謂之坳。支遁云。謂有坳垤形也。膠著地。蜩蟬類。循本云。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爲蟬。形青者。爲蛸。蛸。鷺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名鷺鳩。司馬云。小鳩也。決疾貌。搶突也。榆枋皆木名。控役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果飽貌。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楊用修云。朝菌。古本作雞菌。今滇中名菌。曰雞。塿是也。蟋蟀。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錢名鏗。堯封於彭城。至商年七百歲。

申言養氣之功。而以積水積風喻之。水不厚不能負舟。風不厚不能負翼。皆言氣不充實。河車不能轉運。九萬里風斯在下。則斯時之鵬。不期飛而自飛。所謂行乎其所得。不行也。培風。卽養氣也。天閼。猶壅滯也。背負青天而莫之

天闕。所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也。以此圖南。非逍遙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哉。庸人不知養氣之功。隨分餐眠。自以爲足。反笑養氣者爲多事。是卽蜩與鸞鳩之見之。二蟲又何知。鄙之之辭也。小知不及大知。人小年不及大年。人莫不有知。而知道德之貴者爲大知。人莫不有年。而外形骸而壽者爲大年。朝菌蟪蛄。凡泛泛而生。汶汶而死者。皆是冥靈以五百歲爲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則與日月爭光。乾坤并壽。固在乎人之自爲。而彭祖之長年住世。其信而有徵者矣。以眾人匹之。如朝菌

之比冥靈。蟋蟀之比大椿。可悲孰甚。一悲字無限蒼涼。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讀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夫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棘湯時賢人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相近窮髮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又禽經鸚上有赤上飛而上也赤與尺通斥亦尺也猶然笑貌一云猶以爲笑也數數猶汲汲也列子鄭人名禦寇
前以南冥爲天池。此又以北冥爲天池者。先天之陽孕於坎中。坎爲水。有池之象。故亦稱天池。斥鸚之笑。猶是二蟲

之見也。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斥鷃白處於蓬蒿。大鵬自飛於天上。識之所限。不可強也。引湯問棘以明小大之辨。而言一官一邑之才。不足貴也。故宋榮子笑之。至於安分守道。較高矣。而猶有未樹。尙非最上一層。致虛守寂。更高矣。而猶有所待。亦未爲至境。莊子之言。往往正喻兼行。前皆說魚說鳥。忽然歸到人事上來。卻又將宋榮子列子兩層撇開。然後轉出正論。暢所欲言。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則吾心卽天地之心。吾氣卽天地之氣。

寓乎形骸之中。而出乎形骸之外。是皆鯤化鵬而徙於南
冥之實境。洋洋灑灑。水到渠成。何待之有。至人神人聖人。
可分而不可分。無己無功無名。德造於微。如太虛之包涵
萬象。三句係成語。而莊子引之。以醒出正旨。凡物滯於有。
卽不得逍遙。此無上至妙之功。所以必極之於太空之表。
而後爲逍遙之至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
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
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潁川陽城人。字武仲。隱於箕山。爨。炬火也。鷽鷽。小鳥也。偃鼠。鼯鼠也。說文。鼯鼠。一曰偃鼠。

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爲其道得於身。而有逍遙之實際也。特借堯許作箇榜樣。堯有天下。其道不見爲有餘。許爲匹夫。其道不見爲不足。孟子所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卽是此意。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_{讀益}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_{讀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讀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
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音
然喪其天下焉。

接輿楚人。姓陸名通。淖約柔弱貌。時女筆乘云。時是也。女
卽汝字。謂智有聾盲。卽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弊弊經營
貌。稽至也。資貨也。章甫殷冠。四子司馬李并云。王
倪齧缺被衣。許由未知何據。窅然猶悵然。李頤說。

范無隱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渺。神人卽身中之至靈
者。人能求諸幽渺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御龍。遊乎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

遠乎。褚伯秀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素純。塵莫能汙也。淖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者遊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均解得好。世俗好奇之士。惑於旁門小術。廢棄倫紀。妄想飛昇。皆由不知神人之在。

吾身耳。夫神人之在吾身者何。天命之謂性是也。性本人
人所有。而嗜欲戕之。塵緣錮之。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則
形骸已爲虛器。何神人之可言。養浩然之氣者。自有諸己
以至化神。其中層累曲折工夫。非明師莫授。非日久不成。
而其基則胎於北冥。北冥者。鯤魚之所出。養之使化鵬而
徙於南冥。則坎離變爲乾坤。而乾坤交媾之餘。神人卽從
此中而出。世俗聾盲其心。狂而不信。豈知神人之德。自足
鼓動萬物。平治一世。絕無經營慘淡之勞。不特此也。神人
之妙。遇大水而不溺。經大旱而不熱。雖在塵垢粃糠之中。

猶將陶鑄堯舜。塵垢粃糠。猶言風塵草莽也。堯舜非神人。無以爲堯舜。則堯舜之聖。皆由神人陶鑄而成。舉堯舜以概其餘。須知自古聖人。身中皆有神人。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宋人資章甫。越人無所用。喻以道語俗人。俗人不相信也。堯治天下。平海內。功業之見於外者。炳炳麟麟。而回光返照。則我與我周旋。而天下不足介意。按四子乃金木水火之喻言。所以住藐姑射之山。山土也。汾水出山西。逆流數百里。汾水之陽。喻人身真陽發見之地。蓋真陽發見。則羣陰退藏。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安知有天下乎。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護讀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以盛。承讀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

非不呬。囂讀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

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均讀手之藥者。世世以泝。屏讀泝。僻讀統。

曠讀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讀吳。

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讀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讀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惠子姓惠，名施，爲梁相，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瓠落猶廓落也。呬然虛大貌。絮細者，謂之統，樽如酒器，縛之身。

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思也。候敖。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無何。廣莫。謂寂絕無用之地也。

道有體有用。前言養氣之功。至於藐姑射山。有神人居。則道已成矣。道成。則必見之於用。不善用之。有用等於無用。則世世汧汧。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小用化爲大用。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彼蓬心未化者。囿於一溪一壑之間。不知江湖之闊。宜其抱五石之瓠。而苦其無用也。大樹亦道之喻言。繩墨規矩。匠者所以度木。不中繩墨規矩。則匠者不顧。如後世以制科取士。而真有抱負之人。或嘯傲於山林。而不肯俯就。莘野躬

耕南陽高臥。皆當塗之所謂擁腫卷曲者也。狸狴跳梁。死於網罟。以喻巧取殺身之徒。犛牛至大。不能執鼠。以喻有位無德之輩。蓋人之稍有才智者。往往播弄聰明。而非道非分之謀。無所不至。當其忍心害理。利己損人。或自以爲得計。卒之多行不義。自取滅亡。此皆狸狴跳梁之類也。又或僥倖而竊顯位。勢有所憑。夜郎自大。究之德不足以稱職。上誤國家。下害生民。得不謂之犛牛乎。古今爭爲世用者。大抵不離此兩種人。一則以機巧殞身。一則以昏庸喪德。皆斲喪靈根。而自罹苦趣者也。惟養浩然之氣者。不與

世爭有用而能自善其用。可以有。用。爲用。亦可以無用。爲用。充其量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而寢臥於大樹之下。則蓬萊方丈。迴出塵凡。玉宇瓊樓。別開妙境。而一切機械。變詐之斧斤。不能爲害。此其所以爲逍遙遊也。然所謂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又豈在吾身之外哉。

劉止唐曰。大意只言樂道全真。不與世爭有用。則能自善其用。然逍遙自得而樂道自適。必由養氣積學。故一起笑然提明。下便夾喻夾論。以明見淺者不知。文筆離奇光怪。得未曾有。

齊物論

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物論焉得而齊。然道之所在。天地且不能出其範圍。何況於人。齊物云者。特乎我有齊之之道。非謂物論之必出於齊也。以不齊爲齊。是之謂大齊。

南郭子綦。

讀其

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

讀榻

焉。似喪其耦。顏成子

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

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讀益

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讀號而獨不聞之。參參

讀乎。山林之畏同佳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

枅。讀雞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讀孝者。叱者。吸者。叫者。

謔者。突讀杳者。咬讀坳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呬冷讀零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

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隱憑也。噓息也。哈焉解體貌。耦匹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爲偶。大塊天也。畏崔山阜貌。枅。搏櫨也。突。深也。咬。哀切聲。循。

本云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曰則中窅。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窅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也。以下言其聲。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諒如號哭聲。寔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唱于于。竽通韓非曰。竽爲五聲之長。故曰唱于。喁者眾竅如魚口之噉。喁也。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爲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爲刁刁。掇言刁刁。然可掇耳。

形如槁木。忘其形也。心如死灰。忘其心也。此卽嗒焉喪耦之真際。金經所謂以空寂修於滅盡身心是也。吾喪我。我且不得而知。何有於人。喪我二字絕妙。人惟有我之見存。所以見得物有許多不齊。誠能收視返聽。屏除一切私妄。

馴至於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則萬念俱寂。而神遊太虛。何物之不可齊乎。天地人。一氣相貫。籟卽氣也。氣之在人身者。難見。而在天地者。易見。故特舉風之吹物者。厯厯繪之。蓋天地間。形形色色。莫非一元之氣所含。而氣之凝聚者。所以裕其散布之原。氣之散布者。所以妙其凝聚之用。地籟之見於眾竅。人籟之見於比竹。其顯著者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所謂莫或使之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明。物自有受吹之處。而吹不與焉也。故謂之天籟。蘇子瞻九成臺銘云。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

況得聞於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眾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楊龜山謂子瞻此說。乃莊子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未察耳。愚按天籟地籟之說。是一是二。就其有形處言之。則爲地籟。就其無形處言之。則爲天籟。觀吹萬不同數語。祇是虛描天籟自然之妙。則子瞻固得其環中。神遊象外矣。

大智閒閒。小智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讀執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

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亾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薶音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閒閒。暇豫也。間間。拘執也。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縵者。縵縵無斷。柔人也。害者。潛機不露。險人也。密者。錙銖必較。細人也。惴惴。心事不寧。縵縵散緩。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刀人。

也。守勝者固執己見。如畱詛盟誓不敢動。劫人也。小智之人。心鬪如此。天真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厭如大學厭然之厭。緘卽閉藏也。機心愈老愈深。故曰老洎。人心不死。則尙有生意。可以回春。近死之心。安可復陽乎。此上備言小知之心事。以下又以十二字。摸寫其接物之情狀。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旣往。變則輕躁。妄動。熱則畏懼。不敢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啟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己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如樂之出虛。乍作乍止。蒸之成菌。倏生倏滅。莫知其萌。不知其所爲。使不得其朕。不知其所歸。唳鶴。嘯猿。聲叫入心坎。

天下之人。萬有不齊。天下之事。亦萬有不齊。日以心鬪。則千奇百怪。從此而生。此心乃後天之心。非赤子之本心。爲善則難。爲惡則易。岐黃家屬之少陰。爲其雜後天陰氣也。

是篇描出心之種種情狀。言人之逞私智而日與物鬪者。非不極奸巧詐僞之能。然天真日消。消之又消。以至於心死。則平日所爲鬪心之事。皆害心之事也。凡人一念之善。卽是一分陽氣。由一念之善。以至於念念皆善。則陽氣充而惡氣滅矣。一念之惡。卽是一分陰氣。由一念之惡。以至於念念皆惡。則惡氣充而陽氣滅矣。陽氣滅。則不可復故。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一切喜怒哀樂等情。轉眼成空。庸人無養心之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蓋心爲形役。日勞勞於聲色貨利之場。并不知主人翁之安在也。已

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一劑清涼散。付與熱中
人。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得此之。此說莊解爲這箇。
這箇者。禪家之語。實卽儒門所謂性也。性字從心從生。是
人所由以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可知性固我之真宰
也。真宰有其朕。行之有得於己。則爲己信。有情而無形。如
飲水在胸。自知其味。而人不見也。百骸九竅六臟皆爲臣
妾。而真君獨尊。范子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天君卽真君
也。人有形。卽有真君。則天之與我者。本不爲薄。乃與物相
刃相靡。積而至於真君斲喪。豈不可悲。究之身中之真君。

既喪而形之逐逐於外者。徒勞而無功。疲役而不返。雖生之日。猶死之年。至於死。則靈氣漸滅矣。夫人之所以貴者。爲其身有真君。可以參天地而不朽。厯萬劫而長存也。古來仁聖賢人。無論窮而在下。達而在上。莫不修其在我之真。而又濟物利人。以廣天地生成之德。所以生而爲英。沒而爲靈。雖形骸有盡。而神明無盡。子言朝聞道。夕死而可。此之謂也。奈何有真君而不自愛惜。日朘月削。以致心與形之俱化。則天地父母之予我者。蕩然無存矣。可不哀乎。可不哀乎。南華叟聲淚俱下。讀者能無慟然。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鷦鷯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
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
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
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茫昧也。知代言不用他人代我知者爲師
也。吹卽籟也。歟。鳥子欲出者也。樞要也。
承上文而嘆息之言。人之汶汶而生者。固若是之茫然無

知乎。然一人自見爲芒。未必人人皆如我之芒也。蓋人心本自有知。能養其心而全乎心之量。則爲成心。有成心。則心自爲師。不在人而在我。是卽人所同具之天性也。故愚者亦與有焉。若無養心之功。而妄談是非。所謂是者未必是。非者未必非。譬如人所未到之境。必不能懸揣而知。懸揣而自以爲知。卽是以無爲有。以無爲有之人。變詐百出。雖聖人其如之何哉。言非吹也。循本云。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天下之是非。皆賴言而定。而是中之非。非中之是。非精義入神。不能辨。彼心無卓見。侈口而

談者與轂音奚別。深戒人之妄言也。道有真有僞。以僞爲真。必且以真爲僞。道惡得而不隱。隱於小成者。小成之人。功未純全。而不能辨道之真僞也。言有是有非。以非爲是。必且以是爲非。言惡得而不隱。隱於榮華者。榮華之途。人所炫惑。而不暇辨言之是非也。儒墨互相是非。而天下之是非。於是乎亂。故必能辨儒墨之是非。而後能辨天下之是非。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蓋似是而非之非。人皆以爲是。而我辨其爲非。似非而是之是。人皆以爲非。而我辨其爲是。所謂真是真非也。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斯。明

非可以易言也。必養心之久。陰私退盡。清光大來。宛如明鏡。當空物來畢照。方能有此境界。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荆川云。彼是作彼此二字看。自明是以彼爲彼。故彼出於是。非彼則無是。故是亦因彼。交相指皆彼也。自反照皆是也。孰爲彼。孰爲是。從無生有。是方生之說也。生卽與死對待。卽與生對。方可卽有不可。方不可卽有可。一是一非。相爲對待。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其於是非也。因其是而是之。非必有是之見存也。因其非而非之。非必有非之見存也。無是非之見存。并

無彼此之見存。是其心有樞焉。幹運萬物。而萬物不能出其範圍。故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謂其中有主宰。如環無端。所以物來順應。而是非見爲無窮者。心亦見爲無窮。人必握乎道樞。而後能因物之是非。以爲是非。此卽至聖無可無不可之化境也。申言莫若以明。甚言明之足貴。而欲學道者之自勉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盈。厲與西施。恢嵬詭譎。讀怪道
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者。
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
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
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莛梁也。楹柱也。厲惡也。一云癩病也。恢大。惋戾。憍乖。怪異也。狙公養猿者也。芋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太空本無物也。無端而有物。無端而有名。滯乎迹以求之。則此物不能通彼物。此名不能易彼名。然物與名皆後起者也。試溯乎未始有物。未始有名之初。則太空冥冥。不可得而思議。夫既不可得而思議矣。則言道者當求之於迹象之外也。以指喻指。以馬喻馬。皆滯於迹象。以非指喻非指。則化乎指之迹。而無在不可作指觀。以非馬喻非馬。則化乎馬之迹。而無在不可作馬觀。天地萬物皆道之所包涵。一指可以見道。則天地一指也。一馬可以見道。則萬物

一馬也。聖人道得於身。而所見者無非道。人所可因而可
 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
 然之。是我無然。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
 不然耳。若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蓋無物不如此
 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莛與楹反。厲與西施反。分與
 成反。成與毀反。極之恢嵬。憊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
 明乎至理者。不能此。莊子之所謂達也。不用不自用也。寓
 諸庸。庸卽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
 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

得也。至於得則幾矣。總之只是一因字盡之。又恐不明因之爲義。但觀狙公賦芋。不自增減。而因眾狙之喜怒爲增減。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無非之天鈞。不以迹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

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我與物皆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封界限也。昭文古善琴者。枝拄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梧琴也。載之末年。書之於今也。堅白。堅石白馬之辨也。綸。琴瑟弦也。滑亂也。

聖人以道爲重。而道之本原。出於未始有物之先。次而有物。次而有封。又次而有是非。有成虧。則道汨於後起。而本然之天鑿矣。如鼓琴然。鼓則成與虧見。不鼓則成與虧無。從而見。昭文師曠惠子。各有所明。然皆未能與道爲一。故其成不成。可不必深論。滑疑之耀。耀卽明也。滑疑云者。閃爍而不定。變動而不拘。實則精微之至。人不可得而端倪也。不用而寓諸庸。物我渾忘。而無毫髮之私介其間也。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試言之。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毫毛至秋而栗
細以喻小也、

通義云。此是字不必做實字看。乃從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不類亦類矣。愚按道自有其本原。非實有養氣之功。而馴造乎聲臭俱無之表者。不能測其底蘊。由有始而推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由有無而推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於後天中見先天。復於先天中見先天。所謂太極莫測其極。曰無極也。俄而有無矣。今我則已有謂矣。是後天中之後天。着於迹象者也。人日在道中。而不知其爲道。故於大小壽夭之間。辨之不明。

先哲有言。人所極要緊事。自我視之。皆極不要緊事。人所極不要緊事。自我視之。皆極要緊事。可以互相發明。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爲一。蓋有我然後有天地萬物。無我則無天地萬物。又況我身能致中和。天地由我而位。萬物由我而育。則我之爲我。庸可輕視乎。通義又云。當初本沒箇有。不但沒有。亦且沒箇無。有箇無。便生出箇有。於是一生二。二生三。千萬億兆。至於巧厯不能算。當初只因無字引起至此。況自有以生有乎。惟無適爲是。無適者。因是也。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

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入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音歎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

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

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也。

筆乘云。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於封與常哉。爲其立於是非之畛也。左右倫義。分辯競爭。此入德。皆謂之畛。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議而不辯。則超然是非之表。而何至於有畛哉。然聖人非特不論不辯不議爲無畛也。卽其有時而論而辨。亦不得謂之畛。聖人本無成心。分者物之自

分辯者物之自辯。聖人以不見爲辯。眾人以相示爲辯。此其所以異耳。不稱不言。不仁不嗛。不忮。歷引古語以明之。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所謂圓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康清。勇忮。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卽畛也。愚按。知止其所不知。是得養靜之學。而能屏聰黜慮者也。然養靜之功。未造其深。終不能闢神化之境。能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則真宰在心。而包羅萬象。故謂之天府。人人皆有天府。而無存養之功者。藤葛牽纏。私欲茅塞。則天府之門戶已扃。印止其所不印。而以不印之印。彌其印。久久天府宏開。如

無邊明鏡。洞察毫芒。則其所謂知者。豈世俗之所得而擬議乎。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極言天府之妙。天府原自有光。有以葆之。則愈闇而愈章。愈出而愈奇。周子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卽此意也。堯以三國未被德。欲伐之而不釋然。慎之至也。舜謂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蓋謂三子之卑陋自處。未沐聖人之化也。十日并出。萬物皆照。天心之普徧如是。德進於日。則如天之無不覆。而何不釋然之有。○淮南子。堯時十日并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墜其羽翼。山海經亦有十日之

說

齧音臬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

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蚼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

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薦。稠草也。螭且。蜈蚣也。且。一作蛆。帶蛇。扁担。一名獾。牂。似猿。狗頭。其雄喜與雌猿爲牝牡。涸。凍也。涸也。
管見云。物之所同是。諸解未明。竊意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於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人。

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自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所謂不知者豈真不知哉。愚按人爲萬物之靈。物之性得其偏。而人得其全。道不明則人亦物。所以仁義是非。樊然殽亂。而辯之不勝其辯矣。至人亦猶是人。惟能盡其性之量。而立人道之極。故曰至人其於世也。一切飲食起居。與人無異。而靜存動察之功。造其精微。則入乎世俗之中。而出乎世俗之外。所謂神也。神

之所在。夏不能熱。冬不能寒。風雷不能驚。所以然者。性爲人之至寶。全乎性之量。則神通於天。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皆神之所爲。非形之所爲也。神則無始無終。何死生之可言。又何利害之可言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熒讀影一作瑩而卽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予嘗爲

汝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
潛。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菀。音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
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
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
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
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耶也。與

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音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蟹。者。是旦暮遇之也。

長梧封人名。取孟浪。向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聽熒疑惑也。崔云。小明不大了也。時夜。司夜雞也。鴟大如斑鳩。綠色肉甚美。滑滑。未定之謂。筐一作匡。匡牀安牀也。竊竊猶察察也。弔至詭異也。

呂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

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

足以語此。瞿鵲子嘗聞夫子之言。以爲孟浪而已。則以爲

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於卵。而卵

非時夜。鴟炙得於彈。而彈非鴟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

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爲。皆瞿鵠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脗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涓潛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眾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菴而不散。雖萬世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卽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

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於泰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說。死之可惡乎。碧虛云。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眾人以魂交爲夢。形開爲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弔趣死之詭異。夫死生之繫。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死生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筆乘云。奚何不也。屬下句讀。弱喪禮記二十日弱喪。亡失旦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旦夕。甚言其難得也。愚按人生若夢。盈天下皆夢中人。盈

天下之人皆自以爲覺。自非有大覺者。不能知大夢。莊子已登彼岸。而憫世之醉生夢死者。無有覺時。故反復譬喻。以喚醒之。生不愧。死不徒。死至人之外。生死固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卽忠臣孝子。殺身成仁。形骸雖毀於人間。而神明自歸於天上。惡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直是有關名教之言。若徒賞其行文之妙。則未免皮相矣。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讀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音曰。是不是。然不是。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讀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

竟。

黠闇不明貌。天倪猶天機也。
曼衍無極也。竟如字。極也。

呂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黠闇。誰與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非同乎己。則同乎若。非異乎己。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耶。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而化者自化。不知

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則純任乎自然。因之以曼衍。則觸類而長之。窮年者窮盡其年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

罔兩問景。讀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

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罔兩景之景也。無特操無常也。蜥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栩栩喜貌。遽遽有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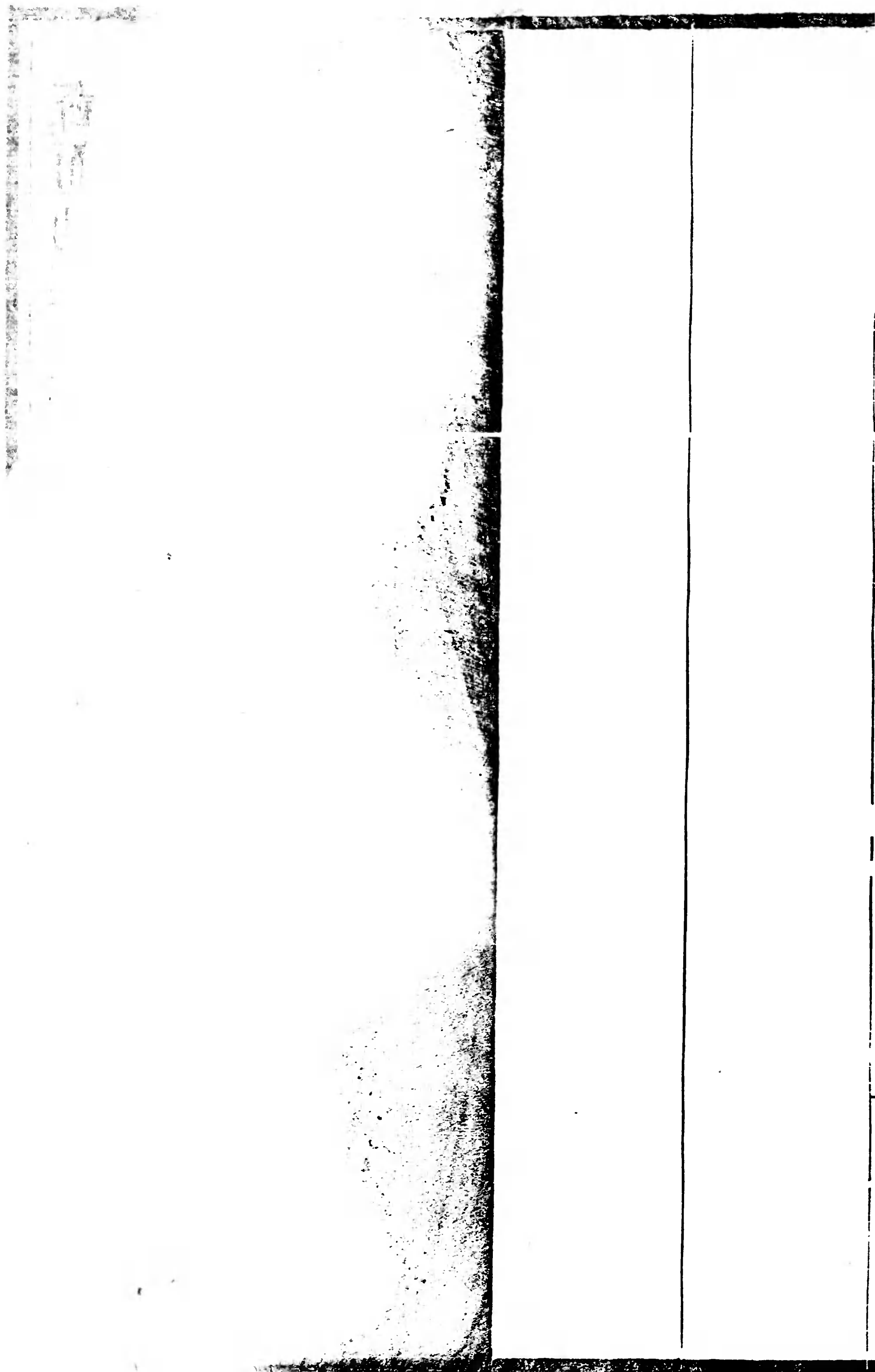
郭註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也。吾待蛇蜥蜴翼邪。呂註言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蜥而形。蜥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蜥蜴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爲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遽遽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愚按

人之有生有死。一如有覺有夢。日之所思。夜結而爲夢。固已。亦有平日并未嘗思。而怪怪奇奇之境。皆於夢中見之者。非漫無所感觸而然也。心爲後天識神。而五官百骸。皆雜陰氣。晝間紛紛擾擾。殊不自覺。及夜寢。魂交而心之所伏者。和盤托出矣。亦有平日存理遏欲。乾惕不遑。而夜寐仍不免有夢者。此皆陰魄爲之。所謂氣質之私也。然有洗心之功。其夢必較常人爲少。且修身學道。志果專誠。而古聖先賢。或有於夢中示兆者。史冊所載。未可概以爲誣矣。周可以爲蝶。蝶可以爲周。而終之曰周與蝶。則必有分明。

其所以分之故。則周可以爲蝶。亦可以不爲蝶。蝶可以爲周。亦可以不爲周。千古一周。千古一蝶。實無在非周。無在非蝶。前言吾喪我。而終之以物化。則周可作蝶觀。蝶可作周觀也。凡天壤間形形色色。皆可作周與蝶觀也。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學至於化方完得喪我二字分量。此卽釋氏所謂生滅滅盡。寂滅爲樂也。一篇大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而結之以一夢。是之謂大覺。○篇中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及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爲一。皆盡性之實功。而麗之姬一喻。尤爲覺路金繩。蓋人

之所貴有生者。爲其生一日。即可修一日之德。凝一日之道也。古來仁聖賢人。忠孝廉節。生前雖遭極苦之境。死後必歸極樂之天。所以死勝於生。若徒溺於富貴顯榮。而汨沒其良心天理。是皆說生惡死之徒。豈知人生若夢。不轉瞬而委棄形骸。生前爲善者。死後必歸極樂之天。則生前爲惡者。死後必罹極苦之境。生爲夢而死爲覺。則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長。天下皆夢中人。自非有大覺者。不知大夢。此大聖之所以萬世而一遇也。至於爾我是非之辨。原屬無味。惟忘年忘義。直造乎道之化境。則物論之不齊者。皆

齊而蝴蝶一夢。身外有身。飛仙變化。豈復塵世所能知耶。
徐天池謂此篇爲一大紙駁。愬之辭。淺之乎。視莊子矣。



養生主

人之所以生者。性也。世上紛華靡麗。皆賊性之端。卽皆傷生之具。養生主云者。養其天命之性。以定吾生之主。而又懲忿窒欲。謹言慎行。以峻其防。則內外交修。而形神并壽矣。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人生之光陰有限。而心之知慮無窮。以無窮之知慮。而促

其有限之光陰。危矣。危而不自知其危。反自以爲知之。可恃。則危之又危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眞醒世之要論。人之所以憚於爲善。敢於爲惡者。非必良心之果昧。誠見爲善者未必得福。爲惡者未必得禍。卽己身偶有一二善事。或未見福之來。偶有一二惡事。或未見禍之至。不知天道福善禍淫。無急性。卻有記性。眼前不覺。到頭絲毫不錯。是卽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之意也。將言養生之功。而先插此二語者。言凡事皆積漸所成。不可一蹴而幾。恐養生者之求速效也。緣督以爲經。直挾養

生之要。郭子元解督爲中諸家因之。隔靴搔癢。殊屬可笑。惟通義云。督猶獨也。總也。背脊之脈曰督脈。一身形氣皆攝於此。得其解矣。醫家奇經八脈。以督脈爲陽脈之都綱。人自有生以來。性命爲形骸所錮。以知覺運動爲生。而所以生者。汨沒於情識之中。則知生之足重者鮮矣。老子云。人壽不過百年。節省之。可至千歲。孔子言仁者壽。中庸言大德必壽。孟子言修身以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以養生爲要者。但養生之學。不得真傳。則旁門小術。怪誕奇袤。皆足爲名教之害。莊子於逍遙篇。開端卽以鯤鵬喻坎離。蓋

示人以下手之功。後世參同悟真等書。言鑪言鼎。言日言月。言龍言虎。言汞言鉛。言木公金母。言姤女嬰兒。種種名色。皆從此脫胎而出。其言鵬徙南冥。卽取坎填離之義。此篇特地指出緣督二字。是卽鵬徙南冥所經之路也。其中妙境。逍遙篇所言已淋漓盡致。蓋彼爲寓言。而此爲重言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皆養生有主之效。言外見得世之不能保身。不能全生。不能養親。不能盡年者。皆不知養生之故也。然而緣督之功。非旦夕可成。非深造自得。不能曲盡其妙。故以庖丁解牛喻之。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踣。音棄砉然騞然。奏刀騞然。音翕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
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
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

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
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
謖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砉然皮骨相離聲，騞然聲大於砉也。經首，咸池樂章也。卻
李云：間也。窾，司馬云：空也。肯，著骨肉也。綮，猶結處也。軋，軋
戾大骨也。硎，砥石也。善刀，猶拭也。

此段借庖丁解牛，以明緣督養生之妙。自來講家捕風捉
影，以其無緣督之功，而徒以私見窺測也。解牛之喻，妙不
可言。月令：季冬，出土牛，以送寒氣。蓋仲冬則陽氣尚微，季

冬則陽氣漸壯。陽氣長則陰氣消。所以土牛出而寒氣去也。人身真土所在。陽氣潛行。則所謂土牛者。固在吾身。而督脈之路。爲後天陰氣所壅滯。土牛安得而出。養生者。先養先天之真陽。以俟金光吐耀。如良庖之淬勵其刀也。由是而行緣督之功。如解牛然。始則所見無非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始於勉強。漸近自然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神者。心之妙。緣督而以神運。則充實光輝而浩然之氣。盎於背矣。前篇言水擊三千里。扶搖九萬里。卽是此時光景。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馴至乎以無

厚入有間。恢恢乎有餘地。則周身陽氣充滿。而性果圓成矣。刀者金也。凡物皆易壞。而金不壞。故浩然之氣養成。道家比爲金丹。亦曰刀圭。爲其堅固如金。可以延年卻病矣。始而奏刀。繼而更刀。動刀提刀。終於藏刀。而養生始終本末之功畢矣。刀刃若新。發於硯。蓋養生本終身之事。功日進。則德日新。而必約之以十九年者。陽老於九十九年。則老而又老也。孟子言養浩然之氣。而莊子言養生主。其旨相同。孟子言集義生氣。欲人於人倫日用間。實致其功。猶道家言修行之人。必積三千陰功。八百德行。而後道可成。

也。莊子此篇直洩修真之秘。而非陰功德行。層修累積。亦安能有得於身。孟子之學出於子思。而莊子之學出於子夏。派雖別而源則同。亦可見尼山之大與天侔。而後世之附於二氏。推波助瀾者。皆不能出其範圍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此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

右師介然獨立。卽嗒焉似喪其偶之意。故公文軒見而驚之。天之生是使獨。卽天之所以予我者。涉於人之貌。則有與。以是知介然獨立者。之爲天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純乎天也。畜乎樊中。則傷其天。神雖王。不善言樊雉之神。雖王而澤雉不以爲善也。神字淺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先生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

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曰義縣者心有條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亦不能以死生條著我也。故曰帝之縣解。

孔子嘗問禮於老子。則老子固守道而以禮教人者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禮有明文。秦失三號而出。蓋不足於眾人之哭老子者而已。亦不覺其變節也。故弟子疑而問之。始吾以爲其人意從老子遊者。必知老子之道。今見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是皆以老子爲真死而哭之太過也。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

哭而哭者是言其所以哭之故。蓋聖人之在世。應事接物。不外天理人情。而人之與居與遊者。樂其情誼。周浹可親。可敬。故其死也。不覺爲之致哀。可見老子之生。本無異人。人之視老子。亦無異人。然而老子之死。豈同常人之死。今哭之者。自以爲愛慕之至。而實不達全受全歸之理。故爲遁天倍情。本義亦云。遁天倍情。指哭者說。老子不蘄之言。而故言不蘄之哭。而故哭言者。於哭中數其哀苦之辭也。忘其所受。謂忘其所受於老子。安時處順。哀樂不入之道也。遁天之刑。刑困也。言哭者之自困也。弁人有其母死而

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觀此。則知秦失之言。爲哭者而發。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夫子卽老子。以死生爲適來適去。是必有可以生。可以死者。而後可以來。可以去也。人於天地之間。不過逆旅。如老子之來去自如。是脫然於生死之外。而非陰陽氣數之所能拘也。故曰。哀樂不能入。帝之縣解。通義云。縣者。四無係著。解者。四無聯屬。言是天地間。無粘滯之人。猶佛言大解脫也。數語括盡老子之妙。真不愧老子之友。愚按此節文義。并無不足老子之辭上。

文。言。養。生。之。功。已。詳。然。養。生。者。盡。人。以。合。天。實。全。其。所。受。
於。天。而。非。有。所。矯。強。故。引。公。文。軒。一。節。以。證。之。古。之。養。生。
者。無。如。老。子。則。後。之。養。生。者。當。以。老。子。爲。法。然。而。老。子。非。
有。異。也。故。借。秦。失。弔。之。之。言。而。發。出。安。時。處。順。之。道。養。生。
之。事。無。非。安。時。處。順。養。生。之。極。無。非。歸。於。縣。解。蓋。生。不。徒。
生。則。死。不。徒。死。能。養。其。生。而。於。人。道。無。愧。者。卽。能。善。其。死。
而。與。天。地。同。休。故。曰。死。而。不。亾。者。壽。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指。謂。可。指。而。見。也。火。非。薪。則。無。所。麗。神。非。形。則。無。所。載。天。

下無然而不盡之薪。亦無生而不敝之形。人見其薪之盡。以爲薪有窮也。而不知火之傳者無窮。人見其形之敝。以爲形有窮也。而不知神之聚者無窮。形神之妙不可見。故卽薪火之可見者言之。竊謂人之所貴乎生者。爲天命之性在吾身。生一日卽可窮一日之理。盡一日之性也。庸人溺於酒色財氣。縱嗜慾以耗其元神。往往天年未盡而自底於滅。亾亦有後天之稟賦甚厚。任情戕賊而猶享耄耋之年者。然形未敝而神先亾。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矣。聖人之道。以保身立命爲重。始於有諸

己終於化神。孟子言其大概。而莊子齒齒鑿鑿。直將始終
本末工夫。傾囊倒篋而言之。其用心爲至苦。其有功於後
學爲至大。惜乎養生之學。後世罕有真傳。卽得其傳矣。而
未能實踐躬行。造乎其極。雖日取莊文而讀之。仍是扣槃
捫燭之見也。

人間世

聖人亦人耳。既列人羣。卽不能外人而獨立。孔顏心齋晤對。所以用行舍藏。無入而不自得。蓋可以有用作爲用。亦可以無用爲用也。莊子爲人間世說法。而特標孔子以爲的。可以知其所宗矣。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

請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_音。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曰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

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君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

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鉅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敎。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

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蕉向云草芥也。趙云死者以國量乎澤。積尸平澤以澤爲量也。若蕉刈民如草菅也。在慙實貌。有扈國名。在今京兆鄠縣。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復爲厲術與述同。江南古藏本作銜。

顏子聞衛君之虐民而欲往救。亦是行道濟時之心。邵康節所謂新法方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卽此意也。然而聖人救世之念雖殷。而守道之心自篤。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也。當時衛君未嘗禮聘顏子。而顏子欲往。是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彼方虐其民。而此欲救之。犯人所忌。豈非暴人之所行乎。德蕩乎名。知出

乎爭。蓋人卽有可以用世之具。而名心與爭心。最爲難化。名心爭心之未化。則行之未必盡利。匪惟不利而害且隨之。故以二者爲凶器。卽能化其名心爭心矣。而人非同心同氣。我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於其前。則人惡有其美。夫有美而爲人所惡。則人不以其美爲美也。直謂之菑也。菑人者。人反菑之。君子所以信而後諫也。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則其左右必有賢人。何用汝往以求異。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以勢乘人。而鬪其捷辯。拒諫飾非。將使人視聽言貌之改其常。而心且爲其所折。是猶以火

救火以水救水。不能殺其勢。而又增之。故曰益多。順之則其弊方無窮。所以交淺言深。定有取死之道。龍逢比干。修身拊民。而以下拂上。所謂勿欺而能犯者也。桀紂因其修。以擠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堯禹之攻三國。蓋欲以道化之。而三國之君。狃於名實。公然相抗。雖堯禹且無如之何。矧一介儒生。而欲以空言易暴主之志。庸有濟乎。聖人抱道自重。不肯違道干時。於此可見。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煞是生平得力之處。蓋人之端肅者。常苦崖岸之高。濟之以虛。則抑然自下。勉而自勵。一志不紛。是亦立身處世。

之要道也。然端則正氣發於外。是以陽爲充。孔揚采色。卽謙冲之色。見於面而宛然可挹者。隨事而著。故不定。二句繪上文端虛二字之象。言此可以服常人。若因此以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雖按日以漸積德。猶不能成。而況欲成大德乎。案只計較意。容與二字。只寬慰意。執而不化。指君說。外合而內不訾。言外雖不忤。內終無以訾其非也。顏子復言內直而外曲。內直則不失己。故與天爲徒。外曲則不矯異於人。故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與古爲徒。則先王之法言法行。咸在其中矣。然正人之法太多。不能諜察受。

言者之心。固亦無罪。而不可及化。以其師心自用。未能無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

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
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
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也。伏羲。
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向云。皞天自然也。符指性而言。楊雄答賓戲。慎修所志。守。
爾天符。正言性與天合。如符券然也。耳目本外。而狗之於。
內心。知本內。而黜之於外。虛也。伏羲几蘧。古。
之帝王也。散放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爲散。

夫師心自用。則有心於爲。有心於爲。豈易化人。以此爲易。於自然之天不宜。而自然之天非心齋者不知也。子故進。回以心齋。心之所之爲志。志者氣之帥也。故心齋以一志爲始。志之旣一。而心齋之功可漸次而造其極。耳之所司在聽。而從事心齋。則耳不聽於外。而聽於內。故曰聽之以心。然有心於聽。猶有聽之見存。至聽之以氣。則耳無所謂聽。心亦無所謂聽也。耳無所謂聽。則聽止於耳。心無所謂聽。則心止於符。符者合也。真陰真陽從此而合。先天一元之氣。卽從此而胎。氤氲變化。非有迹象之可循。故曰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人心惟不能虛。是以一切私妄。得從而汨其真。心齋之功。塞兌垂簾。屏聰黜慮。以後天虛無之心。養先天虛無之氣。久久欲淨理純。則動靜協於時中。而陟降通於冥漠。其中妙境。有非言思擬議之所能窮者。此乃孔門傳薪之學。卽儒者希聖之功。三代以下。聖學失傳。而學士文人。徒斤斤於記誦詞章之末。亦孰知洙泗門牆。有所謂心齋之學乎。按四勿之功。視聽言動并舉。而此獨言聽者。人於心齋之時。目可以不視。口可以不言。四肢可以不動。獨聲之入於耳者。無法可以制之。惟虛無之極。則元

氣渾淪而耳根清淨。所謂空無所空。寂無所寂也。噫微矣。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郭子元之解是也。樊在於心。而名在於外。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則虛矣。申言入字之義。如竅之受風。入則鳴。不入則止。所以心齋之學。不可一日而廢。無門則外緣無從而入。無毒則內慾無從而伏。嗜慾之害性。一如瘡毒之害身。從內而發。毒字用得絕妙。道生於一。而靜極生動。以一爲宅。而寓於不得已。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幾近也。謂近於道也。下乃推言其極。絕迹而不行。則易行。而不履乎地。則神運空空。

而氣質不能爲累。虛之極也。故曰難。存心養性之功。所以事天。事人者。可以僞爲。事天者。難以僞爲。鳥必有翼而後能飛。人必有知而後能知。此不可僞爲之明證。瞻彼闕者。虛室生白。蓋因集虛之象。不可見。故卽可見者。以示人。欲人從事於心齋之學。而致虛以宅一也。吉祥止止。止卽止於至善之止。言人之最吉祥者。莫要於止。止也。然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互爲其樞。此乃道中自然之理。止者其靜而不止者其動。是之謂坐馳。夫坐也。而何以能馳。非有身體力行之功。亦安知莊子立言之妙乎。狗耳目內通。

爲句。狗卽收視返聽之意。收視返聽而明通於內。則後天之心知在所不用。有似乎外之也。人神一氣相通。故人之私欲淨盡。而性量空明者。血肉之軀。可爲鬼神之舍。鬼神者。造化之靈。鬼神且不能違。而況人乎。萬物之化。言有足以化萬物之量。中庸所謂敦化也。舜禹以之爲樞紐。義遠行之而終身。則心齋之學。古聖人所不能外。而不及聖人者。可知矣。○前言古之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此段詳言心齋之功。皆所以存諸己也。學必存諸己。而後爲聖人。人必聖人。而後可處人間世。莊子之本領。於此可見。而

後世反訾其學爲無用豈不妄哉。

葉涉

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

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抑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

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茆然。於是并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王使諸梁。慎重其事。齊待使者。外敬而不急。應其求。故葉公懼之事。無大小。未有不依於道。而能美滿成就者。人道之患。謂取罪戾也。陰陽之患。謂生疾病也。成敗聽之自然。而一切無患。非有德者不能。以上葉公述孔子之言也。食執粗糲。無欲清言。平日之淡泊自安也。朝受命而夕飲冰。冰所以解內熱之疾。事尙未行而兩患切身。疑懼之至也。筆乘云。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害之極。不過死亾而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事。親事君陪說。重在自事其心。蓋事心則

身忘。身忘而哀樂不能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聖人樂天知命之學。故爲至德。爲人臣子而能達此旨。自不至於悅生而惡死也。交鄰之道。近則相服以信。遠則相孚以言。言必託使以傳之。喜怒之言。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而溢美溢惡。皆不得其當。蓋溢則類於妄。妄則不足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必加害。惟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傳言之道。莫善於此。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敢溢者。凡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鬪力者。始陽卒陰。而奇巧因之。飲酒者。始治卒亂。而

奇樂因之。則知人之相與。始於信。常終於鄙。事之在人。始於簡。卒至乎大也。風波二句側看。一言之發。激於人。則爲風波。以風波之意爲行。則爲實喪。風波易動。實喪易危。明言行皆宜慎。故忿之設也。無由。由巧言偏辭。往往過實。不擇正理。如獸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第然而出。則聽者并生厲心。而忿從此設矣。剋者責人太切。核者認真太甚。本以望人之美也。而人以不肖之心應之。於是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積忿存患。將不知其所終矣。君命之將。率意遷改。事之未成。勉強以勸。是過節度而自爲增益也。遷

令勸成。近於危殆而事之美成。由於積久。惡成則一言僨事。悔將無及也。可不慎與。乘物以遊心。二句。謂隨物以寄吾心。託於不得已。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聖人因物付物。得主有常之功。非葉公所能者。故曰至。下文難字。卽從此生出。且係倒裝文法。猶言隨事養中之學至矣。而難能。爾無作意以爲報答。但致君命可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

同盛溺

適有蚤

同蚤

盲

音僕

緣而拊

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止可不慎邪

天殺須溪云猶言天生刻薄人也嬰兒無知也町畦猶疆

界言無收拾也崖猶崖岸言無容止也蜾犬蛤也筐盛溺

之器僕附也蚤蚤附緣馬身也拊之不時言愛馬

之甚見有蚤蚤卒然搏之出其不意故致驚恐也

衛太子天資刻薄而又生長富貴之家驕養放縱習爲固

然知人之過而不自知其過人之犯此弊者甚多非獨太

子爲然惟是太子有勢可憑則其惡習比常人更甚旣爲

之傳則必化其惡而使歸於善方爲盡職縱其敗度而與

之爲無方則有傾覆邦國之憂制以法度而與之爲有方

則有禍患及身之慮。事之難處者。莫過於此。正身爲化人
之本。正汝身哉。一句最重。從古未有不正其身而能化人
者。爲師與爲君。其道皆同。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卽此意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眞得誨人
之法。蓋子弟之不肖者。常苦於師長之嚴。禮云。師嚴然後
道尊。嚴乃端嚴之嚴。卽上文正身二字。後人誤解。而以忿
戾酷責爲嚴。大失聖人循循善誘之心矣。就者。親愛也。入
則陷於其惡也。和者。含容也。出則明露其迹也。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此中煞有權衡。所謂薰陶漸染。以俟其自化也。

申言就而入和而出之弊。而後正言不入不出之實。彼且爲嬰兒數句。補註引法華經。應以比卽身得度者。卽現比卽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卽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是也。然其要在達之入於無疵。如宣王好貨好色。而孟子導之以王道。其明證矣。螳螂之怒臂當車。是自恃其才之美者。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人。則與螳螂無異。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慎也。以衛太子之不仁。而爲之傳。此人間世第一難事。而伯玉正言喻言。皆曲盡其道。蓋天無不覆之人。地無不載。

之人。君子卽無不教之人。仙佛慈悲之訓。聖賢忠恕之傳。皆此意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櫚音門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

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能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匠石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

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咕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音展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

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音臍肩

高於頂。會讀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為脇。挫鍼治繯。音懈足以

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栗。則受三鍾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

離其德者乎。

曲轅地名。櫟社樹以櫟為社而祀之也。司馬云。液津液也。櫟謂暗出櫟櫟然也。向云。診占夢也。輔解謂木紋旋散也。病酒曰醢。棧所以栖戲狙猴者。麗屋棟梁也。當作櫟高名。即高明大家也。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槨。傍疑獨云。解祭祀解賽也。適河。司馬云。謂沉人於河祭也。如西門豹之事。羅勉道云。古者天子春有祭祀。見漢郊祀志。言解罪。

求福也。齊與臍同。偃者。不見其頤。隱於臍間也。肩高於頂。頭低而肩高於頂也。會撮指天。撮徐括切。臺笠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作爲髻。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管。腧也。言五藏之腧皆在上也。兩脾爲脇。脊在脾裏。故以兩脾爲脅也。挫鍼縫衣也。治。紉浣衣也。鼓箠播精以箕簸米也。

匠石以櫟社爲散木。櫟社以匠石爲散人。絕大議論。借夢中語發出。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匠石固櫟社之知己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則不材者之終其天年。非倖致也。商邱之大木亦然。因祖梨橘柚生出。荆氏之木因散木生出。白鰲之牛。亢鼻之豚。痔病之人。因痔病生出。支離疏。因支離其形生出。支離其德。支離其德者。脫去名韉。

利鎖超然無累於天地之間者也。人間世以此爲第一種人。而皆有所激而成。非甘以有用爲無用。而槁臥於空山之中者也。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

迷陽刺草也。卻曲不能直行也。

天以愛人爲心。而於眾人中特生聖人。一出。一處。關乎世運。天下有道。由於聖人達而在上。有以成之。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至於天下無道。人類將絕。天亦特生聖人。以維當時之人紀。而存萬古之人心。如孔子是也。篇中以孔子起。以孔子結。言人必有孔顏心齋之學。而後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行也。即使無道之敵國。傳無良之太子。皆能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其藏也。爲櫟社之散木。也可。爲商卬之

大木也可。必不肯枉道干時。如荆氏之木之矣。見其材。世
人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妒害生。利鍾而
禍患至。雖欲如支離疏之終其天年。不可得矣。故凡人之
處人間世者。得志於時。固可立功濟世。不得志於時。亦可
養性全真。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此真學道家風也。與
其薰心富貴。而甘爲山木膏火。桂漆之自戕。反不如佯狂
避世。科頭箕踞於林泉之下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
無用之用。爲專求仕進而不能退藏者。特下鍼砭。一片婆
心。無非欲人實致力於心齋之學。而無徒汲汲於利祿也。

德充符

天下惟聖人爲完人。其餘皆兀者。哀駘它類也。仲尼老子。尙已。而一般肢體殘缺之人。亦參乎其間。何以爲德充符。蓋謂人。人有貴於己者。果能保而存之。擴而充之。雖惡人亦可齒於聖人。此莊子維世之苦心也。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

夫子聖人也。邛也直後而未往耳。邛將以爲師。而況不若邛者乎。奚假魯國。邛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兀。別足也。王先生。王如字。言儼然爲人師也。庸。常人也。說莊。止水。無心於人之鑑。而鑑者自取正焉。王駘。無心於從遊者。而遊者自取正焉。受命於天。節張君房。較本補。七字。從之。九軍。崔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也。疑獨。以無形。司有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載有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蓄。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貳。

心存而不與形偕。則命在內而不在外。是以能擇日而登假也。登假。呂氏音遐。言得此道者。去畱無礙。而升於乎遠之域也。列子穆王篇。登假字。讀同遐。可證。禮。天王登假。

道。本人所自具之理。但得真師指授。即可身體力行。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蓋師若弟相喻於不言之表。而心心相印也。生死者人之大事。而至人脫然於生死之外。故不爲變。非特生死而已。卽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極言其守道之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不過遊心乎德之和而已。夫內重者外輕。心遊於德。自然形質可忘。是以喪

足猶遺土也。而遊心於德之和。非可倖致。惟止能止。眾止。卽修德之。下手工夫也。自古聖人。道大德全。未有不由知止而始者。書言安汝止。大學言止於至善。均是此意。木中之正者。莫如松柏。人中之正者。莫如堯舜。性者。人之所以生。能正生。以正眾生。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也。夫德至堯舜。蕩蕩巍巍。幾於絕人。攀附矣。然道不遠人。保始者。必有徵驗。譬如養勇者。必有實行。勇士求名。尙能以一人入九軍。而況充其量。以進德者乎。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天下無不死之人。而有不死之心。一知之知。是爲真知。心

有真知而後能不死。非特不死而已。彼且擇日而登假。登假卽遺形上昇之說。而從容擇日自我爲政。則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極修德之能事矣。人自從之。彼何肯以物爲事。回應上文從遊之眾。皆由德致。而王駘并無容心於其間也。純是借王駘作引。發出至道之妙。超乎尋常生死之外。而皆託於仲尼之言。可見莊子之所本矣。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

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亾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

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說同悅自矜其執政故德不如人郭註自狀其過四句言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爲不當亾者眾也默然知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穀中言羿箭端之所直乃必中之地也故曰中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人情狃於勢利。故不免有高己卑人之見。然旣修身學道。自當以平等心待人。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嘲笑絕妙。久與賢人處。則無過。謂其薰陶漸染。有以革其前日之非也。從古聖賢。不以無過爲能。而以改過爲貴。過日寡。

則德日增。德日增則能免禍。自是千古不易之正理。而末世刑政失措。往往小人漏網。而君子罹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也。世情奸險。競以機械爲能。則天下皆羿。人不能外人羣。而不與世周旋。皆遊於羿之彀中者也。或不幸而中。或幸而不中。權非己操。亦歸之於命而已。彼以其全足笑不全足。庸詎知不全足者之所全。不勝於全足者之所全耶。德在內而形骸在外。惟有德者能知有德。此相皮之士。所以不足與言姓名也。通篇不著伯昏無人之言。而但言先生之洗我以善。遊十九

年而未嘗知吾兀者。猶是前篇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之。意也。子產不必有是事。申徒嘉不必有是言。伯昏無人不必有是人。總之德充符。必以改過遷善爲要。一切窮通得喪。付諸默默者之主宰而已。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亾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抑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

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諷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無趾無足趾也。因以爲號。踵見無趾故以踵行。有尊足者存。言其良心尚存也。賓賓恭貌。

天下無棄才。雖極不肖之人。而能悔過修身。皆可入於聖賢。道不明。則人一物。凡少年不謹。而身有惡行者。皆叔山無趾類也。然良心尚存。即可開其自新之路。天無不覆之

人地無不載之人。聖人所以量同天地而不念舊惡也。仲尼於王貽哀貽它。皆知其爲人。豈獨昧於叔山無趾。明係莊子之寓言。兀者猶思補前行之惡。而不兀者更當何如。欲學者之勉爲德充符也。但名心未忘。卽不免受其桎梏。諷詭幻怪四字。畫出求名醜態。孔子本無是事。而學孔子之道者多有是人。假無趾與老聃之言。發出儒門之流弊。此莊子立言之巧也。夫孔子嘗言朝聞道夕死而可。非以死生爲一條之義乎。又言無可無不可。非以可不可爲一貫之義乎。無如孔子自脫然於桎梏之外。而學者偏貿然

於桎梏之中。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則天刑之真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甯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異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

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亾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邛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同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音絢也。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別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

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隙同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亾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哀駘醜貌。它名望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雌卽婦人。雄卽丈夫也。娶者棺飾武衛之儀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戰死不武。故不以娶資。字舊屬上句。讀義海讀屬下句。從之。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言官不役使之也。兌說也。

醜如哀駘它。醜之至也。而德能感人。人反忘其醜而慕其美。極言德充符之貴。狔子一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形爲末。德爲本。戰者以武爲本。行者以足爲本。死者則者失其本。喻世之行尸走肉而喪其實德者也。爲御者不傷其形。取妻者不勞其身。養形如此。則養德者當必有道。才全而德不形。非於德之外而別有所謂才。乃從修

德凝道中。醞釀而出之才也。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人事之中。有命存焉。雖日月遞遷。了無停息。而其始則智者莫能規之。是以才之全者。惟知遊心於德之和。而不以一切人事滑之。所以然者。人身之靈府。實爲精神之宅。欲保吾之精神。自不可使耗精神者之從外而入也。然人卽以德爲本。無不與人相接之理。惟是豫悅流通。而不失其自得之趣。藹然粹然。使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則太和在抱。而造化從心。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孔子爲時中之聖。此處特露端倪。時之爲義大矣哉。此段

已將聖人成亡成物之懷抱和盤托出。謂之才全實卽道全也。至言德不形。則以平爲法。平者常也。不驚奇。不立異。保之於內。而不蕩之於外。修養家所謂涵養本源。護持命寶是也。德成於己。而物不能離。亦爲學中自然之效驗。而修德者并無成心也。故德不形而後爲真德。末借哀公口中。直以孔子爲至人。爲德友。尊孔子之至也。

闡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夔案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

聖人有所遊而知爲擘。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闔跂者。跂而守城門也。支離形不全之貌。脈通脣無脈。口無脣也。囊瓮大癭。項瘤者也。其脰肩肩。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脈而視全人。反覺其項細長。醜不足觀也。

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皆世之所謂全人也。無脈大癭。如賢而隱於傭丐之流。不遇知己則已耳。一遇知己則醜者。

反覺其美。而世之所謂全人。不足言矣。其實全人。卽庸人全其形。未全其德。烏足以當知者之一盼。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無如世之人。不忘其形。而忘其德。是真忘之大者。聖人有所遊。卽遊心於德之和。而一切智計誓約。德惠技能之末。皆所不尚。則所信者。惟天而已。天鬻養之。則受食於天。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爲。然聖人雖與天通。而聖人固猶是人也。有人之形。則不能不與世周旋。故羣於人。人情狃於俗見。而是非生焉。聖人不然。故是非不得於身。人第見其雜於人羣。以爲聖人亦如常人。豈知聖人之所以

屬於人者。眇乎其小。而瞽然超乎萬物之表。直與造化潛通。浩浩乎獨成其天德。本在人而充其量。則極於天。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

槁梧而暝。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循本云。槁梧。卽今所謂枯桐也。桐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爲槁梧。

上文言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因恐人之誤認情字。故借惠子辨論之言。以作餘波。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所以保身者在此。所以進德者卽在此。故以之收束全篇。若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而以堅白鳴。則終身無德。充符之境也。此豈獨爲惠子言哉。○首言德充符。必由師授。聖如仲尼。猶且虛心求師。下此者可知矣。然從師修德。必略去勢分。而真心改過。聽天安命。方知師之洗我。

以善而日擴其志量。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不以名聞紛其心。不以死生懈其志。久之德成於己。人之信從者眾。則造化在心。無入而不自得。是謂至人。不必其達而在上。爲卿爲相也。卽窮而在下。爲傭爲丐。而德與天合。自神與天通。此德充符之極境也。然其要在學太上之忘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所以保其精神也。彼不知精神之貴。而嘒嘒於異同之辨者。奚足與言德充符哉。章法山斷雲連。卻寫得神出鬼沒。千古之奇文。千古之至文也。○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

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德充符之臚列兀者。哀貽它輩。有以夫。

大宗師

老子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而莊子直名之曰大宗師。宗者。謂其爲天地萬物所統宗。師者。謂其爲天地萬物所效法也。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大孰甚焉。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

之非天平。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
寡。不雄成。不謬同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
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同於道也。
若此。

憑空將知字提起。言人之所貴者知。而知天之所以爲天。
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之至矣。天本無爲也。卽以無爲爲
所爲。天而生。謂自然而生。無所勉強也。人稟天之理氣而
生。不能不爲形質所囿。而有所知。卽有所不知。所知者理。
所不知者數。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則人事盡。

而聽天安命。是以終其天年。不至中道而夭。故曰知之盛也。然不免有患者。知必待致而後當。苟致知之功未深。則所知者未可遽定。以爲天也。安知所謂天之非人乎。以爲人也。安知所謂人之非天乎。互翻二句。以見似是而非之理。非淺學者所能辨。於是有真人焉。其心性之學。純粹以精。譬如明鏡當空。萬物不能逃其鑑。故有真知。不逆寡。理之所在。無可逆也。不雄成。不以成功爲雄也。不驀士。卓有主見。不恃人之贊謀也。所以過而弗悔。過在理中。無所用其悔也。當而不自得。事當於理。無所用其快意也。此皆真

知之所至。是以危險之境。不能搖學道者。必由致知而入。故曰。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音肅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怠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寢不夢。覺無憂。私欲淨盡也。佛家謂之想陰盡。首楞嚴經

云。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消滅。寤寐恒一。此境極不易到。凡從事於清心寡欲者。必於夜夢。驗旦晝之操持。至於寢而無夢。則純乎其純矣。其食不甘。食而不知其味也。其息深深。此存養之實功。循本謂氣海爲息之根蒂。是也。人之一呼一吸。是爲一息。而息有外呼吸。內呼吸之分。外呼吸。眾人皆知。而內呼吸。則非有存養之功者。不知也。眞人之息。以踵。踵者。腳根也。息息歸根。卽是以踵之意。亦惟箇中人知之。若眾人之息。則出入於喉而已。屈服者。其隘言若哇。氣凝結而不通也。天機卽天性之生機。嗜欲深則錮。

蔽深惡得而不淺。極寫眾人自戕其性。不知修真之弊。惟古之真人。全其所以爲人之理。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出世而無所訴。入世而無所距。獨往獨來而無所累。不忘其生之所自始。不求其死之何所終。受而喜之。享現在之樂也。忘而復之。還其所固有也。不以心捐道。言以心體道。不縱其心以與道相背也。不以人助天。言順天而動。不恃人力以求益於性天之外也。此真知之用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頤。音塊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

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呂云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類類犬樸之貌循本狐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胥餘尸子云箕子名或云比干申徒狄殷人荀子載其負石沈河

承上文而申言之。有諸內者形諸外。所謂闇然道貌也。淒然似秋。形容其怒意。暖然似春。形容其喜意。天不能不有春而無秋。人不能不有喜而無怒。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則因物付物。而與天合則也。故曰喜怒通四時。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因人心之共憤而亾其國。則弔民伐罪之師也。故不失人心。聖人有愛人之事。而不居愛人之名。故利澤施於萬世。而不爲愛人。樂通物則有心於通。而聖人無心也。有親則有私。不得謂之仁。擇時則多逆億。不得謂之賢。有利則有害。君子所見者遠。故通名乃身外之物。徇名而失己。智士不爲。自棄其身。而不能完其真。則愛人之役也。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諸人。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則不可與真人同日而語矣。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悞音憊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德爲循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邛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其狀二字。貫下諸句。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無私比也。若不足而不承。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也。與乎豐整貌。觚而不堅。露圭稜。而非執固也。張乎恢宏貌。虛而不華。心曠達而不浮華也。邴邴乎喜貌。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乎動貌。不得已而動。非好動也。濔乎如水之聚。而色日進於和澤。與乎閒談燕居。而德日見其安止。厲乎嚴毅。如傳世之不苟。警乎遠大。高放而不可控制。連乎綿邈。而似好閒藏。愧乎若愚。而忘其言語。以上摹擬真人之狀。恰似一幅行樂圖。下乃言真人治世之用。不離刑禮知德。刑所以立威。綽

乎其殺。雖殺而寬也。天下惟禮可以服人。則行於世者莫如禮。知因乎時。則事之不得已者不已。德爲人所同具。德之所在。人人可至。如邛之所在。有足者皆可至。我特循其途而與之耳。凡此所行。罔非因應自然。雖處萬幾之中。而閒暇自適。而人遂真以爲勤行也。豈知真人之所守者一。故其好不好。皆準於一。以其所一。一其所不一。有時與天爲徒。一者固見爲一也。有時與人爲徒。不一者亦未嘗不見爲一。天與人不相勝。則知人之所以爲人。卽知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之謂真人。古之真人。凡四見。首言其德性之

堅定。次言其存養之實功。三言其忘生死而與物咸宜。四言其形狀而及其作用。總之以一萬變而不離其宗。真人之能事畢矣。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音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死生固人之所重也。而有命以宰乎其間。則人不能逃。所以然者。人之有生必有死。一如天之有旦必有夜。天以夜旦爲常。則人以生死爲常。此物情之自然。非人所得而與也。然而人之所重。固有存乎生死之外者。彼以父爲生我之天。身猶愛之。而況卓然於生我之上者乎。人以君有臨我之分。身猶死之。而況真能君我之身者乎。知吾身有卓且真之貴。則所以養之者必有其道。泉涸而魚處於陸。雖相啣相濡。不能相救。庸人之失其養。而天於中道者。皆此類也。何如知卓且真之在我者而養之。則性量之廣。不啻

江湖之寬。而人固可相忘於其中也。譽堯非桀。猶有是非之見存。兩忘而化其道。則無所謂是非也。是皆盡人合天之學。初非說生而惡死也。人在大塊之中。有生卽有死。不善其生。必不善其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善字包括許多工夫在內。含蓄得妙。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

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如保養軀殼。妄想住世長年之類。而死期一至。則平日之所藏。化爲烏有。是有力者負之而走也。昧者不知。溺於其所見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言藏之之術。或小或大。卽得其宜。皆不免有所遯。喻旁門小術之徒勞也。惟知大宗師之所在。而馴致其存養之功。則天地不見其大。吾身不見其小。是爲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自有人以來。此道卽在天壤。故曰恒物之大情也。且

夫人在天地間。特萬物中之一物耳。稟天地之一氣。而犯人之形。亦偶然之事。而顧以之爲喜。惟恐其形之不存。是徒知有人之形也。豈知人之形。生而之死。死而之生。萬化而未始有極。瞿曇氏所謂輪回者。此也。奚足爲樂耶。深破徒知養形者之謬。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遯者。大宗師爲之範圍也。遊卽逍遙遊之遊。實卽存心養性。而至於化神之境。非但具活潑天機。曠達襟懷。便謂道盡於是矣。天少也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言。一得之善。尙爲人所取法。況萬物之所係。一化之

所待乎。萬物皆由道而生。則所係者道。萬物皆由一而化。而道更居於一之先。此其所以爲一化之所待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音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稀韋氏。古聖帝。氣母。元氣之母也。北斗天之網維。故曰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河伯。水神之名。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也。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卽鼎湖上升之事。玄宮。幽玄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强。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名禺强。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斗之間。箕斗爲天漢津之東維。以上參筆乘。

道者大宗師之主名與人相依而不離故有情以時候之而不忒故有信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爲極其幽渺而無有形迹雖有師可傳而不能必弟子之可愛雖可以心得而并無色象之可見無本之本是爲自本無根之根是爲自根未有天地先有道老子所謂渾成之物也故曰自古以固存帝卽鬼之尊者非道則不神則鬼帝之所以神者道神之也天地亦在道之中則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道生之也大哉道乎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郭注言道

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人爲無人。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說得最好。其實不過極言道之大而無外。無所不在耳。猗韋一段。人或疑其荒唐。不知開天闢地以來。神靈聖哲。未有不由得道而成者。莊子之學。無所不窺。而言之鑿鑿有據。亦可見道之爲天地鬼神所重矣。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讀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
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
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
無不成也。其名爲撓甯。撓甯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
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
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

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偶弱子也。以其色少故名。卜梁姓。倚名說莊殺生二句。明不死不生之義。不生則不死矣。故曰殺生者不死。不死則不生矣。故曰生生者不生。攬而後成。卽於世事攬獲之中而成也。說莊副墨者。文字洛誦者。縣絡而誦之。有所見曰瞻明。有所得曰聶許。聶卽伊。誦之義。需役者沈思深入。若需役而不能自主。於謳者。既入之深。形之歌詠。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所不玄。疑始者。始非有始也。攬甯字已杜撰。此後疊見得意。前無古人。子孫二字尤妙。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俱想當然之詞。而解特妙。徐笠山云。此無名氏九代瓜瓞圖。以非非想古筆譜出。

陸長庚云。上旣言得道。此則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外天下與外物異。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

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獨者。物無與匹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愚按三日七日九日。皆行功之喻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故道家以三家會合爲始基。至於七返九還。則道成矣。故能外生由外生。以至於不死不生。則所謂大宗師者。在我。佛家謂圓滿菩提。不入輪回。是也。何謂不死。人之所以死者。由此後天之心。邪妄叢生。道成則邪妄之根株已絕。喻之曰殺。字法之奇也。何謂不生。人之所以生者。恃此先天之性。完其先天之性。生生不已。則所謂大宗師者。外形骸而與

乾坤并壽。日月爭光。何至犯人形而別生乎。此是無上至妙之理。莊子已造其極。故能鑿鑿言之。而後人遂謂其爲佛氏之先驅。謬矣。顧此不死不生之道。雖得於身。初非外人羣而與物絕也。或將或迎。或毀或成。於世情紛擾之中。而不失其甯靜之性。是爲撓甯。所以然者。民吾同胞。物吾同與。隨其身之所值。力之所能。苟有利於人有濟於物。恒不憚煩勞以爲之。中庸盡己性以盡人性。物性卽是此意。故曰撓而後成也。自來出世之徒。必入世以立功濟人。皆撓而後成之義。程子謂其高者不出吾道之範圍。亦見道

之言矣。○副墨洛誦諸名實係杜撰而由粗及精自有而無以其所聞極之所不聞則端木氏所謂不可得而聞者莊子已聞之矣。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讀考平聲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音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音殄其心閒而無事跼音蹐音躡音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必。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鵠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音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鏹莫^{音鄒}。邪^{音耶}。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首者始也。脊者中也。尻者終也。曲僂。戚施。發背。背瘡也。五管。瘡孔也。句贅。項椎也。句。曲也。椎。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瘤也。跂。并足貌。躄。邪行貌。拘拘。攣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也。喘喘。然氣促貌。怛。驚也。叱之。使避。不可驚。其化也。鑪者。鑄器治者。鑄匠也。成然。無事貌。遽然。有形貌。

人之生也。生於無死也。入於無知。死生存亡之一體。則知道矣。相視莫逆。惟箇中人知之。但人有此形軀。卽不能逃乎陰陽之沴。心閒無事。所謂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也。隨造物之化而不與之違。自是胸中有主。不爲造化所顛倒。非徒作達觀而已。安時處順而哀樂不入。則爲懸解。懸解者。佛言大解脫也。老聃死。方稱爲帝之縣解。則縣解正不易言。縣而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而得道之人。神與天通。物不能勝。是以視死生存。亾爲一體。而非世之囿於氣質者可比也。且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爲其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

亾也。至於血肉之軀。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自是常理。平日有存養之功。而全其固有之天。其死也。不過蛻形而去耳。世上積德行善之人。臨終尙且心不昏迷。而況道全德備者乎。子犁以死爲化。而叱其妻子之無驚。知其養之有素也。鼠肝蟲臂。極言其小。言汝既有如是之道。必能超乎生死之外。而造物者豈復使汝墮落乎。自是知己之言。子來以爲人稟陰陽之氣而生。亦順陰陽之氣而死。蓋有得於生死之外。而生不徒生。死不徒死。故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以不祥之金。視不祥之人。可見世之熊經鳥

伸而妄欲與氣數爭衡者皆不知大道者也。以天地爲大
鑪。造化爲大冶。而至寶卽在此中。鎔鑄而出。惡乎往而不
可哉。成然寐。一若無事然。遽然覺。一若無病然。極形其心
之閒適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
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
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卽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卽使汝往弔之。卽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音由以死爲決疣。音換潰癰。音邕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去聲衆人之耳。

曰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天。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撓挑，猶戲弄也。編曲，編次歌曲。疣，瘤也。疽，屬假於異物託於同體。佛家所謂假火風地水以成形也。忘，肝膽遺耳目，卽下文所謂墮肢體黜聰明也。觀示也。戮，民謙詞也。生定，言神生定也。見後天地篇。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畸人，異人也。

世人苦爲塵勞煩惱所拘。而憤時嫉俗之士。或逖迹於風塵之外。此卽登天遊霧之說也。三人曠懷高蹈。別有會心。不拘拘於世俗之禮。其所見者。超於世俗之上也。孔子別之爲方外。而自居於方內。又將方外高致。詳述一番。其言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直將方外底蘊。抉出。可見方內之學。未嘗不通於方外。而後儒不踐忠恕之傳。或反慕方外之神奇。所謂舍家雞而戀野鷺也。莊子歷舉子輿子祀諸人。而特標孔子之言。示後人以大中至正之準。魚相造乎水。非水則無以成魚。人相造乎道。非道則無

以成人。穿池而養給。言魚之於水。不必長江大河。卽池沼之水。亦可資以爲養。無事而生定。言人之於道。不必絕人。逃世。但不以事累其心。而神生自定。所以中庸言道。不離子臣弟友之經。而素位而行。至於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卽可參天贊地。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畸人卽方外之流。畸於人而侔於天。人指俗人。道之與天合者。必不與俗人合。是以君子小人之說相反。而自聖人視之。則在方外爲方外。在方內爲方內。一而已矣。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
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
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
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
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有駭形而無損心。言形雖可駭。心固無損也。有旦宅而無情死。言人之有生。如旦而寄宅。偶然已耳。無情死。猶言無死之情也。特覺人哭亦哭。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所以乃三字。猶言乃其所以如此。倒裝句法。相與吾之。郭子玄云。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愚按。吾字緊對上文。人字猶云。我用我法也。循本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詣適意之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於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也。安排而去化。綴上排字。人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安之而已。去化。郭子玄云。與化俱去。

撰出極不近理之事。而說出至理。祇爲當時喪禮習尙繁文。敷衍成俗。而托爲仲尼之言。以矯之。亦維世之苦心也。惟簡之而不得。拘於世俗之繁文也。已有所簡。則不爲世

俗所拘矣。外死生而不知。皆由勘破大夢。人皆入夢。而吾獨覺。則吾自成其爲吾。相與吾之意。自吾會。而人安知吾所謂吾之之意乎。句法之妙。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爲鳥爲魚之夢。與蝴蝶之夢同。而夢者自以爲覺。覺者又以爲夢。則爲夢爲覺。非深於道者不知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動於其天。人無所用其力。所以學道之人。安於天之所排。而與化俱去。乃能造乎道之止境。而入於寥天一。寥天寂滅之天也。一卽無極之真。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似此方完得一箇命字分量。夢耶覺耶。非世俗所知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剗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睂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亾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音齋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恣睢自得貌。藩崖也。域也。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無莊美人據梁。力士黃帝智聖成圓成也。乘如乘時之乘。整利也。

仁義是非。皆治世者所必資。而無學道之功。則所謂仁義是非者。未必果當。不得其當而爲之。與受黥劓之刑。無以異。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卽此意也。遙蕩恣睢。轉徙之塗。蓋道之所在。變動不拘。而功修未至。情同盲瞽。爲其見理之不明也。然道在天壤之間。由人自造。誠不恃其聰明材力。而以造物爲鑪錘。則絕大精神。皆從

此中鎔鍊而出。吾師乎。吾師乎。心中浹洽之至。無爲而無不爲。道之量本如是。數語曲盡其妙。明是教人深造於道。方可辨仁義是非。卻假意而子與許由問答之言出之。此莊子之熟技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邛也。

請從而後也。

假顏回之言。以明得道之次序。仁義禮樂。皆從道中發出。而道有其本。非坐忘不能領其妙。坐卽靜坐也。人心浮動。以靜坐收其心。而止於至善。久久則一切皆忘。肢體以忘而墮。聰明以忘而黜。形以忘而離。知以忘而去。同於大通。同於大空也。同則無好。言其心無所好也。心無所好則化。化則隨在。皆合於道。無一定之常也。以是爲賢。聖人方且遜之。則坐忘之爲功大也。此乃孔門傳心之法。而莊子和盤托出。以之收束全篇。真人以坐忘而真。聖人以坐忘而

聖忘而不忘。遊於物之所不得遁。故能自本自根。直窺無始之始。自來得道諸人。無不如是。是以無古無今。而能入於不死不生。但其功非師不傳。而真師又不易遇。聖人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善學者於書求之。離書求之。極諸渺冥。不可知之境。而聞所未聞。則庶幾矣。彼遊於方之外者。以坐忘而外生死。遺禮法。固不得謂非畸人。而既遊於方之內。不離日用倫常。自當以孔子爲法。所以然者。人生若夢。非深於道者。終無覺時。而拘泥夫古人之陳迹。仍不免與道隔。所謂大宗師者。無爲而無不爲也。而其致功之要。則

在坐忘。知坐忘之義者。不愧爲仲尼之徒矣。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趨歌不成語也。

大宗師之旨。已於上文發揮盡致矣。此復借子輿子桑問

病以作餘波。蓋人生斯世。惟以學道之事爲大。亦惟學道可以自主。至於富貴貧賤。默默中有主之者。所謂命也。人不打破富貴貧賤關頭。未可與言學道。此又莊子言外之意也。

應帝王

人中之帝王。天下之主也。帝王之心。天下之心之主也。聖人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天下無不心其心。所謂道之精者。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也。故應帝王。

齧音臬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蒲衣子卽披衣子王倪之師泰氏古帝藏仁要人言懷仁
心以結人也徐徐寬舒貌于于自得貌偶說未始出於非
人不能超乎人之外若入於非人則又遺乎人之外
羣未始入於非人正是處乎人之羣超乎人之外
齧缺之問見齊物論四問而四不知知者不言也躍而大
喜有得於不言之表者爾乃今知之乎知其有得於心也
人之言帝王者皆推虞氏而不知虞氏之前更有泰氏虞
氏懷仁而得人心猶有人之見存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不假修飾呼馬呼牛淡然忘之
其知順情而出自可信其德與天爲一故甚真而未始入
於非人言仍不離乎人也此非抑虞氏以尊泰氏祇言帝

王之學。不徒行仁以得民。必自全其純樸之天。超乎人羣之外。而不離乎人羣之中。斯真帝王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垵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筆乘。日中始。人姓名。以己出。經。以己造。經制也。式。用也。言用義以裁度人也。欺德。僞德也。神垵。山名。

以己出其經制。而用義裁人。此後世刑名法術之所本也。故接輿以爲欺德。不可以治天下。涉海鑿河。使蚊負山。言其事必無成。而人不勝任也。聖人之治。不治外而治內。寡欲清心。窮理盡性。有以正其出治之源。而後見之於行。行亦無他。不過隨材器使。使在位者確乎能其事而已矣。若如日中始之言。徒治其外。以爲人不敢不聽而化。豈知鳥鼠之微。尙知避患。曾謂人受吾欺。反二蟲之不若乎。夫爲政以德。所貴乎君人者。爲其德足以君之也。若自不修德。而以欺臨人。則己不孝也。而責人之孝。己不弟也。而責人

之弟。己先無禮無義也。而偏以禮義律人。汲黯所謂內多
慾而外施仁義者此也。天下何由而治。接輿之言。狂而非
狂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
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
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
之鄉。以處壖埌。讀浪之野。汝又何帛。讀藝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

天根假人名。殷陽假山名。蓼水假水名。莽渺輕虛狀。莽渺之鳥。元氣之喻言也。壙垠猶曠蕩也。帛法也。崔本作爲字解。一日語辭。淡無營。擾也。漠無聲臭也。

一陽來復。卽爲天根。邵康節詩云。地逢雷處見天根是也。殷者盛也。陽至於盛。則爲殷陽。蓼水之上。陽極陰生之地也。開端卽是寓言。而無名人三字。明露其端。斥其問之。不豫。豫卽凡事豫之。豫言不得其本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言其胸襟廓大。符於造化。此句尙虛。厭字一轉。乃實寫養氣之功。莽渺之鳥。在逍遙篇爲大鵬。而此忽變爲莽渺之鳥者。煉神還虛。大而化之之候也。出六極之外而遊無

何有之鄉。則神遊太虛。與天無極。而猶必處壙垠之野。壙垠之野。至寬至平之地。所謂中土也。此皆道中妙境。以喻言出之。便覺奇幻。而實不離乎人之一身。予方事此。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據其所言。似與治天下無涉。故又復問。不知帝王之身。天下國家之本也。遊心於淡。而嗜欲淨盡。合氣於漠。而神與天通。由是順其物之自然。而不以私意參乎其間。豈猶有不治之天下也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音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音技係勞

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鰲音狸之狗來

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

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

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強梁，迅速力行也。物徹疏明，徹於物而通明也。不勸
不怠也。胥易，胥徒以力易食，技係百工以技見。羈勞形，怵
心，形心兩不能適也。虎豹有文，致人來獵。猿狙便巧，
狗能執鰲，因以見繫。藉者，借也。使人借用其力也。

陽子居所言皆智能之末也，而妄欲以之比明王，不知聖
人之視智能，不過如胥徒之以力易食，百工之以技見羈。
勞形怵心，爲人役而不能役人也。喻以虎豹猿狙之屬，皆

以有能見執。言如彼可比明王。此三者亦可比乎。賤而甚之之詞也。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不自居其功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忘帝力於何有也。有莫舉名。蕩蕩乎民無能名也。使物自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有基命宥密之功。是以立乎人之所不測。遊於無有。與虛爲構。而行所無事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奔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

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顧得道與。眾雌而無雄。其又奚卵焉。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
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
以告壺子。壺子曰。曩音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音征是
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
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音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
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曷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曷。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

神巫巫之最靈者也。人見而走畏其言之驗也。既盡也。眾雌無雄而又奚耶。非言其不耶也。言其無雄而耶。奚用耶。爲喻列子之道。尙未全也。參同契亦云。牝雞自耶。其神不全。爾以道與世相亢。必信夫。言其得少爲足。不求精進。故使人得而相汝。溼灰死灰也。地交土色也。不震不動也。正音征。詩噲噲其正。不正不向明也。杜德機。生意欲滅之狀。形如槁木。心如死灰。靜之極也。說莊權以應用。乃生機也。雖杜塞而其端內存。故遂謂其有生。天與壤合。生物之本踵乃至下之處。機發於踵。乃重陰之下。一陽初動。此生生不窮之機。故曰善者機。冲然無物。莫之能勝。動靜互根。混一而平。無狀而難爲名。故以爲不齊。鯢鯨魚也。桓盤桓韻會與盤同。審聚也。回流所鍾之域也。循本作藩。米汁也。言水成淵處。必有浮沫如米汁。亦通淵者。淵深莫測。淵有九名。陽老於九也。此處三焉。方示之以三也。宗卽大宗師之宗。虛而委蛇。無心而隨化也。不知其誰何。汎然無所係也。參郭注。弔靡。古本弔同。顏作弟。非徐筮山云。食豕如食人。

平等也。於事無所親。因應也。雕琢復樸。枝葉盡去。獨留
真實也。紛則雜。封則有畛域。一以是終。寂然不動也。

世固有挾小術而妄謂能窺幽冥者。然以之窺。凡人則驗。而窺聖人則不驗。列子之道未全。是以不免爲其所惑。壺
子令其窺己。而歷敘其道中之妙用。始則示之以地文。地
者土也。坤之本體也。一陽含乎其中。如草木之萌。尙未發
動。尙未向明。則其機幽隱而難窺。故謂之杜德機。言其機
本欲露。而自我杜之也。繼示之以天壤。壤卽地之別名也。
地處中央。而天包乎地。一陽來復。而機發於踵。是陽氣初
生之時。人之善氣屬陽。故謂之善者機。繼又示之以太冲。

莫勝。蓋一陽來復。由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則陽極矣。陽極則陰生。由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則陰極矣。陰極則陽又生。陰陽互爲消長。是以不齊。齊其所不齊。而陰陽各得其平。故謂之衡氣機。道之妙無可名。而淵深莫測。有類於淵。中庸亦言淵淵其淵。說莊以杜德機爲止水之淵。善者機爲流水之淵。衡氣機爲鯢桓之淵。未免過拘。蓋地文內之萌者。卽是元氣。鯢者元氣之喻言。如北溟之有鯢也。盤於其中而不動。正是杜德機之象。靜爲止水。動爲流水。而靜之中有動。動之中有靜。別之爲三。亦第言

其大概爾。至於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卽上文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因以爲頽靡。靡而不覺其靡。因以爲波流。流而不覺其流。此皆與造物者爲人之道。豈旁門小術所能知之。已滅已失。邪不勝正也。列子自以爲未學而歸。三年不出。反而求之於身也。存平等心。是以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因物付物。是以於事無所親。去其雕琢之華。還其樸素之真。是以忘形獨立。封其紛雜之見。而終於守一。說者謂此章之意。明帝王須示人以莫測。非也。蓋謂帝王之學。必深造乎道。而道不外乎修身。身修而胸中有主。

則一切異端不能惑之。義海謂應帝王特係此。使凡爲漢
帝。唐宗。心醉於外道者。亦將少醒焉。可謂知言。又宣茂公
云。帝王以一人立天下之上。下而百官。下而萬姓。人人皆
季咸也。何則。意指一有所向。其覘候之審。應驗之速。雖神
巫弗若也。故帝王一身之外。天下皆環而相之者。詩不云
乎。民具爾瞻。若聖帝明王。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旋轉天下
而無端。甄陶天下而無迹。孰得而相之哉。活看季咸於應
帝王。義煞有關係。亦不磨之論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

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名尸尸其名而無實也。謀府藏陰謀而人不知也。事任逞其能而任事也。知主以私智爲主而不使人參也。無者禁止之辭。四者皆非帝王之度。故禁止之體盡無窮。無所不該也。而遊無朕。端倪不露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蓋性命之理。受之於天。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不過盡其所受之理。而何得之有。亦虛而已。惟道集虛。故以虛之一字扼其要。鏡以虛而能照物。心以虛而能察理。所以至人之

用心若鏡。事之既往。不以心將之。事之未來。不以心迎之。方今所應。不藏於心。則虛之爲用大也。故能勝物而不傷。此段正言應帝王之道。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簡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爲也。渾沌和合貌。譬無爲也。

本義云。南海之帝。心也。心主知覺其萌也。儵然。北海之帝。

腎也。腎主淫邪。其動也忽然。中央之帝。是謂黃庭。虛無之
真意也。當先天未鑿時。渾沌無爲耳。五臟發爲七竅。儵忽
鑿之。逞其知覺淫邪之用。故渾沌死。此亦有見之言。愚按
人之未生以前。儵忽皆統於渾沌。而旣生以後。儵居於南。
忽居於北。卽中央之渾沌。亦不知其所在矣。虞廷以十六
字爲薪傳。而其要在於執中。果有執中之學。則儵與忽。仍
相遇於渾沌之地。而不然者。儵自爲儵。忽自爲忽。且謀所
以鑿渾沌者。不一其途。而謂渾沌有不死者乎。自古帝王
皆聖人而得道者爲之。首以泰氏。全是渾渾沌沌氣象。一

變而爲藏仁。再變而爲欺德。是以天下不治。善治天下者。先治其身。而通微合漠。不矜材技之長。不爲異端所惑。惟致虛以養其心。一若明鏡高懸。物來畢照。則帝王之能事畢矣。然所貴乎虛者。豈有他哉。無非保其渾沌之體而已。特患無執中之學。則儵與忽爲政。而渾沌不免於鑿死。應帝王者。能不爲儵忽所鑿。而保其渾沌之天。則無不可治之天下也。此莊子之厚望也夫。

莊子約解卷之一終

莊子約解卷之二

睂山劉鴻典寶臣輯註

外篇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性猶生也。贅息肉依附於形故曰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曰懸疣。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藏同。

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駢拇枝指皆由胎生故曰出乎性而比於人所同得則爲剩餘矣。附贅縣疣皆爲息肉故曰出乎形而比於初生則爲剩餘矣。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病在多方二字。仁義本根於道德而多方以爲用則非仁義之正也。駢足爲無用之肉枝手爲無用之指駢枝於五藏之情言仁義禮智信五藏自有真情而多方駢枝則爲添設曰淫僻淫則溢量僻則不端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以用其

聰明如雜霸假仁假義皆是觀下文便了然。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簣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跲蹻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舍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音岐。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臆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

音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婁。百步見秋毫之末。擢德顯標。其德也。塞性蔽塞其性也。實鼓喧擾也。累天結繩言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累如繩之結。實句點實字句遊心遊蕩。心思敏疾也。雖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正正己之性命以正人之性命也。跛多指也。

凡有目者皆有明。而駢於明者。必多方以極其明之用。凡有耳者皆有聰。而駢於聰者。必多方以極其聰之用。仁者天良之所不容已。而枝於仁者。必多方以收仁之名。使天下紛紛和之。奉爲不可及之法。至於楊墨之辨。累積如瓦。

聯結如繩。馳騁堅白異同之間。不辭疲敝。而以無用之言相譽。尤爲亂道之至者。是皆多駢旁枝之道。非至正之道也。夫道不離乎性命。能正己之性命。以正人之性命。則爲合爲枝。爲長爲短之間。各有當然之則。鳬脰不可續。鶴脰不可斷。順其長短自然之性。而憂自不生。無所用其去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何仁人之多憂也。因仁人之多憂。而乃意仁義之非人情。爲忘性命而侈談仁義者言之也。孔子云。仁者不憂。可見多憂者。未必卽是仁人。而語特渾厚。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號。二者或有餘。

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養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訥音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

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拘連二爲一則不足於數絛在五指之外則有餘於數決之謂別開也訖之即齧去也蒿目愁視貌貪財曰饕器器宣擾也屈折肢體以爲禮樂訥俞顏色以爲仁義小惑易方迷東南西北也大惑易性迷其本性也纆索也招揭也撓亂也

形之本於胎生者尚不可矯強則性命之由於天賦者自當還其所固有失其固有之真而以憂世爲仁否則貪富貴而不仁此世風之所以日降也。蓋人之性德根於有生

之初。一切仁義禮樂皆由後起。聖人以後起者保其生。初本無可議。但後世之言仁義禮樂者。祇拘拘於屈折之文。咄咄之誼。故失其常然。夫惟上古之世。人人各正其性命。習以爲常。一如物之任其天而無所假借。故天下安於常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後世言仁義而不言道德。則天下爲其所惑。然仁義之說實自虞氏倡之。天下奔命於仁義。而忘其自然之性。是以仁義易其性也。以虞氏爲撓天下。因後人之誤認仁義。非故詆毀虞氏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

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殺身從之曰殉。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策也。揅策。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

明說三代以下。則知上文非真詆毀虞氏也。物。外物也。以外物爲重。而失其本然之性。則以物易其性矣。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謂其舍性命而殉之也。插入臧穀牧羊一喻。尤爲痛快之至。伯夷死名。凡舍性命而殉仁義者。皆伯夷類也。盜跖死利。凡舍性命而殉貨財者。皆盜跖類也。俗謂之君子。俗謂之小人。泛泛悠悠之口。何關輕重。而必殘生損性。以博君子之譽。而避小人之稱。則盜跖何以異於伯夷哉。

且夫屬音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

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以此條彼爲屬臧善也。俞兒古善識味人也。

淮南子作申兒。一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

呂吉甫云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愚按此跟上文駢枝之意。而歸重於性命之德。但盡性至命皆有實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所謂收視返聽也。自得其得。自適其適。非性命完成之後。不能有此境界。莊子以道德爲本。言仁義必從道德而出。斯爲可貴。與孟子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言。實相表裏。蓋仁義原自無弊。弊在淫

僻之行耳。所以上言淫僻於仁義之行。而結句特將仁義與淫僻之行。劃開界限。讀者可以得其意矣。

歐陽公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

馬蹏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轡。音的編之以早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圉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

者不然。

陸如字言翹足而安於陸也義同儀義臺儀門之臺也義臺在前路寢在後蓋總宮室之全言之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燒燒鐵以樂之剔翦其毛刻削其甲也維絡通絡首日羈絡足日羈早棧槽楬也馬銜曰極馬纓曰飾璫黏土馬之蹏毛自具毼飲居陸初不知有義臺路寢也伯樂多方以治之皆逆馬之眞性是以死者過半陶人之治埴匠人之治水其矯揉皆與伯樂同後之治天下者大都如是故曰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而善治天下者不然一句振

轉頓住。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

田音

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

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闌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鑒別音鑒音爲仁題音題音政音友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渟音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于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

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天放在天而動也。填填遲重也。顛顛專一也。山無蹊隧陸路未通也。渚無舟梁水路未通也。蹇蹇行不正貌。踈跛足用力貌。澶漫淫衍也。摘儻拘牽也。

民有常性。稟之於天。至德之世。與民相安於無事。是以民各得其性。後世舍道德而侈談仁義。天下從此多事。以爲聖人之過。甚言仁義之流弊也。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氣運漸開。人心漸漓。雖聖人無可如何。惟以道德爲本。不拘泥古制。不妄事紛更。則上存素樸之性。下亦存素樸之性。而人心可以復古。乃民本無事也。而君上擾之。民本

有業也。而君上奪之。民本無詐無虞也。而君上鍛鍊周內。以導之。朝廷多一官。百姓多一擾。朝廷多一法。百姓多一累。種種華侈之風。皆開於仕宦。而欲民之素樸也得乎三代而下。苟有保守天良。不生事於民間者。斯稱良有司矣。毀道德以爲仁義。莊子尙且非之。詎知刑名法術之學興。并其所謂仁義者而亦毀之乎。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闢音扼。鷙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跽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

靡摩也。不踞謂跽馬之跽必向後故曰分背已此謂止此也。扼同軛衡橫也以橫木駕馬領曰衡扼月題馬額上當顙如月形者介倪猶脾睨也開曲也閭扼曲頸以拒人也驚悍也曼笑也詭衡自出其衡也竊轡徐脫其轡也赫胥氏古帝縣跂如縣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呂吉甫云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跽知止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爲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

禮樂縣跂仁義以匡慰天下也知介倪詭衡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跽跂好智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愚謂馬有真性因伯樂之治而失其真性固已但天下必無不待治而可馭之馬則馬之至於盜者皆學伯樂之治而不得其法者也天下亦無不待治而自安之民則民之趨於利者皆學聖人之治而不得其本者也周公以官禮致太平而王荊公以之亂宋此亦周公之過也聖人而有知必以莊子爲知己矣

本義首曰及至伯樂中曰及至聖人末又曰及至聖人一

曰故至德之世再曰夫至德之世。一曰馬知已此矣再曰民能已此矣。首曰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中曰工匠之罪也。聖人之過也。末曰伯樂之罪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提接關鎖。呼吸照應。若有意若無意。真文章之妙境。

胠篋

將爲去。胠音祛。篋音發。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膝。固局。鑄音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局鑄之不固也。然則鄉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閻之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肱腋。下旁開其篋。如從腋取之也。攝結也。緘。膝所以約囊局。關也。錡。紐也。一云環舌也。所以鎖篋。置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口義。此篇便見憤世之意。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

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宏弛。音。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

音擊聖人縱舍盜

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音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卽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

畏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肥列賜也。靡爛也。爛之江中也。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鎮註。淮南子：楚會諸侯，曾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賄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而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世俗所謂至知至聖，非真至知至聖也。不過聖知之遺法耳。四賢守之而不免於殺身，盜跖竊之而遂成大盜。善人卽四賢之類，不善人卽盜跖之類。聖人之立法，本欲驅天下爲善人，而得其法爲善人者少，竊其法爲不善者多。則

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郭子元云。竭腎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以盜賊爲聖人之所致。故必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言塞其流。不如清其源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卬非以實淵。而淵實。聖死非以止盜。而盜止。天下所以無故也。呂吉甫云。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凡人心一動。則私妄隨之而起。故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後世官長爲民間立法。大抵皆以興利爲名。而在官之奸人。卽假之以善良善。重聖人而治。

天下是重利盜跖。實爲有見之言。是故興一利。卽有一弊。如斗斛權衡等類。皆所以利天下也。而奸人卽竊之以爲奸。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言仁義賞罰。祇足以誅小盜。至於大盜。反資之以爲利。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示人則爲盜竊。聖人者。天下之利器。言道全德備而爲聖人。天下人所倚重。然端拱垂裳。無所炫耀。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同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拾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
鉤繩，而棄規矩，音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
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乎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
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音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摘授棄之也。擺斯之
也。燔火光消也。散也。

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

於心而已。摘玉毀珠者，非出諸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
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樸鄙，而
符璽非所持也。拊斗折衡，非果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
不爭，而斗衡非所持也。殫殘聖法，民皆復其性命之情，而
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
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擺工倕之
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
乎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燔
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法之所

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培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豈可與之微言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

音會音苟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

音峭格

羅落

音嗟音浮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

音尖

毒頡

音潔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背

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

音軟

之蟲，肖

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

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侯，釋夫恬憐

音淡

無爲，而

悅夫噶噶

諱之音

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羸毘也。負也。冤網曰畢。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鳥罟爲羅。兔罟爲置。罟翻車也。循本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爲白。同異者合異爲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詰相競爲高也。澠猶走弄不定也。塤身之塵垢也。解垢如垢之脫也。喘奕動蟲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種種澠厚也。詳道傳曰。多事生之。讎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噶噶多言者也。

至德之世。民之天眞未鑿。是以渾樸相安。後世以賢相尙。而民乃奔馳不息。總之曰好知之過。弔古傷今之意也。夫好知而不本於道。則爲亂階。厯引弓弩等知以證之。可見大亂皆由於好知。好知之弊。知非其所知。善非其所善。洩

天地之菁華。乖陰陽之正氣。萬物皆失其性。三代以下之亂。未有不出於此者也。夫民本淳厚。而所悅乃在役役之倭。道貴恬淡。而所悅乃在噶噶之意。不必言乎其他。卽此噶噶已亂天下矣。管見總論云。爲治者不能宏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人心之私智。以復上古淳樸之風。然其反樸還淳之要在明乎眞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眞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淳風之不復哉。愚按此章寓意。不止一端。大率言不修道德。則

一切智術皆爲無用。世之昧良喪心而多方以爲子孫計者。皆爲大盜積者也。魏晉六朝皆田成子也。孔子以儒道教天下後世。而君子儒之少。不敵小人儒之多。彼朝秦暮楚而藉儒術以售奸者。皆盜跖也。秦坑之禍。兆於此矣。莊子生戰國時。而抗懷於至德之世。其言似迂。然考古來君上清心寡欲。與民相安於無事者。治績皆有可觀。則末世猶黃農也。若夫矜才逞智。自號爲能。往往急於求治而卒以召亂。此百好知而未學道之過也。秦并六國。申韓之學盛行。而莊子之言皆驗。則其識爲不可及矣。

在宥

開在宥天下。不聞治平聲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怵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怵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音於陽。大怒邪。毗太讀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僇音詰卓鰲音。而後有

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瘁瘼。病也。毗助也。喬詰意。不平也。卓鸞行不平也。

呂吉甫云。天下者萬物之所。其常性常德。卽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宥者寬之而不縱。說得最好。蓋人之性易淫。隨在皆有以存之。則不淫。其性人之德易遷。隨在皆有以宥之。則不遷。其德不淫不遷。則我之性德。任其自然。卽天下之性德。亦任其自然。

奚必斤斤於治天下哉。凡治天下而得其道者。皆可作堯。觀治天下而失其道者。皆可作桀。觀病在治字。治之而使其樂。治之而使其苦。皆非恬愉之德。故不可長久。卽以人身論。喜屬陽。而過於喜。則助其陽勝。怒屬陰。而過於怒。則助其陰勝。陰陽偏勝。則冲和之氣不調。而四時寒暑不得其正焉。得不傷人之形。其弊也。使人動靜起居。一切皆失其性。而天下於是乎有善惡之分。欲天下之爲善去惡。於是乎有賞罰。三代而下。大率以賞罰治天下。而賞不勝賞。罰不勝罰。何暇安其性命之情邪。語有之。天下者聖人之

身也。身以心爲主，而強制其心，心不得其正，與放蕩其心，心不得其正，其失均也。善養心者，存其心而不使之亡，寬其心而不使之縱。此卽在宥之說也。一喜爲春，一怒爲秋。人身之陰陽，實通乎造化，安可以不謹耶？

而且說音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嚮卷上聲，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

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去聲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炊果循本云，如炊氣積累而熟也。

呂吉甫云：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

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性而已。入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鸞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愴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齊戒以言。跪坐以進。鼓歌以舞。以爲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君子之臨莅天下。非貪天下也。誠出於不得已也。而其要莫若無爲。無爲者。所以要其性命之情也。人身以性命爲重。自貴其性命。而貴人之性命。自愛其性命。而愛人之性命。是不以身徇天下。而可託寄天下者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均解

得是惟尸居之義。欠明。愚按尸居。所謂坐如尸也。龍者純陽之物。乾卦六爻。皆取義於龍。龍見。喻人身之真陽發見也。淵默。卽尸居時之淵深靜默也。雷卽真陽之氣。前雖發見。尙靜。有聲則動而行矣。神動天隨。神與天通。所以動而卽隨。從容無爲。則性命之情已極其安。而萬物皆備於我。如炊氣之積累而熟。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是也。誠如是。則不出戶庭。而天下治。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音綽約柔乎剛強。廉剗雕琢。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攫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音拔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讀移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

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攫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音龍巖之

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朽音杭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

之間意音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

不爲朽楊接音接習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音繫荷音荷也。焉知

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臧善也攫引也人心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下之則拘以四上之則怒而殺淖約柔貌劇傷也廉而劇之使傷而不全影而琢之使文而不質焦火言其躁急也凝冰言其戰惕也淵而靜言其深伏也縣而天言其隔絕也僨驕強傲也敗足腹也施延也繩墨殺彈正殺之也脊脊相踐藉也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

舉其臂談者。桁楊長械。錮頭及脛者。接相橫木。爲桁楊之入。使罪人不得出也。鑿柙方圓。爲桎梏之實。而使罪人入也。噉矢嚙筋。賊之先聲也。

極言人心之險。或排下爲囚。或進上爲殺。或化柔靡以媚剛強。劇之琢之以傷天真。躁急則如火之熱。戰惕則如冰之寒。出入無時。動靜莫測。總之強傲而不可制。實是形容得出。天下豺狼虎豹。皆易制。惟人心難制。自古聖人之莅天下。皆以正人心爲本。而正人之心。必先正己之心。莊子所謂無爲。卽正心之極功也。歷敘帝王之治。而指之爲擾人心。爲當時之徒言治法者警也。托之於古。則不干忌諱。

此莊子最小心處。所以下卽接言當時之弊。賢者伏處山林。爲其道之不行也。萬乘徒深憂慄。無賢臣以分其憂也。殊死者相枕。桁楊者相推。刑戮者相望。想當時貪官污吏。荼毒生民之慘。令人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而儒墨方馳騁於其間。儒墨非他。卽當時之在位者。離跂攘臂。繪出揚揚得意。予聖自雄之態。惕之以無愧而不知恥。所以動其天良也。然儒墨之所藉口者。聖知也。仁義也。而所爲乃若此。則曾史之所行。不適爲桀跖之嚆矢乎。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乃治。因聖知之流弊。禍及生民。所以欲討其源而塞。

之此莊子以言救世之苦心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蹠然而起曰。善哉問。平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

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音混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列子空同義海爾雅北戴斗極爲空同山斗居天中山戴斗極居地中空同當天地之中蓋一心居中以制外物莫不聽命之象質猶本也族聚也未聚而兩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翦翦佞貌驚起也千二百歲李淳風主物簿云千二百歲謂之大冠一日陰陽之小紀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緡混合也緡昏并無心之謂也。

蘇子瞻引山經云廣成子治大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

古之真人黃帝師也。前言黃帝以仁義撓人之心。此復言黃帝之得道。可知前爲寓言。黃帝爲上古之聖人。而其道本於廣成子。可見道必由師而授。義海以空同之山爲喻。言亦通問至道之精。而欲養民人。遂羣生。天下無舍民人羣生而獨自長生之道。此問便已不差。但旣曰至道之精。則所欲問者。道之本質也。而所欲官者。道之殘枝也。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蘇子瞻之解極是。但日月之光益以荒。則指人身之坎離而言。人身以離爲日。以坎爲月。學道之人。先求

坎離交媾。次則取坎填離。山經所謂運行日月。卽運行身中之日月也。荒則無運行之功。卽孟子所謂茅塞之義也。佞人之心。蓋諄諄爲人。惟恐人之不安。此雖治天下者之事。不過道之緒餘而已。奚足以語至道。退居三月而直問治身。則循其本以求之矣。故廣成子善之。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蘇子瞻云。窈窈冥冥。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也。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寶藏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可殺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窈冥昏昏之狀。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

窈冥昏昏者。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冥昏昏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夫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解得最好。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者人之至寶。而形其粗焉也。能抱其神而內靜。則見於外者。不求正而自正矣。然制外所以養中。養中方能制外。故必不勞其形。不搖其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此卽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之境也。神全則形固。故可長生。慎女內道。生於內也。閉女外。神不外散也。多知則多累。

道之所由敗也。天地此陰陽。人身亦此陰陽。而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得其至陰。至陽之原。則有時遂於大明之上者。亦有時入於窈冥之門。天地有官。自我官之也。陰陽有藏。自我藏之也。慎守女身。守身即所以守道。物將自壯。物即有物。渾成之物。人身一小天地。故得道者皆有物。將自壯云者。言以漸而長。如人之自少而壯也。守其一。即中庸所謂致中。處其和。即中庸所謂致和。長年是古人常事。況有道如廣成子。則千二百歲而不衰。亦無足怪。廣成子之謂天。人道即天道也。道本無窮。而人皆以爲終。道本無測。而

人皆以爲極。言道之妙。非俗人所知也。得道者爲皇。爲王。參天地而不朽也。失道者見光爲土。與草木同腐也。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土之爲功最大。所以學道者必守黃庭。黃庭者。中土也。無窮之門。即眾妙之門。無極之野。即無何有之鄉。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天地日月皆同此道也。道得於身。則我即是道。當我而緡。緡者自緡也。遠我而昏。昏者自昏也。天下無不死之人。惟得道者可以不死。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非以己之不死誇人。正欲人之以道爲重也。○按廣成子即老子。葛洪真誥記云。在黃帝時爲

厲成子堯時爲務光。子在股爲守藏吏。老彭在周爲柱下

史。隨時變化。莫可端倪。孔子猶龍之嘆。有以夫。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亡朕邪。天亡朕邪。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軼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冬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紘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雲將。雲也。扶搖。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鴻蒙。元氣也。拊脾。雀躍。猶今孩童以兩手拍兩股且跳且行而喜樂也。倘然。自失貌。猶然不動貌。軼掌紛擾貌。歲有冬。天冬至是也。月有冬。天晦日是也。日有冬。天夜半是也。尹。真人圭旨以爲一歲在九十兩月。每月在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每日在於戊亥二時。蓋卒者北方之色。天道置北方於不用。而實萬用根源於此時。更宜培養。故曰冬天。毒苦也。滓溟。自然氣也。云云多貌。

氣結爲雲。猶有形之可見也。氣散爲風。猶有聲之可聞也。至於元氣。則無形無聲。而實有形有聲者之所不能外。不西遊而東遊。由西而至東也。上文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

之野。有靜則有動。故有入卽有遊。喻養氣之功也。人身凡氣皆從元氣而生。有以養之。則榮衛調和。肌膚豐潤。此合六氣育羣生之意也。然先天之元氣。超乎凡氣之上。所以掉頭不顧。曰吾弗知。吾弗知。又加三年之功。大喜趨進。而曰天亡朕邪。天亡朕邪。蓋於凡氣中化出元氣矣。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指無養氣之功者言。遊者軼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言養氣者。從紛擾之中。以進於誠實。而元氣本無知也。猖狂而民隨予往。元氣雜於凡氣之中也。民之放。則凡氣不能爲累也。此三年中之進境。故可以與

鴻蒙言。人身之卒天。卽先天元氣之根。養先天之元氣。而
息息歸根。守其不易之經。而順其自然之情。則卒天自成。
自古真人皆出於此。此養氣之功之所以貴也。若亂天之
經。逆物之情。卒天何由而成。夫天經之不可亂。物情之不
可逆。於何見之。卽如解獸之羣。於鳥無與也。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於昆蟲無與也。而禍及昆蟲。氣機之感召相連
而及。此斤斤於治人者之所以得過也。反言以挾不治身
之弊。而治身之功。始於養氣者。終於養心。蓋先天之元氣。
是氣卽是理。而先天之心。是理卽是氣。孟子養浩然之氣。

而至於不動心。與此章意義正同。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
此句總領言養心之道。當以無爲爲本。而外物自然泯化。
夫外物豈易泯哉。必也遺形忘體。若墮滅者然。屏聰黜明。
若吐出者然。倫者常理也。物者外物也。一切皆忘。故大同
乎泮溟。泮溟者。天地之元氣也。大同則吾身之元氣。與天
地之元氣。合而爲一。是以解散知覺之心。釋除思慮之神。
不識不知。莫然無魂。工夫至此。卽孟子所謂不動心之境
也。然皆天地自然之道。散見於萬物之間。萬物皆含真氣。
是之謂根。雖云云紛擾。而有真氣。然後有生。故莫不各復

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所以萬物皆在道中。而不知其爲道。善於養心者。惟是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惟不知故不離。若乃知之。乃是離之。所以物本無名。不必問其名。物本無情。不必關其情。祇自全其渾沌之天。物故自然而生。此物卽有物渾成之物。鴻蒙之所以爲鴻蒙者。此也。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天仍指鴻蒙。故曰降曰示。求之而得。稽首辭行。雲將化爲鴻蒙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甯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

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

惡乎得有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

副墨因眾以甯所聞言因眾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眾技抑又多矣郭註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能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世俗無養心之功是以喜惡皆出於私其出於私者謂己超乎眾而人皆當從乎己也然自謂其出乎眾而喜人之同己不過因眾人之同己卽以定其所聞是其心中全無卓見不如眾人之技多矣而欲任其私意治人之國見其利不見其害是以人之國僥倖以試其一偏之見也成事

不足敗事有餘可悲孰甚而無如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卽有天下故謂之有大物然有有天下之見存則不免爲天下所累故不可以物物而不爲天下所累者自足理天下而有餘故能物物單言物字則滯於物重言物字則上物字作活字用此蓋存心養氣之功造乎其極故雖因物付物而實有超然於物之外者是爲物物者之非物也明乎此理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六合如此其大九州如此其寬而道成之後或出或入或往或來任其自然而他人不能與焉是之謂獨有是之謂至貴所以大人之教

如形立而影卽隨之聲至而響卽應之有問則答盡其己之所懷以爲天下配喻處乎無嚮而寂以待物行乎無方而隨在感化撓撓生機之自動也提挈萬物所適之性使復其生機卽以人治人之義也與造化俱故無端無旁猶無方也與日無始日者大明之象無終故無始形軀人所共有也而大人有存心養氣之功其效至此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言其與萬物爲一體也大同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本出於無復歸於無無己惡乎得有有言己尙無矣安得有有自古修真之學無非以人合天覩有者猶不離

乎人也故曰昔之君子覩無者超乎人之外而純乎天也故曰天地之友夫人祇此區區形骸而至與天地爲友則人身一天地也貴其身愛其身師廣成子之言以自成其乎天則上可與造物者爲人而治天下其小焉者也此在宥之義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

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有貴則必有賤。故不可不任夫賤。有尊則必有卑。故不可不因夫卑。事欲其成。不嫌於隱匿。法欲其久。不嫌於粗淺。

由近及遠。義必求其安。由親及疎。仁必求其廣。禮有其節。積則日用不離。德有其中。高則志趣不俗。道生於一。而至平至易。天雖至神。而必待人爲。聖人觀於天而不助。聽其自然也。成於德而不累。心無私欲也。出於道而不謀。謀則不一也。會於仁而不恃。恃則不廣也。薄於義而不積。義無定在也。應於禮而不諱。禮自顯著也。接於事而不辭。敏於事也。齊於法而不亂。通乎法也。恃於民而不輕。以民爲重也。因於物而不去。不絕物也。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即是解上句之義。德與天合則純。不明於天。雖有善言善

行而心中之妄緣未淨。德安能純。人若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卽礙。故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重之。曰不明於道者。悲夫。深望人之明道也。天道以無爲而尊。人道以有爲而累。心爲一身之主。而百體皆臣。明乎主臣之分。則無爲而無不爲。而人道卽天道也。不是欲人廢事。蓋欲人之自清其源耳。○按上文文義已足。此段另是一時之言。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原原本也。記云老子所作畜牧養也。

天地雖大。其化未嘗不均。萬物雖多。其治皆歸於一。人宰雖眾。莫不以君爲主。君之名本於德。而成其爲君者。天也。德之藴。人不能窺。天之妙。人不能測。故曰。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德合乎天而已矣。德合乎天。則天之德。卽在於人是爲道。以道觀言。則無邪僻之言。故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則無僭踰之分。故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則無矯托之能。故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則日用周旋之際。無事不吏於道。故萬物之應備。天地如此其大。惟德足以通之。萬

物如此其繁。惟道可以行之。蓋德者。人所受於天地。本與天地相通。其不通者。人自隔耳。道者。人與萬物所同。因其所同而行之。則順而無滯。凡在上治人。則爲治人之事。有所藝而實見爲能。則謂之技。兼猶統也。技兼於事。技以治人爲尙也。事兼於義。事以合宜爲貴也。義兼於德。義以治心爲準也。德兼於道。德以率性爲至也。道兼於天。道以合天爲大也。沿波討源。以足上文。天德無爲之義。畜天下四句。係古語。已無欲。則示天下以不貪。故天下自足。已無爲。則示天下以不擾。故萬物自化。已淵靜。則示天下以不動。

故百姓自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聖。故曰
通於一而萬事畢。鬼神者。陰陽二氣之靈也。人心之正者
通於神。邪者通於鬼。所以聖人必養其心而使之不動。不
動之極。而至於無。雖鬼神莫測其端倪也。故曰。無心得而
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
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
總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
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
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
聲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去聲
夫子卽孔子觀下文
夫子問於老聃可見

一理也。而天地人共由之。故曰道。萬物皆在天地覆載之
中。而卽在道覆載之中。蓋天地卽道體也。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無人不可體道。而後天之心。私欲叢雜。則與天地不
合。是以君子剝心。剝之云者。謂剝而空之也。心空則順天

而爲無所爲而爲也。本德以言無所爲而言也。由是而愛人利物則爲仁。物性不同而能同之則爲大。和光同塵行不崖異故曰寬。天下之萬有不同者道足該而有之故曰富。德之所在而能固執之則爲紀。紀者人之綱要也。德有於身而造乎其成則爲立。循循於道萬善皆全則爲備。物來順應不挫其志則爲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以道事其心而心之量愈推愈廣。故曰韜乎其心之大也。以道應萬物而隨其所逝無有阻滯故曰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也不利貨財不以世俗

之貨財爲利也不近貴富謂富之由貴而致者心常遠之也。壽考不以爲樂夭折不以爲哀通達不以爲榮窮困不以爲醜利之在一世者富與一世共之故不肯拘執以爲己之私分。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故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其所以不欲顯者道以闇爲貴顯則涉於明也。總之曰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所以如此者視天下之萬物如在一府之中所以一切貴富貨財不足以櫻其心也。視吾身之有死有生其狀未嘗有殊所以一切壽夭窮通不足以亂其心也。此皆剗心以凝道而實見夫

道之大者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

謬音聊。水清貌。

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
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
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
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
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淵乎其居。靜深而有本也。謬乎其清。澄澈而不淆也。此言
道中虛寂之境。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道不離乎人也。金石
有聲。不考不鳴。言道本人所自具。而無修養之功。則道無
由見。棲嚴經云。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具妙音。不遇妙手。
其音不出。卽此意也。萬物孰能定之。言人不得道。則無以
定萬物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而非好通於事。本原既立。
而知自通於神。故其德不期廣而自廣。其心之出。有物採
之。蓋人心易動而難制。唯學道之人。始焉以汞投鉛。繼焉
以鉛制汞。所以後天之心。伏於先天之性。採之卽所以伏

之道者人之所以生。故形非道不生。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故生非德不明。存形以窮究其生。立德以闡明夫道。卽王德之事。蕩蕩廣遠之貌。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言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有心以定萬物。乃偶然出動而萬物皆從之。此爲王德之人。視乎冥冥。不外視而內視也。聽乎無聲。不外聽而內聽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是內視之中有象。己所獨見。而人不能見也。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是內聽之中有景。己所獨聞。而人不能聞也。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渺渺冥冥。其中有精。故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此皆修德凝道之實功。惟躬行者方能領其妙。其與萬物接。則由靜而見諸動也。至無而供其求。虛而能應也。時騁而要其宿事。無定而理有定也。大小長短修遠。言無論物之大小。時之長短。地之修遠。皆任其自然而已。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音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此段意旨。仍與上文相接。若論工夫。則較前段又深一層。

蓋獨見獨聞之內。有物有精。而所謂物與精者非他。𡗗珠是也。道家謂之金丹。禪家謂之舍利子。而吾儒謂之仁。其實一物而已。人身太極之所。是爲黃庭。黃者中央之土色也。其神爲黃帝。𡗗珠之產。中土產之。學道之人。抱雌守一。即抱此𡗗珠。而靜極生動。則黃帝必有出遊之時。赤水本在南。而乃遊乎赤水之北者。由西而東。而南而北也。由是登乎崑崙之丘。天下山之高者無過崑崙。人身極高之處似之。非𡗗珠已成之後。不能到此境界。南望還歸。蓋自西而上。自南而下。此還歸必由之路也。遺其𡗗珠者。蓋太和

在抱時。𡗗珠皦皦有象。及上崑崙之頂。無聲無臭。而𡗗珠忽忽若遺矣。使智索之。智必用思維。此時無所用其思維也。使離朱索之。離朱必恃明察。此時無所用其明察也。使喫詬索之。喫詬必待言辨。此時無所用其言辨也。惟是渾渾沌沌。不識不知。如象罔然。然後可以得之。其得也。不自知其所以得也。不自知其所以得。乃真得矣。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堯音及也。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

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音該。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引許由之議。齧缺謂道之未造其極者。不可以君天下也。齧缺聰明睿智。能應煩劇而敏捷。則其才有過人者矣。而又乃以人受天。是以人勝天也。過者德之累。審乎其端而

禁之。是省察克治之功。而德未純粹。則不知過之所由生。若與之天下。彼且恃人心以用事。而失其自然之天。管見云。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細事。爲物絃。則拘牽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眾族必有宗祖。可以爲眾父。不可以爲眾父父。言齧缺可以爲眾人之父。謂九州牧伯也。不可爲眾父之父。謂天子之尊也。治亂之率。言治亦倡於此。亂亦倡於此。北面

之禍言爲臣則禍己南面之賊言爲君則害人也。

堯觀乎華

地名華封人掌封疆人也

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

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

人鵜居而穀音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

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夫之堯隨之曰請問

封人曰退已

引封人之箴堯謂道之能造其極者不必遠乎人情也世

俗之人莫不以三多爲尙而多懼多事多辱誠有如堯所

言者是以曠達之士或遁身於方外而道以中庸爲貴故

莊子以封人之言立其準多男子而授之職爲天下多男

者說法也富而使人分之爲天下多財者說法也鵜無常

居居無求安也穀待母哺食無求飽也鳥行於虛空而迹

不彰顯因應自然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有道則見也

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千歲厭世。去而上仙。考終命也。乘彼白雲。至於帝鄉。與天地參也。三患。副墨云。卽釋典所謂水火風之三災是也。三災至。則爲殃。聖人有修身立命之功。所以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後世。寥神仙者。多爲異端所惑。而不知力行中庸之道。卽可乘白雲而至帝鄉。秦皇漢武之徒。皆生莊子以後。惜其時無以此篇告之者。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

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

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也。佗佗。低首而耕之狀。

伯成子高棄諸侯而躬耕。已開羊裘垂釣之先聲。大意謂得道之人。可以達而在上。亦可窮而在下。不必膠柱鼓瑟也。

泰初有無無句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元德同乎大順

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無初之初是爲泰初泰初祇無無耳由無無而有無名太極所由胎也自無而有則爲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太極本渾然也物得以生謂之德言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各

有一太極故謂之德未形者有分言此未形之一散於萬物若有分之者然然求其所以分且然無間隙之可尋蓋分者不知其所以分得者不知其所以得故謂之命劉棻註云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也雷動而生生物動卽造化之流行也少停卽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著爲形形非神不生神非形莫附形體保神而五官百骸各有當然之儀則故謂之性性修反德言性之修者復其所得之太極也德至同於初言德造乎極而同於泰初也同乃虛虛乃大此二句形容同於初之妙境合喙鳴凡

天地間之有喙者能鳴者諸子百家肖翹飛走合爲一體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蓋天地萬物同稟泰初之一氣德既
同於泰初則本出於無者復歸於無有不與天地爲合者
乎其合縉緡若愚若昏縉緡猶絲絲也心齋坐忘之時眞
息繇繇不識不知則天地萬物合爲一體而至幽至遠非
人所能窺測故謂之玄德同乎大順大順猶大通也極言
玄德之妙宣茂公云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此自泰初說到
命有許多層次自命說到性又有許多層次便是一句書
之分肌擘理極細註疏也性修二句從工夫上又復轉到

泰初則造化之根在我說得最好人誠知造化之根在我
則今日今時便可返乎泰初無無之境此身心性命之學
非可託諸空談有志於道者熟玩此篇可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音可不可然不然辨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字同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

叩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

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
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

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縣寓司馬云辨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執留之狗謂有能故係戀成愁思也便言便捷見捕

有人於此其所治之道若相放效可謂其所可者不可謂其所不可者然謂其所然者不然謂其所不然者離堅白之辨若懸宇高空使人昭然可見謂其不可不然不然之明晰也故以聖人疑之以力相易以技相係疲敝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係後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爾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宣解謂指道是也有首有趾則具人之形不知道則無心不聞道則無耳此輩甚多無形無狀者

道也有形而與無形無狀者皆存是道得於身之人也盡無謂世人罕有也至於動止死生廢起乃人事之適然而非道之所以也有治道之功仍有乎人無所謂可不可然不然也一忘而已矣人之所難忘者己爲有物欲擾之天理持之也至物與天俱忘則忘己矣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言與天爲一也

蔣閻菟

音免

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

聲否

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李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足則其自爲處危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眾。蔣閭薊音然驚曰薊也注同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微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蔣閭姓也薊名也輶爾雅曰和也局局笑不出聲之貌薊覬驚懼貌搖蕩猶鼓舞也通義兄者尊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滓無志而自下之貌

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自是蔣閭薊救魯之言而季微進之以帝王之德則又高出一層危其觀台言其炫耀於人也多物將往投迹者眾物來趨附也後世勵精圖治之主皆如此類而大聖人之治天下則以正人心爲本去其害道之心進其得一之志熙熙皞皞不自知其所以然若然者豈讓堯舜居先而甘居於後哉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後心安矣尊堯舜以立治天下之準此是正論與他章寓言有別。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搗音搗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灌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瞋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

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陋失色。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忙乎湮備哉。功利機巧。必怠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

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搢擯用力貌。沃水淫也。言如沸湯之溢也。操。枯槁也。瞞。欺也。貌於于。誇誕貌。卑陋。愧縮貌。項。項自失貌。終日不自反。言久而不復其常也。託生與民并行。言寄生於世與民大同也。風波。言易爲是非所動也。

漢陰丈人。蓋有道而隱於灌園者。借桔槔一事。以明機心之不可存。純白卽乾性也。乾爲金。其色白。故曰純白。人有

一分機心。則虧一分眞性。故純白不備。眞性虧一分。則元神減一分。故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不足以載道。極言機端之不可開。亦杜漸防微之意。至斥孔丘之徒。徒賣虛名。身之不治。何暇治天下。深中俗儒之流弊。非專爲子貢發也。大抵入世之道。以孔子爲準。而孔子之道。由誠意正心。而推之家國天下。酌古準今。因時立法。是以可大可久。戰國時之儒術。多逐末而忘本。是以莊子每託方外之言。以譏之。子貢一段議論。以爲平日祇知有夫子。而不知夫子之外。尚有如此之人。目之爲全德。而自儕於風波之民。蓋

服女人所言之精而自覺其不逮也。孔子以爲假修渾沌氏之術。按當時必有修渾沌氏術之名。如後世所謂方外者流也。假猶託也。謂其託於此術也。其志專一。故不知其二。精於治內。故不治其外。明白以入於太素。無爲以復其太朴。體眞性。抱元神。以遊世俗之間。言天下原有此種人。汝何必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乃方外之道也。予與汝遊於方內。何足以識之哉。此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譚芷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譚芷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超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通義諱者多言而漸。漸無心之言也。風出於苑有限之用也。目橫生於頭曰橫。目之民。則墨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遺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盡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皆以爲己。而人自然向化也。手撓顧指宣解。謂指揮顧盼之間。是也不藏是非。美惡心中至虛也。其利共給。與人同樂也。假以意貌。若嬰兒之失其母。不知所倚也。若行而失其道。不外乎人身。諱亡將東之大壑。喻人將行內照之功也。

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天地之大壑如是。人身之大壑亦如是也。人有內照之功。則目不爲虛生。橫目之民。皆有目而不知內照者也。然所貴乎道者。非特成己而已。將以成物。故可以言聖治。而言聖治者。必以德人爲尙。德人之容。就

其見於外者言之也。夫言其外爲德人。而言其內卽爲神人。上神乘光。與形滅亡。言性量之中有光明。元神乘之而上。雖有形骸。不知消歸何有。所以謂之照曠。曠者空廓之意。言內照中之境界。至爲空廓也。命者所得於天之理。而致之情者。造道之情。而盡之。四字包括許多工夫。在內與天地同樂。而事累悉捐。卽中庸天地位焉之義。萬物復情。卽萬物育焉之義。此之謂混溟。混溟猶禪家所謂涅槃。蓋至極而無以復加之境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

氏乎。故雖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未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禿而施髡音病而求醫。孝子爆藥以脩慈父。其色煇音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門姓無鬼名。赤張姓。滿稽名。髡司馬云。髡也。脩進也。標枝言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
郭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

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之哉。許無鬼之言是也。天下皆患創亂。故有虞氏以仁義之藥治之。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孝子爆藥以進慈父。其色煇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賢當其位。非尙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下如野鹿。放而自得也。碧虛註有衰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然。不以爲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爲特異。

也。呂註。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

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音則嗑音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

然惟恐其似己也。

相坐劉云決無罪也。犬聲大雅之音。折楊皇葵里巷俗音。以二缶鐘惑者。以二缶惑鐘也。倒用句法。正至言不勝俗言之謂屬。

聖類也。

羅勉道云。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以爲諂諛。而隨和世俗者。卻不以爲諂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混合譬喻。矯飾言辭。以求眾人之歸己。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矣。解得最

醒。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凡爲君者皆然。推其心。無非媚人之附己。是亦導諛之意也。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徒。辨論是非。是與眾人無異也。而不自謂同於眾人。愚之至也。自知其愚。則非大愚。自知其惑。則非大惑。而終身不解。終身不靈者。眾矣。如行路然。一人之明。不能勝二人之惑。況以天下惑一人。雖欲遂其志嚮。其可得乎。如奏樂然。大雅之音。不入里人之耳。村俗之歌。則眾人歡聽。所以高言不入於眾人之心。而俗言反勝於至言。譬如擊田間之二缶。而鐘聲卽爲其所惑。雖欲暢其所適而不得也。況於天

莊子集解卷一
下或一人雖欲遂其志。嚮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增一惑。故不若釋之而不推究。不推誰其比憂。言不推則無從有憂也。是自寬語。本義云。欲釋之不推。又不能不推。吾甯強解人惑而身爲惑。不忍使人之終於大惑。厲人夜半取火。惟恐其子似己。夫似己與否。不係夜半一視。而不能不視者。切於情也。今子爲天下情切。姑用人所易曉者。爲一言以解其惑。愚按此章之意。大抵謂世俗之迷於至道。雖有至言。不能見信。而愛人之心。終不能已。故借厲人一喻以結之。此寓言中之正言。莊子之用心苦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音中。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跖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爲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音聿冠。搢笏紉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棚。外重纒音纒繳。眈音眈然在纒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

莊子集解卷二
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

出慢氣銜逆也鷩鳥名取其羽毛以飾冠睨睨目視貌交臂反縛也

犧樽青黃喻人之富貴者溝壑斷木喻人之貧賤者跖例不肖者曾史例賢者人無論富貴貧賤賢與不肖而不能得道全真皆爲失性目有真明亂於五色則不明矣耳有真聰亂於五聲則不聰矣鼻有真息亂於五臭則氣逆而上於類矣口有真味濁於五味則乖厲而爽然惑矣心有性真趣舍滑之則飛揚而不能定矣舉五者以概其餘皆爲有生之害而楊墨欲超出乎世俗之外乃離跂自以爲

得彼所謂得者皆所以自困譬如鳩鵲之於籠安可爲得乎言求道而不得其正空自勞苦不得謂之道也若夫役其心於聲色如木枝之亂塞胸中而且冠弁摺紳飾爲儀容以約其外是猶內以柴柵支持充塞外以纒繳重重束縛也睨睨猶耽耽睨睨在纒繳之中自以爲得猶言日馳逐於冠蓋之場揚揚快意而自達者觀之如罪人交臂歷指不得自如虎豹在檻囊中不能自脫安可謂之得哉此言富貴中人滿腔嗜欲而濫廁冠裳又下楊墨一等不足與言道也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俗闇然也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鏡同曉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

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天道帝道聖道同一道也。運行而無所積滯就其用言之其萬物成天下歸海內服則其效也。明乎天之所以爲天通乎聖之所以爲聖六通四關於帝王之德則知天聖帝

王不外一道之運行而運行之中有根本在所謂靜也。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蓋深知靜之爲貴也。聖人之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字從心上說人心之所以難靜者私妄累之也。私妄盡除胸中全是一團善氣然後能靜萬物無足以鏡心知吾身有至貴者存而靜以養之所以物不能鏡也。水靜則澄清如鏡人照其面鬚眉無不畢現而且靜則平平則有準大匠因而取法如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是也。水特天下有形之物靜猶生明而況精神之存乎身者能以靜養之其明爲何如乎。靜中之妙境造其極斯爲聖

人。天地之鑒萬物之鏡。言其所照無不洞明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八字。括盡存養之功。故以爲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平猶準也。帝王聖人知此八字之貴。息心於此。能息心則虛。虛則萬理俱備。故實實則井然有倫。能息心則靜。靜然後能動。動而攸往咸宜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可以制有爲。故任事者各盡其責。無爲則俞俞。俞俞猶愉愉也。愉愉自得。憂患不能入其中。是以年壽可久。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實係道之根源。萬物之本也。明乎本之所在。無入而不自得。所以南嚮爲君。則如堯。北面爲臣。則如舜。上

可以爲帝王。天子下可以爲元聖素王。退可以爲隱士。進可以建功名。靜而聖。動而王。猶言內聖外王也。無爲而尊。以道爲尊也。樸素者。道之本體。能全其樸素。是以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棲巖經云。如澄濁水。貯於靜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明相精純。一切變相。不爲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比喻工巧。可證心靜之妙。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

齋粉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

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肇齋粉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音其魂不疲。音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道之根源。是爲天地之德。人稟天地之德而生。故以道爲大本大宗。明白於天地之德。則道與天合。與天合。故曰。

與天和。出其道以均調天下。天下無不向化。故曰。與人和。與人和。謂之人樂。與天和。謂之天樂。徹上徹下。道自貫乎天人也。吾師乎吾師乎。指道而言也。粉碎萬物。皆適如乎萬物之分量。故不爲暴戾。恩澤流於萬世。而在其自然。故不爲仁。長於上古。而莫知其終始。故不爲壽。天無不覆。而道覆乎天地。無不載。而道載乎地。凡天地間之有形者。皆道刻雕之。而不居巧之名。此之謂天樂。知天樂者。其生也順天而行。其死也隨物而化。陰生於靜。所以靜而與陰同德。陽生於動。所以動而與陽同波。無天怨。不怨天也。無人

非不尤人也。無物累物不能累也。無鬼責鬼無可責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與天地合其德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心定則天下定矣。其鬼不祟鬼神不爲之禍也。其魂不疲精神強固也。一心定而萬物服心爲萬物之主。心定則萬物不能搖也。故服總之天地萬物皆不離乎道。道不離乎虛靜。以虛靜推而通之莫不同此大本大宗。故謂之天樂。夫天樂者不在乎外在乎聖人之心。聖人之心畜天下。卽恃天樂以畜之。畜者涵育之意。千古聖人無不同此心。卽無不同此天樂。此天下之所以賴有聖人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騁萬物而用

人羣之道也。

承上文而言帝王之德。以明無爲之妙。帝王父天母地。故以天地爲宗。無道德則不足以承天地。故以道德爲主。無爲者。所以蓄道德也。故以無爲爲常。無爲所以立有爲之本。故用天下而有餘。有爲則不能凝無爲之道。故爲天下用而不足。古之人有見於此。故以無爲爲貴也。自古帝王皆聖人爲之。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上與下同道則不主。皆反言以決其必無之事。所以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道之所在。千古不易也。古之王天下者。深知

無爲之貴。智雖足以包絡天地。不自慮也。有代爲之慮者矣。辯雖足以刻雕萬物。不自說也。有代爲之說者矣。能雖足以窮盡海內。不自爲也。有代爲之爲者矣。所以天不見其產。而萬物自化。地不見其長。而萬物咸育。帝王不見其爲。而天下成功。莫神於天。天以無爲而神也。莫富於地。地以無爲而富也。莫大於帝王。帝王以無爲而大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以無爲配之也。然則無爲之道。固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曰乘。曰馳。曰用。無爲而無不爲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

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音隆。經音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

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口義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以有爲爲末。要在主君無爲也。詳在臣臣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戟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卽後世刑名法術之學。故曰治之末也。鐘鼓羽旄。祇是樂之音容。故曰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居喪之禮。則然而非哀之本。卽與其易也。甯戚之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

從之。蓋言皆由內以生得其本之所在。而未自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以此觀之。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化作。萌區有狀。化作化生也。詩言薇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

等殺乃變化之自流也。天地神妙莫測。猶有尊卑先後之序。何況人道。宗廟尚親。以親爲先也。朝廷尚尊。以貴爲先也。鄉黨尚齒。以長爲先也。行事尚賢。以德爲先也。此皆天地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有道也。參呂直二註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音誤橫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天者性命之源。聖人道德之極。無非盡人合天。故先明天道。道德不過天所賦畀也。故次之。仁義不過道德之情也。故又次之。本仁行義。則有分有守。有分有守。則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人任職。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於理。智愚各處其宜。而不敢違。貴賤各履其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各著其情。而不敢僞。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修身。莫不以此。而智謀不用。必歸其天。天者道之統宗。不過虛靜無爲而已。而古人由此以致太平。

之至治。則無爲之爲大矣。五變而形名可舉。自天至形名。凡五變其說也。九變而賞罰可言。自天至賞罰。凡九變其說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言世之執治具以臨民者。不知溯其源於天也。至於倒道迂道。則逆理橫行之徒。止可受人之治。安能治人。形名賞罰。皆古人所遺治世之具。知治之具。而不知治之道。雖言之津津。是爲辯士一曲之人。言其渺小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仍是形名賞罰之義。言此治世之具。自古有之。但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蓋上以無爲畜下。而下以有爲事上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民之無告者。不傲之。則天下無冤民矣。民之窮者。不廢之。則民皆得所矣。痛苦死者。嘉愛孺子。哀憐婦人。皆仁人之用心也。天德而出甯。言天德雖出。而未嘗不甯也。日月照

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郭云此皆不爲而自然也膠擾擾自嫌己之多事舜所言者與天合堯所言者與人合而天人究不可强分也大意趨重天地無爲特寓之二帝以作引故以黃帝堯舜總之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翻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音瞞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

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同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

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同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音傑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微藏司馬云藏名也詳道云孔子嘗語老聃即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爲人矣此言十二經者繙六經爲十二也中其說說至半也謾猶泛也牧養也偈偈用力貌

郭云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故寄孔老以正之頗得作者

之意。上文言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可知莊子未嘗不重仁義。但仁義不本於道德。則所謂仁者未必仁。所謂義者未必義。此莊子之所以屢斥仁義也。中心物體與物同樂也。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不言仁義。而仁義在其中矣。又何必揭仁義以亂人之性哉。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音繭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

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衡然。而顴頰音顴然。而口闕音缺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同境有人焉。其名爲竊。百舍百日程宿也。跣足有厚皮也。

昔有人問文中子曰。何以止謗。曰。無辨得老子處。士成綺

其子集解卷一
之意也。鼠壤有餘蔬。至微之事。卽以常人而論。斷無因此棄妹之理。何況聖人。生熟食物不盡於前。聖人之飲食居處無異常人。而人遂謂其積斂無崖。夫積斂無崖之事。賢者且不爲。何況老子。此二事皆旁人訛傳之言。士成綺聞之。信以爲實。故直以之譏老子。老子漠然不應。不與之辨也。士成綺退而心卻。蓋亦疑老子之無此事。而自悔其言之過也。老子謂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不及。藹乎其言之謙。眞聖人也。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喻不仁之刺也。苟有其實。是一殃也。人與之名而不受。是再殃也。

也。若無其實。則人言爲妄。何辨之有。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言吾之所以服人者。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服人而必欲人之服也。士成綺雁行避影。側身以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至前也。問修身若何。蓋深服老子。而求修身之道也。修身必自知其弊。故老子摘其弊以告之。程子謂克己須從性偏處克去是也。崖然者。容之崖異。衝然者。目之突出。顙然者。額之聳露。闕然者。口之虛張。義然者。狀之矜嚴。志在奔馳。故似繫馬而止也。欲動而強持。發則如機迅。察事詳審。恃智巧而見於外者。有驕秦之色。凡此十者。皆不實。

之徵也。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言邊境之間。各有封守。而有伺隙乘便之人。則敵國以盜竊目之。爾之爲人。有類於此。言其非載道之器也。愚按道高毀來。德修謗至。千古如出一轍。莊子引此。見聖人之量同天地。不以毀譽介其心。能受教者教之。不受教者不强也。厯指士成綺之弊。而卒不與之言道。亦不屑之教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楫柄而

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孔子也。於大不終。所包無窮也。於小不遺。所入無間也。故萬物備。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神也。流而爲形。失而爲德。廢而爲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爲之累。能出世也。天下起而把握事物之柄。而我不與之偕。人動我靜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言隨處皆極其真。而於根

本之學長守不離此要領之所在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困也神者心之妙困卽上之累也通乎道五句先有一心字在猶言至人之心通乎道合乎德於仁義則退之以道德爲先也於禮樂則賓之以道德爲主也有所定定於道德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

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_{音追}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之人糟粕矣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桓公齊桓公也。輅扁斲輪人名。

扁輅爛爲粕甘緩也。苦急也。

此段莊子直是自言著書之意。而欲後世讀是書者求之言外也。道非文不顯。故寄之於書。書者古人之言語。而有其意。猶人之形色名聲。而有其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猶意不可傳之於書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之所在。知者不能盡言。則載於書者。豈能盡洩。而書之侈於言。道者不必真能知道。而世豈識之哉。慨知音之難。其人也。末借桓公讀書。輪扁斲輪。以喻之。疾徐甘苦。乃椎鑿也。徐

天池曰。南華妙於用替字。疾字替緊字。徐字替寬字。甘字替寬者之爽快。病在不固。苦字替緊者之澁卻。病在不入。呂吉甫云。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心而應於手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炮莊語言文字。如春之華。棄花覓春。非狂愚耶。明其所以然。卽與離皆可也。如其未明。卽與離皆不可也。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一作在。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音超。詔音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彷徨司馬本作旁皇。颺風也。上下四方也。五常五行也。九洛。楊用修云。九疇。洛書之事。

巫咸殷相。詔名。六極。司馬云。

天包乎地。運轉而未嘗止息。地處天之中而凝然不動。其精華全在日月。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而晦朔相交之際有所焉。日月於此合璧。爭於所者。謂相逐於其所也。此卽道之根源也。妙在不明露道字。故作問語。主張猶主宰也。綱維繫屬之也。無事而推行。斡旋之也。機緘自爲啟發。故不得已。運轉自爲流行。故不能止。雲氣散爲雨。雨氣升爲雲。隆興也。指雲施布也。指雨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所成。故以爲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風者大塊之噫氣。而原其所自。實從北方而起。一西一東。有上彷徨。上行風

謂之扶搖。司馬解爲颶風是也。噓者氣之自內出。吸者氣之自外入。披拂則如人之用手披之拂之也。六極五常。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所以倣九疇洛書而行者。其治成而其德備。如天地日月之鑒照下土。是以天下戴之。此之謂上皇。言非後世帝王所及也。王厚齋曰。屈子天問。不若莊之簡妙。巫咸祝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

對子卷之二
萬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
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到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
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
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
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
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太宰官名漢字也劉楚都
也冥司馬云北海山名

以虎狼爲仁人莫不驚而以父子相親爲仁確有至理此
世俗之所謂仁非至仁也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亦
世俗之所謂孝所以隨解之曰此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之
言猶云非貶抑乎孝之言乃因人不能盡乎孝之言也南
行者不見冥山喻世俗之孝之去至仁遠也呂云敬者禮
也愛者情也忘親道也忘親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忘
之在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也天下兼忘我則天
下往而相忘也爲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澤

萬世而莫知。是與道合體而無爲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郭云。并者。除棄之謂也。至貴在我。故國爵可以并焉。至富在我。故國財可以并焉。至願在我。故名譽可以并焉。是以道不渝。言其道之無往而不在也。大意謂人必盡乎道之量。然後爲至仁至孝。而文筆矯變。不可捉摹。不善會之。遂謂抹去仁孝矣。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音陳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

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_音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_音裹六極。安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_音。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

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咸池樂名。洞庭猶廣漠也。蜺爾雅云靜也。逴電也。債司馬云仆也。阮爾雅云虛也。

借樂以明入道之次序。而樂之妙實與道相通。蕩蕩默默。乃不自得。爲樂所移也。汝殆其然哉。言其固宜如此也。奏之以人聲。音本於人心也。徵之以天律與氣候相準也。行之以禮義。禮以節之。義以宜之也。建之以太清。取聲氣之元爲主宰也。四時迭起。五聲配四時而賡奏也。萬物循生。眾器象萬物而環作也。一盛一衰。或奮或殺也。文武倫經。細大各有倫理。經緯也。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言

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其聲流順而光瑩也此卽從之純如之意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言如物方蠢動因而震之分外醒發也其卒無尾忽然而終也其始無首忽然而起也一聲死則一聲生而繼之一音價則一音起而繼之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言以變化爲常而毫無停待故足令人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短長剛柔雖變化而齊一是以愈出愈新不主故常此卽敝如之意滿谷滿阡凡虛空之處無不充塞也塗卻杜聰明也守神一心志也以物爲量謹鐘律也其聲揮綽悠揚有餘

也其名高明豁然軒敞也鬼神守其幽安於其位也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也止之於有窮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慮不能知望不能見遂不能及聰明材力俱無所用也立於四虛倚槁梧吟氣靜神恬也目知三句徐云是倚槁梧吟之歌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惟覺樂之形著滿空虛心遂弛弱弛弱故忘矣因其意忘乃復奏以無忘之聲所謂無忘者順其自然之天命而調之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并生林然共樂而無所形象卽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瀟灑而不曳

滯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不測其方其靜則居於窈冥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非復節奏之所拘矣世疑之積於聖人言世疑此樂何不考於聖人蓋知聖人則知樂矣聖人達於人之至情而能順其自然之命天機不張元神不動也五官皆備官自効職也此之謂天樂謂聖心自然之樂也無言而心說不答言語而心自怡悅也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有存於聲與形之外者矣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蓋大樂與天地同和而聲音律呂皆其末節也欲聽之而不可接接之無可接也故惑懼則神

為之爽若被鬼祟故曰崇怠則心力疲倦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冥然罔覺故曰愚既愚則幾於道凡人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去智而愚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太清以下俗本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三十五字諸家皆謂係注疏中語誤入正文按宋本無今從之參循本宜解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

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音寐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乎

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音查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音音訕。斲音音訕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音音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史子集角名二
師金魯之太師名金芻狗結芻爲狗正祝用之衍字云芻也驚取草也昧司馬云厭也或疏作壓夢中怪也覺額日

假師金之言以明治世之道在於變通不可徒襲前人之遺迹也。儒者師法孔子動以稱先則古爲辭而不揣時度勢中庸所謂生今之世反占之道裁及其身者也。芻狗一喻妙甚凡先王之成法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皆已陳之芻狗也將復取而責其效不惟無益而且有損此不得夢而數昧之說也。伐樹削迹等事不過文波所及慎勿呆看而水陸舟車之喻尤爲醒透正意重在無方之傳應物不

窮此二句便含得有時字。傳者傳之於古傳於古而不泥於古所以無方惟其無方所以能應物而不窮喻之以桔槔是無方應物之明驗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必皆同而同歸於治在於人之善用耳。善用之則桎梏橘柚皆可於口此應時而變之所以爲要也不善用之則如猿狙服周公之服有不齧鬻挽裂而盡去者乎。西施病心而顰醜人效顰而爲人所棄仍是猿狙周公之意總言必有聖人之德而後能行聖人之法爲泥於古而不知變通者言也。漢王莽宋荆公諸人早在洞鑒之中想孔子在天之靈

亦必以莊子爲解人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

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子元云此皆借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可謂得解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豈有未聞道而知天命之理因欲明學道之功雖暮年不可自棄故托之孔子以爲後世之觀型也度數卽制度名數道之末節也而學道者必從此入後世記誦詞章之學彷彿近之然度數中原無深趣是以潛心五年而於道未有得也求之於陰陽則近道矣陰陽曆十二辰而周是以潛心十有二年而仍言未得者幾幾乎將得矣故老子直告之清靜經云雖云得道實無所得道非器物有形者之可比也所以不可獻於君不可進於

親不可告兄弟不可與子孫蓋道者人之所自具而非靜存動察之功造乎其極則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無主者謂其心中無主也心中無主則識神用事是以不止無正者謂其無所就正也無所就正則所行未必恰當是以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蓋靜存之功未熟見於外者不能合宜一若以物與人而人不愛者然聖人不出以養中爲要。不輕出而用世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蓋凡物之自外入者。恃吾胸中之主以爲斷。而動察之學未深。亦不能然。聖人不隱。不絕人以逃世。而混俗和光也。名者天

下之公器。取之太多。則招人忌妬。遽廬猶傳舍也。人居仁義之舍。則見於外者。被人指摘。以上蓋言靜存動察之功。必當深造。而不可務名。不可市德。以害道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假道猶借路也。託宿於義。託宿猶寄寓也。逍遙之墟。荀簡之田。不貸之圃。曰墟。曰田。曰圃。因土德以立名。指人身之三田也。至虛至靜。故無爲。是中田也。抱雌守一。故易養。是下田也。精神圓聚。故無出。是上田也。采眞之遊。卽所謂逍遙遊。而采眞二字尤妙。人皆可以成眞。而成眞之道。非可一蹴而就。采則緩而取之。累而積之也。世人或溺

於富。或溺於貴。或溺於權勢。譬如無鏡照面。不能自闕。是以膠膠擾擾。至死不休。盍思天之生人。何等貴重。而乃虛度一生。有負於天。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蒙。上文來。此皆富貴權勢中人之所用者。而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副墨云。大變謂死生大故。無所湮者。當機了然。一刀兩段。更無湮滯也。愚按此卽孔孟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一等人。非苟且祿位者之所及也。蓋至人之中。則有怨有恩。有取有與。有諫有教。有生有殺。此八者

皆正人之具也。而惟循死生之大變。無所湮滯。斯託孤寄命。無所不可。則所謂正者。正其所當正也。極言富貴權勢之不可苟處。而循大變無所湮者。必歸采真得道之人。則莊子之學。固非不能有用於世也。若以吾言爲不然。是不知人與天通之故。而自絕於天。所以天門弗開矣。後世如顏平原。文文山。皆可當循大變無所湮六字。而論平原者。猶謂其雜於神仙浮屠之學。夫學神仙浮屠而爲忠臣。爲仁人。安得人之盡學神仙浮屠邪。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

音目

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

音目

嚙膚則通昔

音目

不寐矣。夫仁義

音目

憊然乃憤

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動。總

音目

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

音目

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

音目

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

音目

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

音目

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音目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

音目

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喟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老聃哉。

音目

予又何規

音目

昧迷視也。瞶瞶也。放依也。喻台也。

此章意義極細。仁義尙足以亂心。而況私欲乎。播糠眯目。而視爲之不明。蚊虻嚼膚。而寢爲之不寐。仁義憤心。而心爲之不靜。卽外見者以形內之所存。可謂醒透之至。棧嚴經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可知寂然不動之心。着一毫迹象不得。天下自有無名之樸。而使之無失。何以使之。亦惟放風而動。總德而立耳。風者天地流行之氣。而本於乾元養氣之功。倣此而行。其動也。動而無動也。德則道之得於心者。總之而立。則提綱挈領。萬物不

能出其範圍矣。建鼓而求亾子。言乎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鵠白烏黑。樸之出於自然者。無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啣相濡。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樸。而救以仁義。不若相忘於道德也。神龍變化莫測。合而成體。萬殊歸於一本也。散而成章。一本散爲萬殊也。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郭註。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

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懼於虜音賴蠱音慥之尾鮮音獸名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尸居龍見雷聲淵默解見前言靜養之功也發動如天地則以其用言之此章大抵言世風之日降皆治天下者爲之治天下者必使天下無失其樸而後無愧於聖人則一

夫不獲時予之辜。不容一息自恕也。名曰治天下。實則亂天下。愷於蠆尾鮮規。而猶自以爲聖人。明明詆當時之君。而託之三皇五帝。所以爲寓言。副墨黃帝之治使民心一。純一也。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其痛在心。凡爲子者皆然也。堯使民親。卽親睦九族之親。民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者。情禮獨隆於親。而餘皆降殺。人不以爲薄也。舜使民心競。競爭競也。虞帝尙賢。故使民爭。爭則和氣決裂。機竅早開。故使孕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未孩已知別人。而人遂有天折矣。禹使民心變。變謂變於古也。人有心。各有

機心。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斯人自爲種而徧於天下耳。天下大駭。儒墨皆起。而人心益鑿。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而今則以幼穉之女爲婦。風俗之偷薄。人心之澆漓。不言可知矣。大率與禮記大道爲公章相似。

孔子謂老聃曰。卽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音知其故矣。以奸音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

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
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未
白鴟音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
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
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
不出。三月復見。曰。仰得之矣。烏鵲音鵲魚傳沫。細腰者化。有弟
而兄啼。久矣夫。仰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
曰。可。仰得之矣。

鴟取也。鴟三蒼云。鴟鵂也。風化。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也。類獸名。山海經云。竇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毛。

其名曰鵲。自爲牝牡。郭璞註。仰引莊子解之。烏鵲。鵲孺字。鵲而生也。魚傳沫。魚不交。但仰吐沫而孕也。細腰。蜂屬。視類。蛤而化也。有弟而兄啼。俗言爭懷亦氣之所感也。

六經皆道之所出。而六經非道。亦猶迹爲履之所出。而迹
非履。白鴟以神相化。蟲以聲相化。類以氣自化。化之所存。
不在乎形迹也。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
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此物情之自然也。苟得於道。無自而
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極。言人以得道爲要。而挾策干人。
其小焉者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而自言得之。則心齋坐
忘之下。必有悟乎其微者。管見云。烏鵲孺至有弟而兄啼。

四句午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物自化。觀夫鵲蟲之風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於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解得最安。從之。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音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

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怠也無不有也澹然
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天恬惔音
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
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
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惡謀非世無道惡己不遇
也赴淵沈淪也遊居遊列國居鄉里所在皆學也熊經若
熊之攀援樹枝鳥申若鳥之伸頸與翼皆
導引之術也道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

爲九爲修爲治爲無爲爲毒五樣人志趣不同皆狃於一
偏而未得聖人之道者也聖人無不怠無不有則五樣人

之中未嘗無聖人但不如五樣人之蔽於一曲而不能變
通耳澹然無極卽幽深元遠之意眾美從之則仕止久速
無可無不可惟其時而已矣天地之道無爲而無不爲聖
人體之於身則爲德恬惔寂寞虛無無爲皆聖人體道之
實功而以爲天地之平道德之質者聖人之道德準於天
地而入乎即其根本也休休則平易素位而行也平易則
恬惔不願乎外也中有主故憂患不能入正氣勝故邪氣
不能襲德全而神不虧完其性命之理而神不外散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

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生死者人之所介意。而聖人不然。其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也。其靜也地。故與陰同。

德其動也。天故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任其自然之天也。感而後應。非有心於應也。迫而後動。非有心於動也。不得已而後起。非有心於起也。去其智慮。并其陳迹。依乎天理而行。此爲大中至正之道。災生於違天。故無天災。累生於逆物。故無物累。不結怨於人。故無人非。不得罪於神。故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有存於生死之外者矣。不思慮。無計較也。不豫謀。無成見也。朗然有光。而無心於炫耀。肫然有信。而無心於期必。寢不夢。覺無憂。棲嚴經云。想陰盡者。其人平常夢想消滅。寤寐恒一是也。其神純粹。

眞金內現也。其魂不罷。無欲則剛也。以上皆虛無恬淡之實。故合天德。夫天德者。性也。而世人每役於情。情有悲樂喜怒好惡。皆非性之本然。故曰德之邪。道之過。德之失。惟憂樂不入其心者。斯爲德之至。貞夫一而不變。非至靜者。不能順事應物。無所乖忤。非至虛者。不能知物情之無味。所以淡然不與物交。中心至粹無雜。自然包含萬象。容蓄萬物。無所逆矣。參郭方二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

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并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司馬云。下篇越山出名。劍案吳有巨谿名干谿。

形勞而不休。則弊。故當無勞爾形。精用而不已。則竭。故當

無搖爾精此養生之至言凡有身命者皆宜悚惕至水性一喻直洄修真之秘水之性本清而有泥沙雜之則不清人心之有私欲亦猶是也水之性本平而有坎科乘之則不平人心之有煩惱亦猶是也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釋氏所謂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靜心體是也然有靜必有動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所以人身陰濁之氣必恃浩然之氣以盪滌之此天德之備於人者無可形狀卽水可見故曰天德之象也純粹不雜純乎天理也靜一不變得主有常也淡而無爲勘破世情也動以天行因任自

然也養神之道卽煉神還虛之道也夫人有寶劍尙珍藏而不敢用況己身之精神四達無極上際下蟠包含萬象莫可端倪其名爲同帝言與上帝同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聖人知其然常以純素守其神守之久而與神爲一是以精通合於天倫天倫猶言天命也合於天倫則人也而天矣引野語以作結見凡人皆有所尙惟聖人爲得所尙耳精神相依貴精卽所以貴神素則不雜純則不虧能體純素則其神全也所以謂之真人郭子元云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

雖龍章鳳姿備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
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羣。庸得謂之純素哉。說
聖人而結以眞人。非聖人之外。別有所謂眞人也。聖造其
極。不過完一眞字。此中庸之所以歸重至誠也。

結性

結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
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
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
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
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
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俗學上舊而俗字。今從張君
房本結緝治也。滑音骨亂也。

俗學卽記誦詞章之學。俗思卽機械變詐之思。筆乘云。性

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也。世上極聰明人。溺於俗學。俗思至死不悟。則所謂本明之德。障覆一生。故謂之蔽蒙之民。恬者。安靜之意。知卽性中之靈明。知與恬交相養。禪家所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也。常照常寂之中。而太和之理。出於其性。非自外至也。我固有之也。呂云。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體和。而其用無不答。則爲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爲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忠也。中純實而非僞。樂之所由生。有諸己之

謂信。行於容體之間。而順乎自然之節文禮也。禮樂以中和爲貴。偏行則失其中。和故天下亂。非禮樂之害。而偏行之害也。郭云。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惑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

化之流。溪音散。樸音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音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混茫之中。元氣渾淪也。人人皆養其元氣。是以舉世同歸於滄漠。陰陽和靜。以至羣生不夭。皆太和元氣之所致。而人皆不離不琢。率其自然之性。故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惟其至一。所以莫之爲而常自然。此言至德之妙。全其處混茫而得滄漠。越人義黃堯舜。皆有此至一之德。而氣運漸開。德隨時降。非聖人之過也。郭云。聖人無心。任

世之自。成之。渾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性無不善。而離道以爲善。則善皆末節。行立於德。而險德以爲行。則行多偏跛。性無思無爲。所謂混茫者是。從於心。則渙濇散樸矣。心與心識知。則非不識不知也。故不足以定天下。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由是俗學紛起。而民始惑亂。無以反性情而復其初。蓋由文博之習亂之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

化之流深音醇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
心心與心識知音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混茫之中元氣渾淪也人人皆養其元氣是以舉世同歸
於滄漠陰陽和靜以至羣生不夭皆太和元氣之所致而
人皆不雕不琢率其自然之性故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
謂至一惟其至一所以莫之爲而常自然此言至德之妙
全其處混茫而得滄漠燧人義黃堯舜皆有此至一之德
而氣運漸開德隨時降非聖人之過也郭云聖人無心任

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
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
全也性無不善而離道以爲善則善皆末節行立於德而
險德以爲行則行多偏陂性無思無爲所謂混茫者是從
於心則渾渟散樸矣心與心識知則非不識不知也故不
足以定天下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由是俗學紛
起而民始惑亂無以反性情而復其初蓋由文博之習亂
之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

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世風愈蕩。則喪大道矣。以非道爲道。則喪世風矣。世喪道。則有道之人不用。道喪世。則清古之風不復。世道交喪。則有聖人之德者。不能顯達於時。而亦不必隱於山林之中。蓋其德已隱而無人知。雖居朝市之間。猶之乎山林也。古

來隱士。非有心於隱。而時命大謬。則不得不隱。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於至一之世。而無形迹之可窺。所謂有道則見也。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養晦待時。所謂無道則隱也。存身之道。卽明哲保身之道也。參宣解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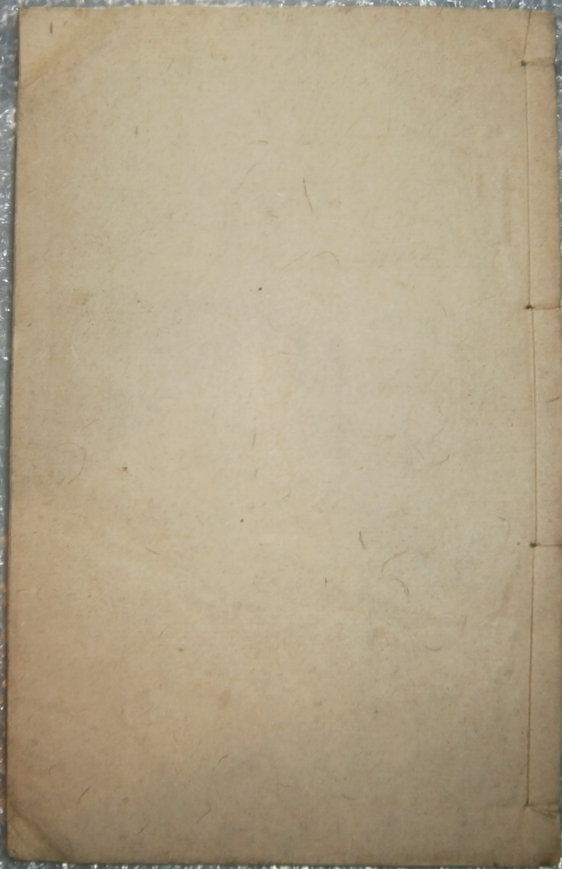
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不以辯飾知。不以口給禦人也。不矜己之知。以窮天下。不矜己之知。以窮己之德。危然獨立。處其所而反其自然之性。所以然者。道德有於其身。小行小識。徒自貶損。惟以正己爲主。則不爲外物所傷。而其樂自全。樂全之謂得志。此

性分之事。無待於勢分也。而後人猥以軒冕當之。豈知古人雖在軒冕之中。而所謂得志者。非因軒冕也。心有至樂也。今人以軒冕爲得志。而軒冕并非性命。不過儻來之物。偶寄於身耳。來不可圉。去不可止。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不爲軒冕肆志。富貴不能淫也。不爲窮約趨俗。貧賤不能移也。樂自有真。不因軒冕窮約。而有所增減。故彼與此同。彼與此同。故無憂。寄去則不樂。言乎軒冕則樂。窮約則不樂也。雖樂未嘗不荒。荒則不得謂之樂也。凡軒冕中人。徒知紛華靡麗。驕奢淫佚。而胸中實無真樂。則謂

之荒也。誠然已重而物輕。乃逐物而喪已。性重而俗輕。乃
徇俗而失性。是倒置也。因蔽蒙故倒置。不知正己故也。大
意不過發揮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之意。而詞旨
醒快。讀之可以長人志氣。

莊子約解卷之二終



莊子約解卷之三
四時之序
天賦之開
山劉鴻典寶臣輯註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

莊子集解卷三
賭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

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口義。涇濁也。非涇渭之涇。洋海中也。若海神名。拘。墟。爲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壘。空。小穴也。連。以揖讓相連續也。任士。任事之人也。
聖人之道。浩乎無涯。而淺見寡聞者流。稍有所得。便自以爲道在是矣。此河伯秋水之見也。及馳域外之觀。始知望

莊子終篇卷三
洋而歎虛心請益猶是可造之材。若夫一曲之士管見自封。并不知天壤間有所謂道。是真井蛙夏蟲之見。水莫大於海。而自天地觀之。海猶不敢自大。可見道之量無窮。而人之造道者。不容自滿。中庸謂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卽此意也。○宣云。自此以下七段。俱借北海若登壇說法。第一番問答。開拓心胸。第二番問答。探理入細。第三番問答。纖翳不留。第四番問答。胸如智珠。第五番問答。大通自在。第六番問答。隨時變化。第七番問答。復性全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曷音今故。古同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曷明也。達而不悶。不以遠不可致而悶也。撓而不跛。不以近可撓取而跛也。

上文極言道之大。而驚於大者。每失之小。小而不寡。大而不多。故放之則彌六合者。亦卷之退藏於密。此卽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而非致廣大而盡精微者。未足與議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音等}也。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

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也。意不謂大。然道不謂小。事焉不借人。不過勞人也。多食乎力。不怨口腹之欲也。管見精者細之極。埤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

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惟道乎。大人卽得道之人。率其性之自然。而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是以和光同塵。無入而不自得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

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楚平王孫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人惟貴賤大小之見。橫梗於中。然後生出許多分別。能具一切達觀。則一切平等。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

終始者爲友。此中自有真本領在。是以世俗妍媸之見。不能入而相消。諺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得此意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騅騶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卬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禮。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安惡知貴賤之門。小之家。

梁麗徐士彰云。車名。窒也。蚤說文云。跳虫。淮南子云。鴟夜撮蚤而食之。不失瞋張目也。

天下億萬眾生。各有億萬眾生情狀。長於此者。或短於彼。明於大者。或暗於小。此亦造化自然之理。而不容以常情窺測者也。明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而貴賤大小之見化矣。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騖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反衍郭云反覆相尋。楚帶也。謝施更謝而施承翼承繼輔翼。

宣茂公云。道本無方。則與之爲無方。始於無方。歸於自化。尙何辭受趣舍之足云。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躡同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同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此段申明上文無方自化之意。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化即

莊子外篇卷之三
道中之妙境而非有奇也。不過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而已。自古至德之人。水火寒暑禽獸不能害。非犯物而物不害也。恃乎己有達害之道也。察安危。甯禍福。謹去就。卽是達理明權之實際。人果達理明權。則身心性命之學。造乎精微。而日用倫常之事。無不曲當。故曰天在內。人在外。而又曰德在乎天者。言以內爲主也。能以天道立德。則與世周旋。凡事皆有至當不易之理。故曰踰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管見云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亦說得好。自古得道之人。

神明變化。卽在持身處世之間。本其在內之天。以達之於外。用不離乎體。而體自該乎用。天事之與人事。可分而不可分也。以人滅天。以故滅命。以得殉名。皆人事太勝之過。謹守三無。斯能盡入合天。而反其真矣。

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吟音零音蹕音卓音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啞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音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司馬云：夔一足，蚺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綴於此而明流於彼，心無所見而無往不至，踰行不常貌。鱗同踰，蹠也。

宣云：此段發無以入滅天意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

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

宣云：此段發無以故滅命意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

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
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注通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問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
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音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鱉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旋音旋軒音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
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
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

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
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
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跳音跳此黃泉而登大皇
無南無北音釋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杳冥反於
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闔天用
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去伽切而不台。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垣塚井幹井欄崖井隙跼足背還回顧也。蚯蚓屬亦名蟪。商蛇虫名。跼踣也。壽陵邑名。餘子未成人者。邯鄲趙國國能邯鄲所能。呿張口貌。

宣云此段一發無以得殉名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畱骨而貴乎甯其生而

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濮陳地水也。先焉謂先宜其言也。

宣云此段二發無以得殉名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同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集解卷三
副墨鵲鵲鳳雛也。練實竹實也。曠怒聲恐其奪己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子直爲千古罵鄙夫患得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
妙哉。管見搜謂搜索。

宣云。此段三發無以得殉名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梁濠水橋梁。儻音由。正字通俗呼參。
條魚長而小時浮水面性好遊故名。

此段收束全篇之意。而以樂字結穴。如僧繇畫龍點睛飛去。眞文章中之神品也。中庸言至誠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人與物本無二理。己之性盡。則中和在抱。而天地萬物與吾身息息相通。無地不可作濠上觀。無物不可作遊魚觀。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樂。卽此樂也。人之生也。與憂俱生。苟非得道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皆有許多不如意之事。卽性情曠達。能脫然於世俗之外。而未反其眞。則其樂終非從性分中流出。沂水春風之趣。與鳶飛魚躍之機。固未可等量齊觀也。王宗沐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深言之。禪

書萬卷。曾不出此。愚謂非特神書萬卷不出此。卽儒書萬卷亦不出此。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莊子可謂樂之者矣。而或第賞其天機之活潑。文筆之離奇。議論之痛快。猶未免乎相皮也。世傳鐵腳道人。愛赤足走雪中。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肝。可謂得南華之三昧矣。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夭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弗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譴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甯。故兩無爲相合。萬

物皆化苾苾音荒乎芴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苾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蹲循羅氏低蹲而順循之也。詮李云趣死貌。職職林云各有主也。李云繁殖貌。芒芴猶恍惚也。

世俗之所謂樂者非至樂也。惟得道之人而後有至樂。開端作問語。令人自擇。而人亦卒不能擇也。世所尊者富貴。善。所樂者服食聲色。所下者貧賤天惡。所苦者身體不如願。因其不得如願而憂懼。憂懼適足以損形。愚孰甚焉。不特此也。富者苦身疾作以積財。貴者思慮善否以保位。

壽者惜惜久憂而不死。皆疎外其形。而無所謂樂也。天下富貴壽考中人。自外人視之。似有樂。而當局者恒不勝其苦。人之生也。與憂俱生。真參透人情之言。烈士忘身而活人。故犯顏諫君。皆爲天下起見。然諫君而君不聽。或至捐軀以成名。是世俗之所謂善者。亦未見其有樂也。夫世俗之樂。如趨死地。而出於不得已。則彼所謂樂者。樂不樂無足深辨。而吾所謂至樂者。又世俗之所大苦也。管見云。知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真樂也。知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然後安於無爲。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

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甯。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不化哉。愚按莊子此篇。力貶世俗之樂。而曰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云者。聖人不能外世俗而居。苟得己身之至樂。則居富貴壽善之中。而樂在。卽居貧賤困苦之中。而樂亦在。苟失己身之至樂。居貧賤困苦之中。固不樂也。卽居富貴壽善之中。而所謂樂者。適以速其身命之亡。則世俗之所謂樂者。正達人之所謂苦也。孔子云。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蕩者。心有至樂也。長戚戚者。心無至樂也。人之生也。與憂俱生。無論富貴

貧賤中人皆所不免。惟得無爲之學者。與天地同其運量。無爲而無不爲。則無樂而有至樂。而世俗知之者幾人。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世俗之所大苦也。有慨乎其言之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張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慟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音時噉然

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炮莊已前莊子說善惡因果之法。以勸世俗之不善生者。此又說朝聞夕死之道。以勸世俗之不善死者。其爲亡妻超薦乎。實已超薦千古之無主孤魂矣。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淵。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者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宣云支離形滑介惡心循本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明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

曾休息處。或以為疽毒。或以為楊柳木。義柳生之說如夢如幻。止是怪徵。不必真事。亦當如爾。我今爾與我觀。冥伯遂化。冥伯此輪轉事。又何惡焉。

支離滑介。皆假借之名。觀死墓而得死徵。似不能不惡。然知生爲假借。生爲塵垢。則死生亦晝夜耳。有存於死生之外者而觀化。冥伯化爲我。我化爲冥伯。皆尋常事也。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音驚。然有形。擻音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亾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

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知之乎。髑髏深瞋。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髑髏音髑髏。也。髑音空。枯貌。擻音擻。也。從然。縱逸也。

死生猶晝夜也。晝之所爲不善。夜夢爲之不甯。生之所爲

不善死後焉能無累故凡人之忍心害理而造罪於生前者可以卜其死之飄泊沈淪而受罪於地下也。莊子屢言之。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則南面王不易之樂。惟有道德者爲然。非謂人人死後皆有此樂也。假芻蕘以說法爲世之以生死爲泛泛者警也。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莊子殆其人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何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卽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

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同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鰒。同條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謔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

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綿衣也。綆索也。壇司馬本作澶音。但水沙壇也。

宣茂公云。命與形不可損益。則天下事孰可容吾損益者。九韶太牢之養鳥。豈獨強聒時主者似之。今世之以養形爲樂者。何嘗知性分之恬愉哉。是皆養鳥之類也。名止於實。不尚浮名也。義設於適。恰當其可也。條達而福持。無不通而愛福堅固也。前三段看破生死。又着此段。乃知不是。

故作達觀。實理之不得不然耳。取意全不在遊說人主上。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爾未嘗死。未嘗生也。汝果養乎。子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鬻。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蟪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蛸。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鵽撥。鵽撥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音況生乎九猷。瞽芮生乎腐蠶。音歡羊奚比乎不筇。夬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

道從猶道旁也。擡機也。觸機在蓬藿之下。故擡蓬而與語。通解養憂不足貌。詩曰。中心養養是也。言汝豈果以死爲憂。而我豈果以生爲樂乎。種有幾言變化之種。不可勝數也。龜音繼。塵浮水而未成者。爲龜近水岸者。土則成。苔爲龜蟻之衣。蟻蚌也。陵舄車前草也。鬱桐糞壤也。烏足草名。俗呼壘草。胥蝶名。蝶化蟲。就然化爲鴿。撥初出形。潔若脫。干日能飛。名乾餘骨。其沫化爲斯爾之蟲。食醃壞蠟食醃生。願輒願輒生。九猷尤猷生。黃祝黃祝生。腐蠟生。稽苒羊奚羊蹄草也。合久不生。箭之竹。則生青窠之蟲。青窠生程山海經南山多獬狴。郭璞注。豹之白者爲窠。獬乃豹之別名。程又獬之別名。程生馬馬生人。秦孝公時馬生人。晉建興二年。蒲子馬生人。

宣茂公云。人以爲生死者在造化。只是一氣之轉換耳。畧舉數端。其遞相變化如此。則死生一化機之出入。凡人貪

生。乃至生種種愛惡。種種營求者。不懼造化笑人乎。故知無爲。則順乎生死。體乎造化。其樂優矣。愚按人之順乎生死。非徒順之而已。必有存乎生死之外者。而後生不徒生。死不徒死。無爲而無不爲。此至樂之所從出。亦卽生死之所不能圍。惟得心齋坐忘之學者。庶足以語此。否則輾轉於生死之途。一如昆蟲草木之隨機而化。夫天地之間。人爲貴。乃至雜於昆蟲草木之中。而無別也。哀哉。此莊子苦心度人之處。禪家所謂地獄輪回。俱不出此。若徒賞其博物。未免買櫝還珠矣。

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情實理也。生之所無。以爲無益於生之事也。知之所無。奈何數之所不可強也。世之養形者。必以物。乃物雖備。而形不能保。則堆金積玉。全歸無用也。世之有生者。皆恃形。乃形雖存。而生理已亡。則行屍走肉。濫廁人羣也。生之來不能卻。去不能止。大都聽造物者之鑄弄而已。世人徒欲養形以存生。而養形究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言其無益於生也。然人既在世中。則不能不爲養形之計。欲免爲

形。則莫如棄世。棄世猶言出世也。正則不邪。平則不陂。與彼更生。順造化而日新也。更生則幾於道矣。夫棄世則是棄事遺生也。何故必欲棄之遺之。蓋累於事則形勞。役於生則精虧。棄之遺之。則不勞不虧也。不勞不虧。則形由此而全。精由此而復。合乎造化之自然。而與天爲一矣。惟天地萬物父母。合則物之所以成體。散則物之所以成始。人稟天地之理。而生而能形。精不虧。與天地同其合散。則天地之理。悉刻刻推遷者。而吾身之理。悉亦刻刻推遷。是謂能移。即此能移之道。而精之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反

以相天。則所謂與天爲一者。豈虛語哉。○佛書云。從外入者。不是家珍。從中湧出。方能蓋天蓋地。此卽反以相天之說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

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遯^{同忤}而不懼^{音折}。道也。物而不懼^{音折}。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鎖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關尹。關門之尹名喜。
室。室也。懷戚也。

至人。卽神人也。脫乎形骸之累。而全以神行。是以蹈實履空。無不如意。純氣。卽浩然之氣也。本先天乾元之眞然。而非口鼻呼吸之氣可比。故曰純守者。息息不離之意。老子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卽守此先天之純氣也。知巧果敢。皆客氣之所爲。而純氣不與焉。貌象聲色。皆有迹相之物。而不能至乎未始有物之先。故均謂之色。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所謂先也。其造不可見。其止不可名。是泰初無無之境。實爲純氣所由胎。老子所謂有物渾成者是也。得是物而窮其量。非凡物所能制也。不淫之度。不過平。

中之度也。無端之紀。莫測端倪之紀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易所謂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此皆言守氣之功。一其性者。清其心之源也。養其氣。卽養其浩然之氣。合其德者。凡人無盡性養氣之功。則離火上炎。坎水下降。而所得於天者分矣。清其心以養其浩然之氣。則離之德下合於坎。坎之德上合於離。而渾成之物。卽生於其中。故通乎物之所造。其天守全。其神無卻。蓋守純氣之功。與天相通。所謂坎離合德。特其初基。而非其究竟也。誠能全其所守之天。於先天元氣。

之中化出先天元神。元神乃純陽之性。如渾金然。不畱些子罅隙。外物何從而入焉。何以見全天之妙。卽如醉者之墜車不死。由其神全。而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也。至於酒者猶若是。而況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天卽道也。故莫之能傷。又如復讐者不折鎖干。有忤心者不怨飄瓦。良以鎖干飄瓦之無知也。誠使人人皆無知。天下有不平均者乎。充其量。以至於無攻戰殺戮之害。則無知之爲道大矣。開人之天。有思有爲也。開天之天。無思無爲也。無思無爲。德由是而生。有思有爲。賊由是而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蓋

以無思無爲。全其自然之德。而於有思有爲。防其害德之賊也。民幾乎其真。言民之所以作僞者。皆由知有人而不知有天。誠知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庶幾可以反其真矣。宣茂公云。從來無不朽之官骸。而有不朽之神理。官骸之必朽者。既有形矣。則必有毀。此數之所制者然也。神理之不朽者。本無質焉。斯無得而毀。此數之所不得而制者也。自有人以至於今。從未有不朽之人。仙家亦言尸解。則形之不足存明矣。若神明之昭垂。則聖哲雖往。其靈鑒猶如一日焉。所謂薪盡火傳是也。蓋神者人人具足。不知養之。

則生而昏死而散知養之則生而湛然自得死而與化為體此莊子倦倦欲養生者之必養神也解得醒透但養神必先養氣莊子此篇直與孟子不動心章同義可以見其淵源之合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音樓者承蜩音條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

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

痾僕曲脊也承蜩持竿而黏小蟬也掇之手拾物也詩薄言掇之厥株拘李云豎也株拘枯樹也崔謨云厥株拘斷樹也乃疑於神俗本作疑東坡辨作疑宋本最古從之

郭云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累三則所失愈少累五則停審之至無所復失矣江云處身若厥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也
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則外忘物也物我兩忘奚止可以承蜩故孔子嘆其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分則

神耗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愚按孟子言
志氣之帥也養氣之功全以專志爲主承蜩其小焉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
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
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音卻卻音萬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殢音同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之淵同淵也水旋如觴其處深險也萬方萬端也舍心也注賭射之物也

水負舟者也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爲津人不能盡
其巧也有習於水者則可學而能爲其忘水也若夫善泅
之人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侔矣彼視淵若陵不見
其爲水也視舟之覆猶車之卻不見其爲舟也覆卻萬方
陳乎前而不得入乎舍蓋其胸中全無畏水之見是覆卻
雖多毫不經意以其性便故也惡往而不暇神定則隨在
暇豫也瓦注則巧其注輕而心不動也鉤注則憚注稍重
而心爲之卻也黃金注則殢注太重而心爲之失也巧同

而心有矜持則異重外之故也。喻意最爲痛快。而總之曰凡外重者內拙。以醒出正旨。則養生者可以知所重矣。參江通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讀音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

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祝腎。人姓名。學生。學養生也。拔。讀作拂。雪。掃帚也。役者。所執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薄於門首。閭。閭小戶也。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真是養生之妙術。凡人心有所溺。情有所偏。皆有生之累。知其爲累而力除之。即鞭後

之說也。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皆不知鞭後之道者也。入而藏。偏於養內。如單豹之流是也。出而陽。偏於養外。如張毅之流是也。柴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道是立也。三者得。則名極而實當。然養生者必嚴戕生之戒。世人知戒於畏塗。可謂智矣。而於衽席之上。縱其情慾而無節。飲食之間。恣其醉飽而無度。豈知其害有百倍於畏塗者乎。而世人偏沈溺於其中而不悟也。則不知養生之過也。徐笠山云。利害伏於隱微。使人不覺。飲食男女。其特甚者也。郭子元云。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

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藥石之言。凡有生者。皆當奉爲圭臬。

祝宗人。各端以臨牢筴。說去聲。疏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犂汝。

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疏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疏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疏者何也。

祝宗人。祭祝之官。各端。冠也。牢。筴。豕牢。柵也。犂。剝養之也。彫。鑠也。鐫刻之俎也。彫。同瑤。音篆。羅云。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雉羽之文於盾也。畫。畫也。曲。薄也。言被髮而尸。諸畫楯之上。捲諸曲薄之中。

莊子集解卷三
疑獨云爲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貴。爲龜謀則願食糠糟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人以鮑。其意可知。愚按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千古熱中人在所不免。豈愛身不疏若哉。亦以其徒知養形而不知養神耳。李斯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而不得。陸機欲聞華亭鶴唳而不能應悔不熟讀此篇矣。平德主泉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

曰。臣無所見。公反諛。

音詒

臺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濇之氣散而不反。則爲

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

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

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

音裴。阿鮭音蟹。龍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珣有莘。

音華。山有

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

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振。

音慘

然而笑曰。此寡

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談說失魂魄也。念瀄鬱結也。沈有履音漏。神名頽。師古曰。沈謂所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齊人謂湖曰沈。北之言沈南之言潭也。故沈亦音潭。髻竈神名頽。壞掃除所積之糞倍阿。鮭蟹皆鬼名。洪陽亦鬼名。阿象水神。掌師神。夔山神。彷彿野神。驟然大笑貌。

宣茂公云：神搖則病生，神釋則病去。神之係於人也如是。使桓公知養神，鬼惡能侵之。其說甚當。愚按：人心一念之起，而善惡攸分。善念則通神，惡念則通鬼。常人無省察之功，滿腔私欲，與鬼爲鄰，所以鬼得而侮之。桓公雖有爲之

主，而無聖賢正心之功，安得而不遇鬼？但其年壽未盡，福澤方長，所以病不爲害。皇子能知公之病源，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物必先腐也，而後蛀生之。人必先邪也，而後鬼乘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而不敢妄爲喜怒者，誠恐惡念之發，或爲邪鬼所憑也。篇中所載鬼名，鑿鑿可據，而俗儒猶以鬼神爲荒渺，豈其識反過於莊子乎？至皇子言委蛇之狀，而桓公之病遂釋，其得力全在見之者殆乎霸一句。蓋圖霸者桓公之心病，而皇子卽以見鬼爲霸徵，啟其喜機，以助其陽氣，是以不藥而愈。莊子引此，全欲人之

養其氣以全乎天。斯外物不得而傷。不然。雖功業赫赫如齊桓公。猶不免爲鬼所戲弄也。

紀消音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己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管見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圖已乎此脫文耳虛憊粗悍貌景同影聞聲觀影猶動心也疾視盛氣條悍未消矣
張湛云。此以養雞喻養生。虛憊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響景。接悟之速也。疾視盛氣求敵而必己之勝也。雞雖鳴而

己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莊子集解卷三
三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喪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并流沿流行也齊與膽同水旋入處也汨水湧出處也陵卽呂梁

借蹈水之道以喻養生之道。鼃鼃魚鼃之生於水而不能游乎呂梁。猶人之生於道而不能全乎性命也。偕出偕入。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直是醇乎其醇之境。養浩然之氣者。能順其氣之自然。而不以私意與乎其間。則其功醇矣。始乎故。張乎性。成乎命。括盡始終養氣之功。故猶溫故之故。人之所從生也。順其自然之生機。則爲張乎性。至於不知。

所以然而然。則熟極生巧。與化爲一。是以謂之命也。

梓慶刻木爲鐻。

音據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

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

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

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溲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梓人名慶。鐻與簋同。樂器也。徐云。鐘鼓之懸兩端皆有刻。錢驚猶鬼神。言似鬼斧神工也。無公朝。忘乎其爲公家削。

也

疑獨云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爲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見木形與鑠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愚按此借削鑠之神以喻養氣之功不敢耗氣而必齊以靜心齊者精明之至也忘利忘名而至於忘我則內志專而外擾絕也故能以天合天夫養氣而至於合天則養氣之能事畢矣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中繩直也中規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弗過也鉤百而反圓而驅之以百爲度也

此卽宋人握苗助長之意也養氣之功雖不可懈怠亦不可過勞因上文言專志凝神而恐人之求效太急故以馬力之竭傲之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驟敗由策御之過

勞民之力竭。由政教之過苛。觀此則顏闔論馬。非養生者之金鏡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桯。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工人名倕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精之至也。

此喻熟極生巧之意。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則不沾沾於規矩之中。而自然與規矩合。所謂神而明之也。靈臺者神之舍。一而不桯。則神凝而無拘束之苦也。養氣之功至此。

方可當一適字。履之適忘足。帶之適忘要。心之適忘是非。惟其能忘。所以能適。不內變得主而有常也。不外從。內重者外輕也。隨遇而安。內外俱忘。斯事會之適也。適而自知其適。其適猶淺。適而不自知其適。則無在非。忘無在非。適也。化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同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蹉蹉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

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淨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歟。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鸞以車馬。樂鵠

音

曼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說怪問也。扁姓。慶子名。甚然。無知貌。歟。小竅也。啟。開也。歟。啟言小見也。鸞。小鳥也。

宣茂公云。通篇以微言至論提醒世人。至此恐鑿枘未必得入。特借子扁慶子之言。爲之加一警策。是也。天下之不得於天而怨天者。皆不達生之情。不達生之命也。孫休自言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是亦有志自立之

士。而以至人之行衡之。則判若天淵矣。忘肝膽。則平其氣。血遺耳目。則黜其聰明。彷徨乎塵垢之外。則凡世俗之所謂經營者。皆不足以累其心。逍遙乎無事之業。則其存神養氣之功。有非人之所能測者。爲而不恃。盡己之性而不恃其能也。養而不宰。任物之長而不爲之宰也。若飾智以驚人之愚。修身以明人之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則過於暴露。而犯人之忌。故得全形軀而不夭。斯爲大幸。又何暇乎怨天哉。退而自嘆。引魯君之養鳥。不得其宜。以喻己之與言不得其人。知孫休之不喻其言也。至斥之爲歎。啟寡

聞之民。而比之於鷦鷯。古今之爲鷽鷽。而驚於車馬鐘鼓者。正不少也。獨孫休也乎哉。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

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習也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遂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廌。其失均乎。故將擇夫材與不材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道之爲體。不

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眾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有爲惡得不虧。有賢惡得不謀。有不肖惡得不欺。然則材不材之間。不能必其免於累。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宣茂公曰。此篇教人以處世免患之道。其意在任道德。

而說道德處純是一片清虛。椰子厚曰與內篇人間世參看。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

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倂。無畱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

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無須臾離絕旬，形倨顛。疑之，謂甯居，甯守之，謂大莫莫，無也。偏爾雅云：急也。

呂註：以魯國爲皮者，患之所生。出乎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刳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爲之染。麗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爲遊於無人之野。建德之

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樸寡欲，不以文滅質也。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爲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無所可否。不知禮之所將，則不尙往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率性而行，不失其自然之矩度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始終處之也。建德之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縻之，而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而至矣。夫道至邇至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倨而不遜，甯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倨，無甯居爲車，以少費寡欲爲糧，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

之遊送君者自崖而返則拘於墟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倘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爲堯如是而已矣。蓋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卽無何有之鄉也。去累除憂則胸中豁然洒然故能與道同遊。虛船觸舟而不怒。有人在上則怒。虛實之相殊也。人能虛己以遊世自不犯人之怒孰能害之哉。參郭註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聞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僂乎其怠疑。萃乎芑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北宮奢衛大夫也。成上下之縣。稽云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疆梁多力也。曲傳司馬云謂曲附己者隨之也。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雕琢復樸。去華務實也。

侗乎無識不知誰何也。儻乎怠疑不敢欲速也。萃乎苴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挫。以其無所設於一之間而已。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分音。𪔐𪔐音。𪔐𪔐音。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追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玃
分音

玃狖

秩音。狹。

而似經

無能。

引援而

飛。

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褻。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糒粟。人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道流而不明居爲句從呂氏

意怠燕也。鵲鵲狹狹而似無能。非真無能也。引援而飛。不獨飛也。迫脇而棲。不獨棲也。進不敢前。退不敢後。無自恃之見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以不露其能。免患也。直木先伐。可用故也。甘井先竭。可飲故也。飾智修身。昭昭外著。故不免於患。大成之人。知功名之不可久據。去之還與眾人。與道爲流。而不顯然以居。得遂所行。而不以名自處。純而又純。則其心不雜。常之又常。則其行不變。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斂迹韜光。而與人無爭也。無責於人。人亦無責。

人已相忘也。至人不尚聲聞。子何喜而招禍哉。衣裘褐。不文飾也。食枲栗。不珍味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侵害之地也。參郭宣二解

孔子問子桑。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李云桑姓，虛其名，隱人也。假國名，逃也。林回，卽假人。亡者之姓名，布貨財也。真，冷楊升菴曰：真，冷卽丁甯。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爲務，則所以

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矣。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音累帶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棗音梓，得棗，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張其間，雖翬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

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勞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

亂相之間，而欲無僇，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口義大布粗布也。徐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僇，病也。攬把也。蔓纏繞也。至長言其志盛意得也。

疑獨云：莊子以騰猿自喻，得柝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處
柝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不僇，不可得也。如欲
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微驗昭然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歎音

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
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
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
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
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天與人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槁木。凡也。槁枝。策也。爰氏之風。猶爰氏之頌也。有其具有枝。擊木也。無其數。無節奏也。聲。歌聲。無宮角。不合音律也。犁然。猶釋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廣己而至於過大。愛己而至於過哀。皆不能處窮之弊。無受天損四句。括盡樂天知命之學。歌者。其誰。吾喪我矣。寒暑饑渴。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但與

之偕往可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四達。謂初見用於時。遂無窒礙矣。爵祿并至。不過物利。於性分無與。是氣數之命。偶通於外者也。若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若盜竊然。吾若取之何哉。言聽其命之自然。而必不取非義之富貴也。鵲。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如易自求口實之實。社稷存焉爾。言不過託居在此。非有所求於人也。而人或貪非分之爵祿。曾鵲鵲之不如。此無受人益難也。一氣運轉而不知誰爲繼禪之端。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則境會之方來者。轉盼又去。所以無始而

非卒也。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人或不能全其天。皆由氣質之性爲累。聖人知逝者之不停。安然體之而終其身。所以人與天一也。宣茂公云。四句之義。一句妙一句。說到無始而非卒。目前所值。不過電光一閃耳。說到人與天一。身同造化。轉如逝水。更有何點塵爲累邪。愚按人生斯世。得意之境恒少。不得意之境恒多。所貴乎聖學者。謂能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得也。天之厄孔子於陳蔡。所以立萬世處窮之準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袞裳蹢躅。執彈而畱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東子刺角七三
雕陵陵名虞人之園。鍾頤也。栗林樊內栗木之林也。
陂大也不逝不觀。意有所戀。還也。雷伺便也。詳嘗也。

本義云。此見人間世動足皆危機也。徐笠山云。唐之安慶
緒。史朝義。宛是一重螳螂。蟬鵲公案。二類相召。從一忌字
釀成。司馬氏忘其有劉裕。劉裕忘其有蕭道成。此類不可
枚舉。所謂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亦卽造化者報其人
之天。彼故使彼。愚按因果報應之說。後世儒者不言。而不
知莊子已言之。蟬得美蔭。而不知有螳螂。螳螂搏蟬。而不
知有異鵲。異鵲利螳螂。而不知有執彈伺之者。自古及今。
果報昭然。物固相累。二類相召。括盡後世陰騭家言。蓋有

所累卽有所召。所謂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也。捐彈反走。螳
出悟道之情。形虞人逐而諱之。爲騫其樊也。亦卽相累相
召之一證。三月不庭。極言其久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
迷於清淵。言往日但知保守形軀。而不知身有眞宰。但知
外觀濁世。而不知內有清淵。蓋從三月不庭中悟出之理
趣也。入其俗從其俗。言不當違俗以犯人之禁也。今忘身
忘眞。而幾受虞人之戮。可見物之相累者。皆由自累。類之
相召者。皆由自召也。宣茂公云。方見利於前。不知已召害
於後。輾轉相生。各不自悟。可見人在世間。方寸中偶爾一

動便是無數倚伏之機。尙可以妄萌一念。稍生一事。要學者熟讀此篇。庶知果報之非虛。而舉足之不可苟矣。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陽子。列子作楊朱。自賢之行。行去聲。

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故凡人之有美者。切不可以外炫。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無外炫之心矣。安往

而不得人之愛哉。

而不待人之贊也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勦。口鉗而而不欲言。吾

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銘工堅人無擇于方之名譽然失志貌上梗言其至相也

學道而至於聖人無非完一眞字。人貌而天卽是眞字。確解聖人之五官百骸與人無異而心中淵淵浩浩自成一天非涵養到極純粹處未足與於斯也。呂吉甫云凡人之心未始不緣物眞人則虛緣而葆眞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眞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致者不在事爲之際望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

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郭子元云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宣茂公云眞字便是儒門誠字誠者一也如神也物之終始也無息也無倚也無聲無臭也。了此數句便盡此篇之義學者先不識誠字無怪其以南華爲彼家言矣。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今

也。又斷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小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呂吉甫云。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周折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閒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

得我於睂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俗學之弊如是。而仲尼不然。目擊道存。無可容聲。則以真遇真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瞠

音

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

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

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陷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而存。是入而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动。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則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怠者存。

瞻林云直視狼無器而民蹈乎前謂無名器而民舞蹈其前也宜云心死則滯於迹不能與造化同體其可哀甚於

人死也。比方同向也。

人莫不有心。日逐逐於聲色貨利之場。并其平旦清明之氣而牿亡之。則形雖存而心已死矣。可哀孰甚。日出則羣動皆出。日入則羣動皆息。凡事皆以晝作。故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萬物皆待造化之往來爲生死。如人依日之出入爲作息也。聖人受形於造化。而心中有不化者存。感物而动。非有心於動也。日夜無隙。不知所終。是日新不已之功。薰然其成形。此形字乃不形之形。上文所謂真也。其間神化之境。雖知命者不能預規之於前。蓋心之妙運。與

化爲體者如此。吾亦與俱逝而已。終身與女。卽無行不與之與。交臂失之。猶言稍縱卽逝也。所以可哀。以步趨求是。但見吾所以外著。而外著者忽焉已盡。女猶執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者不壁之屋。肆者馬市。日中則馬聚。少頃則虛矣。求馬於唐肆。見肆不見馬。求道於外著。見著不見道也。服言素所佩服。人俱在日徂之中。吾與女本無可執。過去都卽成忘。女奚必以不及吾爲患哉。故吾去而新吾又生。無頃刻留。亦無頃刻熄。則時時有不怠者存也。夫有不怠者存。則身雖死而心可不死。此學道者之所以

貴成眞也。參宣徐二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干。熱聃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叩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

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一作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

於沟壑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邈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慈然不動貌。口辟卷不開也。將欲發未發之頃。內水激行也。醯雞。蠅也。物之初本無物也。遊心於物之初。乃養靜之實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此明陰陽互爲其根之妙。蓋混沌之初。本無所謂陰陽。渾然一太極也。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由是輕清者浮而爲天。重濁者凝而

爲地。然天包乎地。地孕乎天。所以肅肅出乎天。而下藏於地。赫赫發乎地。而上升於天。太極判爲兩儀。兩儀仍一太極。能知天地之蘊者。必不敢析而二之也。夫天地之陰陽。卽人身之陰陽。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物也。未有天地以前。在天地之始。既有天地以後。在天地之中。天地之陰陽。無一日不交。人身之陰陽。則不能然。此人之所以與天地隔也。聖人效天法地。以兩者交通成和。而物卽生於其身。丹經謂三家相見結嬰兒。卽此意也。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言用功之始有法則。若網紀然。而物之形非人所

能見也。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月之在天如是。而道之在人。身者似之。昔人所以謂月爲丹體也。日改月化。德與時進也。日有所爲。自強不息也。而莫見其功。功非人所能見也。生有所乎萌。萌於陰陽交通之際也。死有所乎歸。歸於無聲無臭之天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郭子元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極言無始無終之妙也。非是孰爲之宗。宗卽前篇未始出吾宗之宗。所謂物之初也。非是得是。兩是字。皆指交通所生之物言。老子謂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卽是物也。故言至美至樂。而得之者卽爲

至人獸虫變易其處而不失其水草之常。喻人不以變故喪其常也。所以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恐其擾是物也。一者真宰也。萬物皆不離乎真。宰人能與真宰合德。則能外形骸以自勝。故視支體如塵垢。死生如晝夜。而區區得喪禍福。又不足言矣。身貴於隸。故能棄隸。人人有貴於己者。卽此至美至樂之物也。貴在我而不失於變。則能與真一相符。萬化而未始有極。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承上言功至於此。至貴在心。其他孰能爲患。然非淺學所能窺也。惟實踐乎道者方能知。

之。慨解人之難得也。孔子言老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至言卽上文所言。蓋皆修心之實功也。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言老子爲開天闢地之聖人。尙且以道修心如是古之君子孰能外此以自立乎。老子言水之激行也。本無所爲。順其才之自然而已。至人之於德也。本無所修。而物自不能離焉。蓋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人卽造乎道之精微。無非全乎我之本量。若天之不得不高地之不得不厚。日月之不得不明。夫何修焉。雖覆於覆中而無所見。喻識見之隘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不知天地之大全。言不聞。

老子之言。不知道之若是其大也。此篇言道最爲親切。學者其細玩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

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此也。句一作方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玉也號號令也

通天地人爲儒。儒之名豈易副。莊子往往詆毀儒者。詆天下之僞儒。非詆天下之眞儒也。戰國之時。儒術雖未大行。而圍冠句履緩步佩玦。以欺世盜名者。皆自命爲儒也。然儒其名不儒其實。其得志而遭時遇主。則天下蒼生蒙其害。而禍及於國家。不得志而居鄉授徒。則後生小子受其愚。而害及於風俗。秦坑之禍。皆此曹作孽召之。莊子之言。其所見者遠矣。魯國儒者一人。蓋指孔子而言。儒者皆以

孔子爲宗乃不求其本原而徒竊其緒餘遂欲附於洙泗杏壇之列律以無此道而爲此服之罪誅之不可勝誅矣大抵聖人立教原以正天下後世之人心而不能必其流傳之無弊僧羽爲佛老之罪人而詆僧羽者或誤及於佛老俗儒爲孔子之罪人而尊孔子者或并恕夫俗儒莊子身列儒門而自排自擊黜其僞以存其真洵不愧孔子之功臣也孔子爲哀公時人莊子故寓言特尊孔子一人爲眞儒不然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何由得與魯哀公相見耶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此卽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之意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皆不以外物入其心而後能成其事則學道而成眞者可想矣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同。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眾史畫工也。受命也。僮僮舒閑貌。槃礴箕踞之狀。

郭子元云丙足者神閒而意定。宣茂公云眞畫師不在筆墨之間。學道人奈何不求爲眞儒。而徒斤斤於詞章之末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同。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

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胥官者不成德。音。缺音。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尙同也。胥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臧地名。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也。典法無更。六典入法不轉改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不公之令也。植行列也。散羣。

言不復有黨也不成德不自居功也。魏量名六斛四斗也。斛十斗也。循斯須謂循百姓一時之情以取信也。

道有經有權。經有不可徑行者。則以權濟之。權而不失其正。斯善於守經者矣。上文言畫者之率真。似學道者無一毫假也。而文王卻假夢以用臧丈人。用之而有益於政。則假者亦真矣。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非聖人孰能與於斯。明明影說太公。而加以朝令夜遁。終身無間。便覺分外別致。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省。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逶迤。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恇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盈貫滿鉤也。射措杯水。平直之至也。復省。前矢去而復省也。矢也。方矢。復寓。次矢。方發而三矢復寓於弦上也。象人木偶也。背逶迤。足二分垂在外。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遠巡後退。足以三分計之。二分垂在空際也。恇。懼也。恇目。猶眩目也。

宣茂公云。太公有莫釣之釣。無人不射之射。射以神定。

爲主。妙如禦寇。猶技也。必如無人。則進於道矣。愚按莊子之意。祇是借無人履險之妙。以引出至人全眞之貴。惟其全眞。所以上下縱橫。無不如意。而其要在於神氣不變。夫神氣不變。卽孟子所謂不動心之境也。非涵養深純之候。詎足以言此乎。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微通貌。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

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者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倦。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己愈有。

不動心者。道之妙境。而其功則始於忘得失之見。忘得失。則忘彼我。忘彼我。則忘貴賤。孫叔敖之無喜無愠。庶幾近之。此示學者以從入之門也。馴而至於眞人。知者不得說。

非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也。義黃不得友。以天下爲輕也。雖死生之大。且不爲之變。況爵祿乎。神者心之妙。養氣而至於不動心。則先天元神用事。眞人所以爲眞者此也。經泰山而無介。石不得礙也。入淵泉而不濡。水不得溺也。處卑細而不憊。貧賤不得而病也。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己愈有。則舉其立人濟人之事言之。蓋眞人之所以貴者。隨在皆有濟人利物之功。而至理之在心者。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故愈與人而己愈有也。佛家言善能饒益一切眾生。道家言德行修逾八百。

陰功積滿三千。皆此意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凡國名。按左傳。凡周公之後。

宣茂公云。眞存者。無一亡也。眞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解得最好。夫以一國之存亡。尙不足動其心。則眞之存乎人者貴矣。而人或喪其所存。而殉於所亡也。豈不思哉。

謂真是也。狂屈仰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

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知識也。託爲人名。隱含隱然。弁起也。狐闕。寓言。狐疑。歎問也。

假設人名問答。以明修道之實功。知者。心之真知也。卒者。北方之正色。故北方之天。稱爲卒天。其言水者。先天之陽陷於坎中有水之象。應身之卯。卽至善之地。無爲謂則道。

之妙趣也。不料其遭而遭之。故曰適遭。蓋人心浮動。則知非真知。學道者收視返聽。而以真知遊於今水之上。登隱斧之邛。此即大學所言知止之功也。虛極靜篤。元氣渾然。所以適與無爲謂相遭。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皆未遭無爲。謂以前之境。既遭無爲。謂則無所用其問答矣。白水之南。乃知之故居。所以言反。即後天八卦之離位也。離雜後天之陰私。多疑多歉。故言狐闕。心本狂也。而有以收之。則屈。故言狂屈。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則靈臺已有空明之境。非復前日之浮動也。此

時真知畢露。所以反乎帝宮。而見黃帝。黃者中央之正色。帝宮即中宮也。道家謂爲黃庭。亦號帝爲中黃丈人。老子言守中。佛言以心中。書言允執厥中。皆指此帝宮而言也。黃帝握道之樞。而以一無字了之。道生於無也。有我與若之見存。則非無。有知與不知之見存。亦非無。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非由於外鑠。故不可致。德爲己所固有。故不可至。仁猶近乎道。義禮皆由於後起。所以老子之言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夫至無爲而無不爲。則由體達用。徹內徹外。莫非道也。道不明

則人亦物。爲其囿於形器也。已囿於形器。而欲反其性命之初。不亦難乎。歸根云者。人之性命。根於天地。以道修身。無非復其性命之根而已。古之大人。知生死之循環無端。而庸庸碌碌之流。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渺不知其所之。惟得道者。外生死而獨存。其視生死。猶晝夜也。故無患。蓋萬物皆天地所生。以生爲神奇而美之。以死爲臭腐而惡之。人情類然。然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無非一氣之循環。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此即佛家所言輪回。由生而之死。復由死而之生。輾轉不休。如車輪之迭運。萬物皆

未能逃。惟得道之聖人。可免聖人故貴一。一卽道也。以不知爲眞。是道以寂滅爲盡境也。以忘之爲似之。未至於寂滅。而已至虛無之境也。知之終不近。蓋陰識猶存。并虛無之境亦未到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者。道雖貴乎虛無寂滅。而不從中土用功。則妙境無從而生也。嗟乎。人人身中皆有帝宮。而帝宮之中。皆有黃帝。有志於道者。曷不向黃帝而問津耶。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

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不言而成化者。有大美也。四時不議而成序者。有明法也。萬物不說而咸宜者。有成理也。聖人原天地之美。而天地位。達萬物之理。而萬物育。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爲者。觀於天地而已矣。天地神明至精。化生百物。物之死者自

死。生者自生。方者自方。圓者自圓。莫知之所以然之故。第見扁然者。自古如是而已。故莫大於六合。而不離乎內。語大天下莫能載也。莫小於秋毫。而必待以成體。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天下一沉一浮。變化日新。陰陽四時各得其序。是蓋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畜萬物而萬物不知者。此之謂根本。人能知根本之所在。而守之不離。无之無歎。則天之妙盡在於人。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蓋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暉音創無知貌

焉如新生之續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同晦臨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正襟危坐也一汝視凝神內照也人身一小天地終日膠膠擾擾則太和之氣不知何往誠得存養之功而端坐內視則息息歸根太和之氣自生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收攝妄想也一汝度和平氣度也神者心之妙平日不知存養逐物而遷亦逐物而喪一旦屏聰黜慮虛極靜篤則元氣自生元神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

汝居皆存養中自然之驗瞳焉若新生之續而無求其故則夙累消除純是自然之天性所謂革故鼎新也言未卒齧缺睡寐蓋被衣方言之而齧缺身試之心領神會入於寂滅之勝境也被衣大說行歌而去喜其與言之得人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繪睡寐之狀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謂如此之人乃眞知吾言不以故迹自持也媒媒晦晦猶混混沌沌也人惟心不能無所以不能凝道無心而不可與謀則道在是矣彼何人哉幾於莫名其妙矣宣茂公云前所言者學道之功後所言者有道之象未當一字言道

然滿眼都是道機矣。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丞官名也。碧虛音義云。古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疆陽號氣之役。動處言之也。

此篇語似奇幻。而理實平常。人爲天地所生。則天地與人相去不遠。知吾身爲天地之委形。則褻吾形者。卽褻天地。

知吾生爲天地之委和。則輕吾生者。卽輕天地。知性命爲天地之委順。則不修性命者。卽逆天地。知孫子爲天地之委蛻。則不教孫子者。卽慢天地。天地卽道。而道不遠人。以非吾所有者。屏退凡俗之情。而卽以天地所有者。盡吾參贊之責。此存養之功。所以不可一息疎也。若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此等人虛生於世。特天地之疆陽氣耳。夫疆陽之氣。本非天地之正氣。而人之囿於形質者。大率如此。此通天達地之所以難其人也。且委者。寄也。天地委之人。實受之。私爲己有。則全而受者不能全。而歸

也。繩是欲人體道以承天地而語特新警若徒作看空一切解未免失作者之意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自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_同不彊。思慮恇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

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_危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置。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_音臆。是_音非果_音祿_音。有_音理人倫難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陳_同忽然而已。注然勃然。

莫不出焉。油然而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弼。音墮。墮其天袞。音紛。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管然深貌。無門不知所出。無扇不知所歸。淵淵深貌。環環大貌。暗暗聚氣也。木實曰果。草實曰蔬。袞弓袞也。袞衣囊也。

人心皆爲私欲所壅滯。故須疏淪之。精神皆爲俗情所染污。故須澡雪之。有所知則害道。故須摠擊之。此卽入道之

初功。而道實杳然難言也。故祇言其大概。冥冥無形。道之妙境也。由道生精神。由精神生形。而物乃以形相生。胎生卵生。純任自然。皇皇四達於天地之間。此道之見於物者然也。人而邀於此。則體強智出。因應無方。道之不得不然者如此也。夫博非知而辨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自保之淵。淵魏魏莫知其紀。而運量不窮。則君子之道。原不在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之所在。與故作擬議之辭。甚見道之難言也。中國有人。指人身之中黃丈人言。非陰非陽。介乎陰陽之際也。上天下地。而太

極居其中。故曰中國。處於此間。姑且爲人。而將遊於物之初。故曰將反於宗。自其宗觀之。則人生世間。不過偶爾聚氣之物。雖有壽夭。均屬須臾。同在須臾之中。又何足分。是分非哉。果蘇之微。苟有自然之理。人倫雖不易處。而其所以然者。自天排定。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而不守。無畱滯也。調和而應之。必求恰當。所以爲德。偶然而應之。不設成心。所以合道。帝之所興。王之所起。皆不外此人倫。足見人倫之重。而處之得宜者。惟聖人。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後世誣老子者。動謂其廢人倫。觀此節所言。善

處人倫者。孰有過於老子乎。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極言光陰之迅速。注然勃然。興起貌。油然漻然。歸虛貌。出入卽生死之謂也。化而生。又化而死。對死者言曰。生物別乎物曰人類。哀之。悲之。卻不知人有軀壳。如天以毀衾拘之。死則如解毀墮衾。紛乎無所約束。宛乎超於象外。一靈不昧。有魂魄焉。魂魄將往。而後其身從之。昔人謂生寄也。死歸也。故謂之大歸。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是人之所同知。而非將至於道者。所務也。眾人之所同論。佛家所謂口頭禪也。至則不論知者。

不言也。論則不至。言者不知也。值遇也。自以爲明者不能遇道。故辨不若默。徒以耳聞者。不可體道。故聞不若塞。能默能塞。則冥冥無形者。可於己身求之矣。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惟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當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閭。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循本云。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所對如此。正獲者。司射之官。儀禮大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市魁也。豨豨犬豕也。監市履豨者。以足踏豨而知其輕重也。宣云。正獲本辨射之中否。今問於監市之職。豕而豨輕重者是。每下也。然其所知之數。愈明顯矣。況比譬也。徐云。每下愈況者。每況愈下矣。倒文。莫必無逃言。汝不須期定。

何者是道天下豈有逃乎道之物哉際邊際也

無所不在一句已將道之全體繪出道家言大周天界細入微塵卽此意也必欲指其所在故卽螻蟻等項言之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莊子真是妙人天下之物無逃乎道者所以任舉一物皆可徵道周徧成三者異名同實緣天下祇有一道也無何有之宮卽無何有之鄉相與遊此則見道之同源而無所極也何以遊之其惟寂然無爲澹而靜漠而清調和而閒適乎寥然空虛哉吾之志也無往焉而不知所至言志之所至隨在皆知也去而來不知其所止

往則去也而去者仍來周而復始本無所止也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言往來者自在吾身此皆道中自然之運用無始無終故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閼馮閼卽寥然空虛之境其大無外所以大智入焉而不知所窮若是者有物物焉物物者本無物故與物無際而物之有際者惟其爲物故有際也若物物者本無際而見於所際雖見於所際而究則不際者也天所謂際者謂盈虛哀殺也而物物者如彼謂彼爲盈虛而非盈虛也謂彼爲哀殺而非哀殺也謂彼爲本末而非本末謂彼爲積散而非積散也故

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芻荷甘人姓名也。麥戶推開戶也。曝然放杖贊通義云天非呼老龍猶今人忽聞異事訝之而呼天也。牟厠人姓名泰清無窮無爲無始皆托名。

隱几闔戶晝瞑非晝寢也。悟道也。聞其師之死反曝然放杖而笑。得道之人死而非死也。凡言道之言不知者皆以爲狂。故直以狂言自認。無所發予之狂言。謂無所啟發我之狂言。蓋惜其師之死也。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係。此是

正論道不徒以言貴貴乎能體耳。神農猶以言見道故斥堠輕之道本無形無聲。所以人之論者但謂之冥冥而道實非言可論也。泰清則私欲捐除是能體道之人也。無窮不知勝於無爲之知。非造於無始之境不能得其所。以然一切聞見語言形名問答皆歸於無。是以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祇覺其冥冥而已。夫冥冥之境自通於太虛。而其路必經崑崙。故曰。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夫崑崙之頂尚在人身中。而太虛則在六合之外矣。能遊此者日用飲食雖與常人無殊。而窈冥恍惚之中無日不潛通。

乎真宰中庸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非實有體道之功者孰能與於斯。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無無者道之極致不可着一毫色相也名曰光曜猶有色相之可尋故問乎無有夫既無有矣焉有狀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其所以爲無有也予能有無而未能

無無也夫無已妙矣而無無更妙及爲無而猶未免於有。何從至於無無之境哉極言無無之貴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捶鉤也鉤劍也

捶鉤亦小術耳而有道存乎其間道以有守爲要而所以能有守者由於好之專惟專故精於物無視非鉤莫察則

專精之至也。假不用以長得其用。卽有不爲而後可有爲之意。無不用而物莫不資。斯無爲而無不爲之至道矣。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

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人在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從何而始者。比比矣。再求問未有天地以前。非是好奇。乃探本窮源。而欲究道之所以然也。仲尼答以古猶今也。答得最妙。今之所謂古者。卽古之今。而後之所謂古者。卽今之今。至理祇在眼前。人自不悟耳。神者先受之。自心現量也。所以昭然爲不神者求。涉於迹象也。所以昧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道之全量如是。卽如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非自無而有之明證耶。求未

對而夫子使之勿應。知其不能喻其意也。故申言之。生之機。卽死之機。故不以生生死。死之機。卽生之機。故不以死死生。死生非有所待。不過氣之一屈一伸耳。有先天地生者物耶。此正言未有天地可知之實。老子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夫此先天地生之物。所以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一有物出。則不得先乎物也。天地之爲天地。猶其有物也。故無有窮期也。聖人知天地之理全備於人。所以愛人終無已者。亦取於是矣。按未有天地以前。渾成之物。在天地之始。既有天地以後。渾成之物。卽在天地之中。人身亦有

渾成之物。故可參天贊地。聖人教人體道修身。純是一片愛人之心。而人或不免自暴自棄。則辜負聖人之心也。實甚。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躋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

人相將迎山林與。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將送也。迎接也。避心所向也。外化而內不化。外順應而中有主也。內化而外不化。內無主而外膠乎物也。其與物化者。卽不化者之流行耳。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物相靡。必以簡易爲歸可也。猗章氏之圃。黃帝之

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喻言聖人各有妙境。不必出於一途。而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爭以道鳴。故以是非相整也。古之爲師者。且然而況今之人乎。整者。擣辛物爲之。卽相傷之意也。聖人處物不傷物。物亦不能傷。蓋忘其是非。而與物化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則不將之將者。仍無有所將。不迎之迎。迎者。仍無有所迎也。世人爲外物所役。故卽山林皋壤。能使人樂。亦能使人哀。哀樂之來去。不能自主。則其身直爲外物之逆旅耳。可悲孰甚。遇謂見聞所及也。能謂力之所能及也。有所遇則有所不遇。有

所能則有所不能。天下之事理無窮。而一人之知能有限。則無知無能者。人所不免。而必勞心費力。以求盡知盡能。豈不悲哉。甚言內化而外不化者之愚也。至言去言。道不在乎言也。至爲去爲道。不在乎爲也。必欲以其所知。齊其所不知。則識見之淺者矣。爲冉求言。教人領會天地之根源。是靜存之學。爲顏淵言。教人忘是非以與物化。是動察之功。莊子之於仲尼也。可謂得其髓矣。

外附

逸語

漢七略所錄。杜弼註莊子惠施篇。今已失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註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櫝之珍。

金鐵蒙以大縲。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韋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

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鵲。

五鈞射者見鵲而不見鵲。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禮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

墻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禮若亢鋸之柄。

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

法太明則不敢蹈。

人而不學名之曰視皮。

一作肉。

學而不行名之曰輒囊。

輒一作撮委宛。

餘篇以肉視撮囊四字爲奇。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

之。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

教子以秋駕。

司馬彪曰秋駕法駕。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鳳凰而

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孔子讀春秋老聃據竈觚而聽。

觚竈額也宋時祝和父事文類聚引蘇子曰仲尼讀書老

聃據竈觚而聽之曰春秋也亦本違書而語不如本書簡捷。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孔子弟子五人：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淵爲仁。子張爲武。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其鼻孔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興而牛舍。」

空閱一作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

從之。桐子似乳，着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綿謳所生，必於斥苦。爲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綿謳歌，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後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欲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與市子毀玉於其間。

而闕者止。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免日。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如規。二

旬而葉成。

鶴爲鷓鴣爲布穀布穀爲鷓鴣此物變也。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

消尊

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

顛。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羊滿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

以狸膏塗其頭。

羊滿。鬪雞處。包也。雞畏狸。

青鵝愛子忘親。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

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流脈竝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顛病。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鐃。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鬼祟也。

堯人死。燔而揚其灰。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

見逸書

顏之推曰。吾初讀莊子。蠅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蠅者。一身兩

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按爾

雅諸書曰。蚕蛹名蠅。音潰。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

字詁曰。此亦古之虺字。積年疑滯。豁然霧解。此見古人讀書

精詳。今逸書中亦無蠅二首句也。大抵逸書由後人以意刪

去。有於刪後錄其意所喜者而存之。故無大整篇者。本義

王充論衡曰。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
讀以正說。可採掇以示後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知經悞者在諸子。

雜錄

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世代遼遠。不復見古人之全書。其內篇。眾家竝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郭子元所著。定爲三十三篇。其實內七篇外。不主一家。亦不出一時。平生所屬文。彙成之耳。陸德明序錄曰。莊子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

唐天寶元年。詔褒封莊子列子。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

文子。

關尹子之徒。晉公孫辛銜字計然。敬王二年。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趨楚。范蠡師之。書十二篇。名文子。

子有平王 庚桑子。庚桑楚師老子 四子爲眞仙其莊子宜依舊號問道章。

曰南華眞人。列子號冲虛眞人。文子號元通眞人。庚桑子號洞靈眞人。其所著書並稱眞經。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崔頤正事。宋太宗嘗召講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太宗初年進士不識斥言日出題。甫一傳至眞宗。而女僮能誦秋水篇矣。此可見當時好尚。

黃山谷曰。內七篇法度甚嚴。二十六篇解剝斯文耳。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齋物之書。潛潛以至今。悲夫。陳汝道曰。昔人言郭象注莊。乃莊注郭象。

用此褒美亦似譏彈

邵堯夫曰。莊周雄辨數千年一人而已。尸祝不越俎。代庖此君子思不出位。素位而行之意。他如庖丁解牛。四顧。呂梁蹈水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蘇子由曰。養生主篇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徐退山逍遙遊評。此莊子之文也。非莊子之文也。天之下地之上。隨目所見。隨口所言。隨耳所聞。隨手所觸。皆莊子之文也。來不知其所自來。去不知其所自去。節奏呼吸。不知其所自節奏呼吸。此坡公所謂雖我亦不能知也。其字法

之淡艷。句法之工峭。章法之離合變化。則又後代之人。千鍾百鍊。所不能及。

炮莊云。莊文變化莫測。忽而爲天。忽而爲人。忽而高臨千重。忽而平衍萬里。忽而草蛇灰線。不可尋。忽而入海渡江。如崩洪之不可見。眞天地之奇氣所鍾。造物亦不能知也。毒哉。

偶說云。意中之南華。有許多註不出處。寫到紙上。便是紙上之南華。

蕭伯玉曰。讀書之妙。貴在尋味。遵途循夷而往。讓險而還。亦

有何樂。故須水窮山盡。別資一境。此尋之之妙也。食魚而美。得全於鱗。剖鱗刺鱗。入口甚適。而風味頓盡。凡書皆然。而莊騷二書。尤不易讀。彼其天機獨行。肆隱流漫。委折微至。原不可以工力學問爲長。故讀之者。亦不容以意匠經營於其間也。雖間有未安。不必強與之合。蘊諸懷抱。待其自遇耳。

劉繼莊曰。左傳敘戰城濮。於夾敘中又作夾敘。南華逍遙遊。於譬喻中又作譬喻。俱千古奇絕之文。

宣茂公云。能文家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每拈

一件成交。故每人不下千百篇。前後少雷同處。莊子篇篇是要明這一件事。所以未免有一二雷同之句。蓋莊子先揀古今最難一件事。不容言語者。卻偏要洗發出來。若不是仙才變化。如何有這許多文字。不得更苛責其全部中一二語之重疊也。

莊子之文。長於譬喻。其透徹空明。解脫變化。有水月鏡花之妙。且喻後出喻。喻中設喻。不啻峽雲層起。海市幻生。從來無人及得。內七篇都是特立題目。後做文字。先要曉得他命題之意。然後看他文字。玲瓏貫穿。都照此發去。蓋他每

一個題目。徹首徹尾。是一篇文字。止寫這一個意思。并無一句兩句斷續雜湊說話。今人零碎讀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見他篇法好。處至於外篇雜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隨手存記之文。并無題目。後人拈篇首二字以名篇。於義固無害也。

徐笠山云。歷年手錄評註。有忘其出於誰何氏者。亦不詳其姓氏。夙所繙閱。自劉辰翁。孫月峯。陶石簣。徐天池。林虜齋。之口義。羅勉道之循本。唐荆川之釋畧。陸方壺之副墨。并舊所流傳諸本外。則宋咸淳間古杭道士褚伯秀之義海。

明嘉靖間靖江朱得之參元之通義。又湘潭李鵬芳湘淵有內七篇說莊。龍眠方以智密之僧名藥地。有炮莊。毘陵蔣金式玉度。有偶說。譚友夏曰。會稽陳汝道。南華本義。註最精暢。稍嫌其意義之太賁。如以我鍼線縫荷裳。燕帶多此絲密微損隱趣。陳諱治安崇禎間人。

顏鶴齡曰。莊子之奧旨。吾未之窺也。而反復讀之。得七箴焉。河伯望洋而嘆。此高傲箴也。舐痔者得車之多。此諂媚箴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此慳吝箴也。螳螂捕蟬而忘其形。異鵲利之而忘其眞。此貪鄙箴也。狗不以善吠爲良。人

不以善言爲賢。此妄言箴也。人之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此酒色箴也。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此放肆箴也。人能持此七箴。不必高談元妙。要不失爲正人。豈非有關世道之言。

采摭書目

本焦弱侯
莊子翼

郭子元註

呂吉甫註

林疑獨註

陳詳道註

陳碧虛註

景元字太初建昌人熙甯間著道德南華二解

王元澤詩

諫議大夫註內篇

劉槩註

註外雜篇

吳儔註

問崇
人觀

趙以夫註

虛齋註

林希逸口義

翰林學士景定辛酉著

李士表論

元卓著列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范無隱講語

應元字善甫蜀順慶人

褚氏管見

伯秀古杭道士韓南華義海纂微以己意附之名曰管見

南華新傳

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緊註外篇矣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註不同故竝列之與茲

宋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

莊子循本

廬陵羅勉道著

劉須溪點校莊子

辰翁

荆川釋略

明唐中丞順之著門人徐常吉士彰刻之以傳士彰解附

南華副墨

廣陵陸西星長庚著

莊子通義

昆陵朱得之著

張學士補註

四維蒲州人

莊義要刪之附以己意以上二十二家條全書編削類次

友道林註

肇論

向秀註

崔 誤註

李 頤註

張湛註 晉光祿勳註列子

梁簡文帝講疏

張 機講疏

司馬彪註

梁曠論

成玄英疏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洪邁著

江通註

宋杭州上舍生者列子

丹鉛錄

楊慎著

焦氏筆乘

余茲舊所劄記間及莊子者悉附入以就正四方有道之士以上十六家係集解中所引并他書采入

郭象音三卷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賈善翔直音三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宏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明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本一卷

以上十一家并章句音義

讀莊子五則見筆乘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於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家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損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達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

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不河漢其言也。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視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

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子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於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論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於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

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歟。釋氏之論訓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訓恩。則皈依讚嘆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皈依讚嘆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卽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於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

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爾。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抵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數之。不幾於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日。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

軟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寵。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首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餐。而五饌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禦寇二篇。合而讀之。其可渙然冰釋也。今按列子第二篇。首載禦寇饋漿事。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悟邪。大抵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平云。

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闕奕意修之首危。言游見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墨家竝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奕游見諸篇。今不存。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鼓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睂目之好。夫朋者不自爲假文屨。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

死登遐。三年而形逝。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釐。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淪。雄漂淪不及簞筮。簞筮乃入於寥天。一在宥焉。知會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會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較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邪。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邪。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

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骨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亾亾於不亾。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

死登遐。三年而形逝。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顰。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淪。雄漂淪不及簞筮。簞筮乃入於寥天一。在宥焉。知會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較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邪。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邪。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事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耶之未

剖也。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翬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亡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

莊子卷之三
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厥。則國家虛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褻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倭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震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蜚蜚著面。不可射也。蟻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卒聖之與野人也。同。

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

莊子約解卷之四

眉山劉鴻典寶臣輯註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

一作亢倉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一作

岨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

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

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

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音標之人邪。吾是以不釋然於老聃之言。

役學徒之賤者。庚桑。史記作亢桑。偏獨也。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畫然。明察貌。絜然。煦有貌。擁腫醜人。鞅掌。瘁人。杓。北斗柄三星。喻高自表著也。

得道之人。無事察察之智。煦煦之仁。而擁腫鞅掌之徒。蠢樸勞瘁。饒有真意。故可與之同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非

得主有常者。不能如是。故知其爲聖人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而物不知其所以然。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至人尸居環堵。百姓不知所往。其量與天地同。若使人俎豆而以爲賢人。則平日必有所表著。非老子所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爾之意也。所以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自古得道之人。皆不求人知。而後世或有授意於民。欲妄附於尸祝社稷之列者。道不足也。古之學者爲己。庚桑楚其近之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爲之制。

步仞之邛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之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音宕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音裴。吾語汝大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怪也。介。獨立也。碭。流蕩也。阨。牆也。

鯢鰭孽狐之喻。言細民本易於得意。而有德必報。自古爲然。似可聽之。不知猛獸不離山。大魚不失水。畏顯異之致禍也。所以居山者不厭其高。居水者不厭其深。欲韜晦以自全也。自古全形藏身之人。不厭深渺。故君子重闇修。無闇修之功。而徒學堯舜之辨。比於鑿垣殖蒿。言其損天真而生叢穢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後世瑣屑之徒。托

名濟世。實不足以濟世。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皆不能以身取人。而徒奉行故事者之弊。至示民以利。其禍更不可言。原其所始。究其所終。必至人與人相食。蓋諷當時政治之壞也。

南榮趺音除蹇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耄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古鶴字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趺古今人物表作南榮瞞奔蜂小蜂也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

全形抱生。卽保身養性也。性者人所以生之理。故曰生。無使思慮營營。屏除一切妄想也。三年言其久。此卽藏身深渺之要訣也。人同此目。而有道者能內視。人同此耳。而有

道者能內聽。人同此心。而有道者能內定。盲者聾者狂者。指常人而言。謂其有目有耳有心而不能自用也。形之與形。仍指己身而言。耳目心皆形中之形也。辟。謂豁然自闢。如目之能自見。耳之能自聞。心之能自得。本自昭然而乃不能者。物欲間之也。欲求其故而不得。未聞道也。如庚桑子之言。必勉於聞道。庶達此理乎。宣茂公云。本源未徹。何以能全形抱生。靜其思慮哉。此處深見南榮趺之虛心。辭盡矣。謂趺之所言已盡矣。以奔蜂越雞自喻。以魯雞喻老子。老子者道之所宗。故庚桑楚使趺見之。欲引之進於大

成也。

南榮趺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趺懼。同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睂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

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羸擔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羸。

偕來之眾。謂挾眾念而來也。至人之心若鏡。故能照見隱微。忘答失問。聞老子之言而爽然自失也。反復三言。是未聞道時光景。自知其患而欲逃之。卽是入道之基。得之眉睫之間。所謂眸子不能掩其惡也。規規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言失其根本而顯求諸渺茫之境。不可得也。亡人謂流亡之人。喻無着落也。惘惘昏昧貌。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志切求道不得其門而入也。是以老子憐之。

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

也。夫外轆音獲者不可繁而捉。音將內撻音蹇者不可繆而

捉。將外撻外內轆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同倣道而行者乎。南

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

未病也。若趺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趺願聞衛生之

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

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音消

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音益。不嗔沙去聲和

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掣。音共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音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孰哉鬱鬱況其用力自克如熱物之氣蒸蒸日上也。羈縛也。提持也。提閉也。相左曰繆。不可繁而提者其端甚繁。不可勝制也。不可繆而提者則拘轉前念與之相左而持之亦不能絕也。嗥號哭也。監咽喉也。嗷失聲也。握卷手也。掣手筋急也。共德猶性也。言手拱自然如有所握其曲向內也。

請入就舍實致其功也。所好者清虛也。故召之。所惡者物欲也。故去之。十日自愁憂物欲之難去也。灑濯言物欲累心而用力去之。如水洗滌也。孰哉鬱鬱形容其用力之勤。

也。津津乎猶有所惡。物欲猶未盡去也。聲色羈於外。制之不可勝制。須內閉以捍之。私妄羈於內。除之不可勝除。須外閉以清之。外內俱羈甚爲道德之累。所以有道之人必嚴內提外。提之功而況初學之做道而行者乎。竊維人心之物欲最難湔除。昔人有道成之後猶戒貪嗔癡愛之言。蓋有一分物欲。卽累一分道德。所以靜存動察之功。不可一刻而疎也。初學道德未基而徒斤斤於克制。克制愈勤。私欲愈多。是猶病者飲藥而加病也。惟病病者未病。是以自知其病。知病之未易除。而求所以養之。得其本矣。筆乘

云。能抱一。能勿失。卽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卽知止也。能已。卽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己。卽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翛然。卽泯兮其可左右也。侗然。卽渾兮其若濁也。兒子。卽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在外。蓋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以老子之言解老子之言。最爲精當。

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

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冰如何解。凍如何釋。由於陽氣發生也。修養家有言。潭底日紅。陰怪滅。卽是此意。工夫至此。外內俱無所羈。而內撻外撻之功。亦可不必矣。交食交樂。而人物利害不能及。怪行謀爲無所用。往來自適。隨分而安。此和光混俗之道也。

造乎其極。至於身若槁枝。心若死灰。則神遊太虛。而并無所謂禍福。故謂之至人。曰非也。曰未也。而告之并無進辭。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世有徒養空空之心。而遂謂道在乎是者。皆犯南榮趺坐愁之病。必如老子所言衛生之經。方可進於至人。而其要尤在能兒子句。故覆述之。教人之旨微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

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宇者。人之身心也。安泰凝定。則發天光。靜極生明也。人見其人。言自人視之。猶人耳。人有修養之功者。乃能有恒。謂久而不變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故修道重一恒字。久於其道者。少與俗人周旋。故人舍之。常與天心相契。故天助之。天民。謂天之民。天子。謂天之子也。學所不能學。不學之學也。行所不能行。不行之行也。辯所不能辯。不辯之辯也。皆指道言之。而其功則自知止始。止乎其所不能知者。

可知而不可知所謂不知之知也。大學以是爲至善。故謂之至。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是卽至善之地。學道而不止。於是天鈞爲之敗也。鈞猶國鈞之鈞。謂道樞也。敗之云者。如春秋書法某某死之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捨。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

後能獨行。

幽闇從義海
他本作幽間

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以踐形也。藏不虞以生心。退藏於不思度之地。以活其心也。敬中以達彼。敬以直內而達之於外也。是卽全其天德之人。而或不免災患之至者。皆天數也。非我致之也。不足以損我之成德。不可使之擾吾靈臺。靈臺者心之舍。有持謂心持之也。不知所持。任其自然也。有意於持。則不可持也。以上言全德之人。雖遇災患。必不以之動心。由於養心之有素也。否則未見其誠身而妄

發於外。每每發而不當。外事入擾於心。而不去。每每紛更而失。皆不養心之過也。且夫人之所以必養心者。欲其善耳。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顯明之中。人所共見也。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幽闇之中。人所不及見。而鬼則無不見也。明乎人誅之理。必求無愧於人。明乎鬼誅之理。必求無愧於天。故可以獨行。竊維人心一念之動。卽爲鬼神所憑。詩言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相之者。非鬼神而何。書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降之者。非鬼神而何。自古聖賢。無不以慎獨爲功。卽無不

以鬼神爲可畏。知鬼神之可畏。而反身修德。無論日用倫常之際。不敢蕩檢踰閑。卽隱微幽獨之中。亦不敢恣情縱欲。君子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由此其選也。後世以天道爲荒渺。以神明爲恍惚。恃其聰明材力之用。無所不爲。卒之惡貫滿盈。必召非常之禍。人得而誅之。如身遭刑戮。尸諸市朝之類。鬼得而誅之。則不一其途。或以惡疾誅之。或以橫死誅之。或假盜賊以誅之。或借水火以誅之。或短其壽算以誅之。或絕其子孫以誅之。量其罪之輕重。以爲罰。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莊子學通天人。特將

善惡報應之理揭出。不言善一邊而專言不善一邊者。從其所重也。人誅猶可倖免。鬼誅安能脫逃。學者熟玩此篇。則知冥罰之森嚴。而不敢肆無忌憚也。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音支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憚於志。音鎔莫音郛鄒音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券契也。契合乎內者。尚實斂華。契合乎外者。貪多務博。尚

實斂華者。庸常而有光輝。貪多務博者。如商賈之販賣人。見其翹足而立。非不魁然大矣。烏知其中之無有哉。此為務外而不務實者警也。與物窮者。物亦入焉。言與物相終始。則物亦來就也。若待物以苟且者。身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則人不相親。人不相親。則不復能有人也。志之所攖。焦火凝冰。故其為兵甚於劍戟。足令人畏。陰陽二氣侵人。人無可逃之處。然二氣何能害人。心為之主。存心於薄。則有以相召也。此為豁刻而不能容物者警也。參郭宣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萬物皆一氣之所分。所貴乎道者。通乎其所分也。分則有

成有毀。其成之所在。卽毀之所在。而道并無成毀之分也。所惡乎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惡乎求備者。本不須備。而強於求備也。出而不反。見其鬼。言心神外馳不已。死期近矣。出而得。是謂得死。言以外馳爲有得。何所得乎。但得死耳。滅而有實。鬼之一言。真神已滅。而但有形骸。與鬼無異也。以上深言外馳之害。若知道者。則不然。人之有形。爲有無形者宰之也。以有形者象無形。卽以身體道也。所以能定。定則眾妙從斯而出。出無本。非如草木之泄也。入無竅。不自外來也。有實猶有物也。無乎處。無係著也。有

張而無本。剝但見其張。不見本末也。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申言所以有實之故也。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有實本在人身中。而忽擴充乎宇宙。極言道之大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天門者。即無有之謂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之未生。以何爲有。故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造乎道之妙者。并其所謂無有而一無之。則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也。聖人藏乎是。是即冥冥之境也。宣茂公云。馳心於有者。墮乎鬼趣。斂神於無者。得其天門。分別兩種。與人看。最深微。亦最明切。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音敲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音出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脠。音肱該音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

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鷺音鳩同於同也。

喪。弱也。反歸也。黷。金底黑也。臘。祭名。脰。牛肚也。胾。牛足指也。偃。謂屏廁也。

以爲未始有物。一切皆空也。似指釋教。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全而受者全而歸。是以分開死生之界。似指儒教。知有無死生之一守。必有守之之功。似指道教。三者俱能宗乎道。故謂之公族。如楚之昭氏景氏。以推戴而著。甲氏者。甲姓也。以封而著。三氏同出而異名。非一也。異名而同出。仍一也。按莊子之前。已有三教。是以次第舉之。下乃就常人

言。有生。黷也。黷爲金底之黑。言人之有生。窮通得失。一如金底之黑然。諺云。前途黑如漆也。披然猶紛然。披然曰移是。如未富者。思移於富。未貴者。思移於貴。小富小貴者。思移於大富大貴。心中無主。逐物而遷。人人皆如是言也。嘗言移是。其人本不足言。然而前因後果。各有際會。不可知也。譬如脰胾。乃牛身之微物。而臘祭必備。陳之屏廁。乃寢廟之僻處。而觀室必徧及之。言物各有用。不容輕棄也。爲是之故。而舉移是。請以移是言之。凡人之情。皆以己之生爲根本。以己之知爲師資。由是相乘而有是非。確有名實

之可爭。則以己為主。使人皆從己而不違。至以死守之。是皆起於移是之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也。若然者。以見用爲智。以不見用爲愚。以通爲榮。以窮爲辱。不能隨遇而安。必求償其奢願。則所謂移是者。今人大抵皆然也。其識見之卑。此唱彼和。一如蜩與鸞鳩同。而人又與之同也。今之人與古之人。前後相應。言古人之於道。雖異派而同源。今人逞一己之私見。或至輕生以徇物。則與微蟲小鳥無殊也。甚言人之不可不學道也。

踞

音展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

音敖

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

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同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辭以放鷺。稱己放肆以謝之也。兄則煦嫗之。無事辭謝也。

若是父母。則知其恕己。并不必煦嫗。可見道以相忘爲至也。至禮不人。視人若己也。至義不物。待物無別也。至知不謀。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也。至仁無親。萬物一體。無所偏愛也。至信辟金。誠意相孚。不須以金爲質也。道愈進。則形迹愈忘。五者所以各造其極也。養志貴弱。以貴富等爲志。非弱也。勃而已矣。故不可不撤。養心貴虛。以容動等爲心。非虛也。謬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物爲至。則欲惡等爲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於一爲達。則去就等爲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盪於胸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惟道集虛。是以無爲而無不爲也。不尊無以爲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本。以性自動而有爲。此真爲也。爲之不真。則僞。故謂之失。知者所以應物也。所以謀事也。知者之所不知。乃其所以知。猶睨者之出於自然也。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所以爲德。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所以爲治。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音良義亦同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

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平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音恥移音也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愧同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去聲。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羿善射。而不能禁人之不譽己。聖人善法天。而不能使人不知其爲聖。工於天而俚於人。天與人兩相忘也。唯全人能之。蟲能適成其爲蟲。故能得其蟲之天。全人之所以惡天者。惡人之外視乎天也。人之天。且惡之。而況自己分天分人乎。蓋渾天人而一之也。雀適羿。羿必得之。以威得之也。彼不適者。自逃於威之外。以天爲籠。則雀無所逃矣。湯之籠伊尹。穆公之籠百里奚。籠之以其所好也。介者。別人也。形體已殘。見人之畫己。則移而棄之。不事人之非譽也。胥靡。賤役也。無賴謀生。故雖登高而不懼也。人能如二者。

之相忘。豈可得而寵之耶。復謂猶服習也。言服習乎道也。忘人。忘人之形也。服習無愧而忘形。則人與天合而爲一。所以謂之天人。敬之而不喜。不以人之敬爲榮也。侮之而不怒。不以人之侮爲辱也。同乎天和。同乎天之渾然也。不怒之怒。無爲之爲。言其渾然之中。未嘗無作用也。氣躁則不靜。故欲靜者必平其氣。心亂則不神。故欲神者必順其心。有爲而欲求其諦當。則緣於不得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得已之義。聖人之道。無非盡其不得已之義而已。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卽此意矣。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音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亾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同若喪其一。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鼃鼃之徑。踉音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蹵音蚤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無鬼釋文。緡山人。魏隱士。女商。魏臣。擊引去也。超然。猶悵然也。一者。己也。若。亡其一。神凝之至。不知有己也。直謂馬齒。曲謂背。方謂頭。圓謂目。卹。佚驚竦若飛也。六弢。太公兵法。金板。猶云藏於金櫃也。踉。踉蹌也。位。猶處也。蹵。然。行步聲。警。欬。喉中聲。

方思善云。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惟至人爲能行於欲而不流。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外生之喻也。宣茂公云。以狗馬之眞。動人之眞。是從武侯之所好通之物。欲奪舍眞性。蕩失與流人。逃人何異。偶一感觸眞言。如遇兄弟親戚。其喜

不能自禁矣。讀此曷勝慨然。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同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

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賓。棄也。鶴列。陣名。麗譙。門樓。喻近處。徒步兵。驥。騎兵。鎬壇。祭壇。喻密處。逆。億度也。得。貪得也。

天地之養人。無高下貴賤之分。則君人者。當體天地之心。以養天下之人。然後神與天通。而形亦強固。若徒縱嗜欲。以養形。則神病矣。故勞之。愛民爲害民之始。偃兵爲造兵之本。真有見之言。自古人主侈言有爲。或變祖宗之法。或創新異之條。以爲愛民也。而適所以害民。或粉飾太平。而不修武備。或故爲寬大。而姑息養奸。以爲偃兵也。而不知其造兵。蓋有心於成美惡。卽如器之囿於形迹也。雖力行仁義。亦僞而已矣。形固造形。言好事者多生事也。伐傷也。成於此。則傷於彼。有傷則變。自外生。己將曰與物鬪。故曰

外戰。鶴列二句。口義云。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兵騎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無藏逆億之心。而分外貪得。則免此患。巧勝。謀勝。戰勝。甚至奪人之所有。以快己私。皆神之所不許也。惡得爲善乎。惟存誠順應。與民相安。於無事。則民已脫於死。亾也。何待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龜音平。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音茂目眩也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黃帝乃中央之神。學道者莫要於此。所以莊子言道往往借黃帝立喻。猶丹經之言黃婆也。大隗喻道體也。具茨之

山。萬物皆備。乃道中之妙境。故黃帝必往。方明昌寓等皆六識之別名。黃帝欲見大隗。而六臣相隨不離。卽爲黃帝之累。所以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名曰襄城。爲其有郭郭也。郊外曰野。滿曰蓬蒿。人被後天陰氣充塞。而欲至具茨之山。路必經此。無所問塗。則六臣無所用其力。而黃帝終迷而不迷也。故遇牧馬童子。不言牧牛而言牧馬者。離乃先天之乾。乾爲馬故也。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則道在乎是。故知爲天下。少遊六合之內。未經涵養之心也。物欲蔽之。皆然不明。故有瞽病。乘日車。喻養心之功。日者

離之象。車所以載物。童子而乘日車。則憑依有在。可以載馳載驅。非復如前日之放蕩也。但日車如何乘法。非有長者之教。童子如何得知。可見養心之必由師授。今病少痊者。涵養之久而心體虛明也。至遊於六合之外。則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皆可任其所之。而心之全量畢見。心之能事畢盡矣。一身卽天地之象。故能治其身者。必知治天下。牧馬去其害馬。牧民去其害民。養心去其害心。一而已矣。黃帝稱天師而退。斯時六識滅盡。祇有真心存也。真心卽是天師。而無乘日車之功。則瞽病終身如故。孰謂養心之

學之可廢乎。○卽長春西遊記。以心爲辟馬瘟。疑本於此。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

悲夫。

循本、凌轢也。諄問也。每事歷過。諄問之也。招世以天下爲已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畱名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比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爲。宣云中民庸人也。榮官以官爵爲榮也。廣治欲展治法也。尤出眾也。順比於歲。隨時相逐也。不物於易。是倒裝句法。言各囿於一物。不能相易也。潛汨也。本義以爲十八種人。諸解因之。獨宣茂公以勢物之徒另爲一種。共是十九種人。細按上文所云。卽如招世之士。儘有正色立朝之人。枯槁之士。豈以樂變遭時爲意。自不得以勢物之徒概之。宣解謂附勢小人。喜爲變詐。遭際見用。則乘勢以售其機械。世間自有此一種人。是也。竊謂人生

斯世。斷不能無職業。苟知存養之功。外修其職業。內全其性命。無論達而在上。窮而在下。以及百工技藝。皆可爲天地間不朽之人。若逐逐於名利之場。疲其筋力。耗其精神。并不知吾身之有良貴。是卽囿於物而不能相易者也。莊子深知道德之貴。而欲人人皆歸於道。無如人之馳其形性。汨於物欲。而終身不反者。在在皆然。是以悲之。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

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
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
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
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
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
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
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蹠音子於宋者。
其命閹也不以完。其求鉏音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
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蹠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

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蹠蹠蹠也。行不進貌。禮記蹠蹠焉。蹠蹠焉。鉏鍾。鉏鼎與鍾也。或作鉏。一曰酒器。

羅勉道云。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
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
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爲天下皆堯也可乎。楊楊朱
也。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夏熱之時。能不
以水爲冰。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
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爲冰。未爲奇也。置一瑟於堂。
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

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鐺。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鐘。此皆音律相同之證。夫或改調云云。此莊子駁魯遽之道。未足爲異也。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姑就一瑟言之。當其本調

既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爲變調。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之外有異聲哉。蓋五音可旋相爲宮。今所改一弦。便爲變調之宮。如君主然。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間。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正。其相應。尤理之常然。何足異乎。今遽以此誇其弟子。自謂精微。不知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有以異乎。可見在人則見以爲非。在己則見以爲是。究之相等耳。且若是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邪。惠子

言四子未始以我爲非。仍自是之見也。齊人有因其子之
蹠行。遣之於宋。而命爲閭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異
國也。是不愛子也。而於求鉞鍾也。則束縛維繫之。惟恐損
壞。是愛鍾也。唐子者。流喪之子。求之未始出域。不急於求
也。愛子不如愛鍾。於推類之道有遺。而齊人不自知其非
也。離羅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蹠躅行爲他
國之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
時。何可與人鬪。適足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論
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參宣茂公解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音惡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
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
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土漫塗也。匠人名
石。質者。施技之地也。

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夫人而知之矣。不知技之平常者。
知己易得。技之神妙者。知己難逢。鍾期死。伯牙不復鼓琴。
郢人死。匠石不能運斤。惠子死。莊子無所與言。古之傷心。

人。別有懷抱也。天下有心人。同此浩嘆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

則隰朋可。

病矣之病。言危也可。不謂云。詔之言也。鈎。牽累也。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畔。從之。宣解。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與之相忘。下不畔者。汎愛眾。故在己下者。不見德而亦不忍畔之。江適云。以德分人。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畜。賢人之德也。

本義。管仲臨終。薦執政。舍鮑叔。進隰朋。所以爲知己。聞過不忘。亦是通病。不聞不見。唐太宗所稱。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者。○賈子新書。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

有一狙焉。委蛇攫拞。音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同傲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恂然驚懼貌。攫拞。曲折而攀援也。敏給。敏捷足以應給搏捷矢。能接矢也。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偶說去樂義。精樂者。情氣驕心之根也。

宣茂公云。狙以見巧速禍。古今綱罟中人。大率皆狙類也。若顏不疑者。可謂勇於進德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尤。言出類拔萃也。田禾。齊君喪逐外喪真也。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乃存養之功。至於虛無寂滅之境也。追言前日未能忘名。幾爲世俗所累。知有累之喪真。因以

悲人者轉而自悲。人之累盡而悲亦盡。於是倜乎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邛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邛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

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甘寢酣臥也。秉羽文舞也。郢人投兵。疑有備而不戰也。

循本云。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爲之乞言也。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爲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個在空中。一個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仲

尼卒後借作寓言而已。二人皆以無言而解難息兵。則言實無用。故邛亦願無言。徐笠山云。凡鳥喙長則不能鳴。甚合隱語之義。仲尼之言止此。下乃莊子推廣之辭。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一。非見德者所能同。知所不能知。非善辨者所能舉。若儒墨之以名相標。則凶矣。夫所謂道者。無爲而已。海納衆流而能容。聖人之量亦如之。故謂之大。人爲大。不足以爲大。當法天地之無爲而大備。知大備者。與物相忘。不以物易己。己貴於物。故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言取懷而足。初無印板成樣也。大人之誠。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無爲而成者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

音曰。

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

方歆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音曰。

梱也將與國君同

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

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

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

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

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

音杳。

若勿

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

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尙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解云。當是齊君或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街字從鬻字。生出適當渠公之街。言得售主也。

子綦以道德爲重。故以世俗之富貴爲輕。與君同食澤及

三族。此庸人之所喜者也。而子綦聞之而泣。其言盡於酒肉。入於鼻口。寫出酒囊飯袋鄙陋不堪之狀。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此酒食之所自來。必多違心悖理。子不知也。未嘗牧而得牂。未嘗田而得鶉。事出無因。是以可怪。邀樂於天。順天自適也。邀食於地。隨地自養也。秉天地之誠。而不以物相撓。與之一委蛇。而不爲事所宜。言學道修身。而未嘗有干祿之行也。然者。居然也。今居然得世俗之償。是可怪也。凡世俗之爲善者。天必償以富貴。故以富貴爲世俗之償。有怪徵者。必有怪行。知其子之必富貴也。目之爲怪。

真是學道人語。殆乎言富貴之危殆也。子綦之所見。有超乎富貴之上者。而天適與其子以富貴。是以泣也。梟之燕而遇盜。富貴場中之盜也。全而鬻之則難。富貴場中用不着全人也。刖之則易。非刖其足。刖其心也。刖其心而鬻之。適當渠公之街。則身價百倍。人人側目而視矣。至此而求爲全人。豈可復得。然固飲酒食肉而終其身矣。此炎熱中之清涼散。純是喻言。而諸解竟云刖而爲閹。夫閹人之役。安得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乎。子綦高人。其子何至如是。果有是事而不反躬自責。且言非我與吾子之罪。乃天與

之。是怨天也。非有德之言也。末節解錯。全章皆覺無味。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音也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禽貪如禽者之貪得也。覲同瞥。暫過目也。

仁義本於道德則無弊。後世襲仁義之名。求仁義之利。而相率爲僞。是假夫禽貪者器也。明是疾此。假仁假義。一流人。借口於堯。故託許由之言。以砭之。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是剛愎自用也。譬之一覬。言其爲時無幾也。指禽貪者言。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夫賊天下。豈得爲賢人。而上誤以爲賢人。則賊天下也。三代而下。何嘗不行舉賢之典。何嘗不以所舉爲賢人。而賊天下者。卽是所舉之人。則負賢人之名者。固不可恃也。外乎賢者。不取虛名。而重實行。是以知之。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音權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暖姝柔媚貌。濡需謂因循偷安也。卷婁猶拘攣劬瘁也。域進域退爲境所囿也。童土無草木地來之澤。謂人來歸則瘠土成沃也。煬炙也。爲和氣所炙。一云融也。

暖姝喻一曲之士。學一先生之言。則取資不廣。暖姝姝如婦女之插花傅粉。自矜美豔。而不知其孤陋也。六朝人以詞賦擅長。號爲風流人物。皆此類也。濡需喻苟且偷安之流。世之僥倖名位。祇以室家妻子爲念。而不顧天下蒼生之利害者。皆豕蝨也。卷婁喻籠絡人心之輩。借舜立言。

祇在形迹上說。自來市恩鬻惠。如陳氏厚施之類。皆羶行也。神人乃道造乎極之人。眾雖至而己無私比。無私比。則人不以爲利也。所以無甚親疎。惟是抱其一視同仁之德。如陽和之煦育萬物。無所不周。以順天下。此爲真人。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靡音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司馬云烏頭也雞龐茨實也豕零進學解所言豨零也。○諸本俱作其平也繩惟王元澤本多四字今從之。觀於蟻而棄知。緣用智者之無異乎蟻也。觀於羊而棄意。緣用意者之無異乎羊也。惟魚相忘於江湖。最爲近道。故於魚得計焉。以目視曰視。無所視也。以耳聽耳。聽無所聽也。以心復心。心止於符也。其平也。水靜之至也。其直也。繩心無私曲也。其變也。循循乎理之自然也。真人以天待之。之字指上以心復心之功。不以人入天。任自然而不貴有心也。至於死生得失。人之大節所關。有得之也。生而失之也。死者。孟子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是也。有得之也。

死而失之也。生者。孟子云。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是也。譬如藥然。因其病之所宜。必用一物。以爲君。而其君固無定也。是時爲帝者也。言之何可勝言。所以真人未嘗執定得失。各隨其時。而心中自有主也。○向來注家分段不同。惟宣茂公以此爲一段。按之文義甚合。故從之。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

猶請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攬也。恃源而往者觀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於其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同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亾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大夫種明於謀國。而暗於全身。如鷗目之能晝而不能夜。鶴脰之能長而不能短。限於其質故也。循本云。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將去。直是

自家有箇主宰。如水之有源頭。方能無損。守土守人守物。言者箇道理。原相厮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耳目心思若殉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推廣言之。凡能之所聚。無不殆者。殆與審反。言有損也。殆之成。不及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轉禍爲福。必須循循漸積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心思之欲。如寶甚。遭亾國之禍。而猶戮民無已。不知審問於是故也。荀子云。君子養源。

莊子集解卷四
卽是此節之要義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同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

是尙大不惑。

揚摧漢書揚摧古今註揚舉也。摧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

承上文而推言之。足之踐地無多。恃其有不踐之地。而後能博行無礙也。人之所知有限。恃其有不知之知。而後能與天相契也。天之所謂卽道也。道渾然而無名。無所謂通也。而學道者知太極之所在。則以大一通之。太極靜而生陰。陰極則陽孕於中。故以大陰解之。解之則陽生矣。而以大目視之。回光返照。眞炁蓬蓬。則以大均緣之。緣卽緣督。以爲經之緣。謂之大均者。陰陽各得其平也。大方體之。則

無東西南北之分。而彌綸無際。大信稽之。入藥鏡言天應星地應潮是也。大定持之。則疾雷破山大風震海而不驚。此謂得主有常也。七大不言大陽。道以陽為主。七之字皆指陽也。造乎至極之境。而與天相通。故曰盡有天。順其當然之序。而惺惺內覺。故曰循有照。至虛至寂之中。而權衡在握。故曰冥有樞。互爲消長之際。而生生不窮。故曰始有彼解之。似不解。知之似不知。此謂恍恍惚惚。渺渺冥冥也。不知而後知之。鎖一句。似不解。似不知。猶有知之見存。必至於生滅滅盡。寂滅現前。是不知也。而後爲真知。欲求此

道者。不可以爲有方。亦不可以爲無方。頡滑有實。言道中之結構也。徐笠山云。升降上下爲頡。流動旋轉爲滑。極爲頡滑。難於執持。而有實徵實象。非可虛言。愚按此卽前篇黃帝所遺半珠。大洞經所謂蒼胡頡寶珠是也。道由人造。古今不相假貸。而分量未全。火候未足。便覺有虧。釋氏謂圓滿菩提。卽不可以虧之義也。如此言道。可不謂大闡其趣乎。世人何不問是。而徒守其惑爲。夫以我之不惑。解人之惑。而使之復於不惑。非大不惑者不能。道之所以尙大不惑也。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同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宣。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魯人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楚臣王果楚賢人一云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顛冥顛倒昏冥也消喪德也

彭陽急於求進。是熱中富貴之人。王果心薄之而不肯顯斥之。故推口於公閱休。但將公閱休之隱居高致。描寫一番。已是彭陽對症之藥。卻又轉到夷節身上。言其無德。卻有知。有知。卻又不自許。所以其交能神。是顛冥於富貴之

場。非助人以修德。而助人以喪德者也。祇責薦者之人品卑鄙。而不責求薦者。此爲蘊藉之言。凍者遇春。卽可以爲衣。暘者遇風。卽反而爲冬。言欲干求其人。必得與之相宜之人也。楚王之爲人。暴厲可畏。非如夷節之佞。公閱休之正。孰能撓之。撓。屈服也。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而我不能也。故聖人一段。提空說。窮而使家人忘貧。有齊家之學也。達而使王公化爲卑屈。德足以攝之也。與物相娛相通。而能保己。外不失人。內不失己也。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於己。不啻父子之相親。言其無往不

宜也。此段言聖人之德如此。正申明正德者可不畏暴厲之意也。彼指公閱休。其乎助語辭。歸居言其歸居於家也。閒其所施言有化人之德而不用也。閱休之清高若此。不與世俗之人心相遠乎。故曰待公閱休。不斥其干求之非。而使之待隱居之高。人夫隱居之高。人豈肯輕與人主言哉。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王果有焉。參偶說循本宣解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

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邛陵草木之緝。音泯盛也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

綢繆。猶纏絲也。指心學之純密言。周盡一體。郭註謂無內外而皆洞照是也。不知其然而然。性爲之也。靜而復命。動而搖作。皆以天爲師。所謂不知其然也。而人則從而命之。

以爲聖人乃生而如是。非我所能學也。於是知無涯。憂亦無涯。而所行畢竟無多。時年有盡。死期至矣。若之何。言其無可如何也。不知人之美不自知。必待人與之鑑而後知。知其美而忘其美。己之可喜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出於自然之性也。聖人之愛人不自知。必待人與之名而後知。知其愛人而忘其愛人。己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出於自然之性也。夫性本人所固有。譬如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以其爲根本之地也。雖陵木之茂盛。近乎舊鄉者。十分有九。望之猶自暢然。況見所得見而聞所得聞乎。以十

仞之臺。懸於眾間。謂其豁然軒露於眾目之間也。此以故鄉喻本性。言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過復其本性。而人人皆有本性。一如人人皆有故鄉。人能復其本性。一如十仞高臺。超然物表。夫孰得而蔽之乎。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同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

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道惟一中。環則圓轉無定。所以隨在皆成。卽時中之謂也。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言萬變而不離乎中也。曷嘗須臾以舍道哉。世之學道者。知師天矣。而究不得師天。弊在心殉於物。以物爲事也。聖人運心於空。未始有天人始物。所以與世偕行而不衰替。眾行皆備而不濫洩。則無心而合道也。司御門尹登恒。均無確解。循本云。門尹登恒。或謂卽伊尹。則司御當

又是一人。湯得二人爲傅師而不囿。故得其隨成之道。爲之司其名。言於此而加之以名。是名羸法。羸餘也。有餘於師法之外。斯善用其法者也。此解上文二句之義。得其兩見。言一見於司御。一見於門尹登恒也。仲尼贊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盡慮也。扼重盡慮二字。言羸法固善矣。須以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蓋學至於盡慮。斯一切皆空矣。所以容成氏之言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言歲者。日所積也。若除去日。更有何歲。外者。內之所形也。若內先無。更有何外。以上句與下句。其意自明。按黃帝命容成造歷。遂爲天

下後世所宗。則容成亦聖人之得道者也。參疑獨循本宣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

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音也。

吹劍首者。吹音血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魏瑩梁惠王也。田侯牟齊威王也。犀首公孫衍字也。扶擊也。季子蘇秦也。胥靡罪人為役夫者。戴晉人有道者也。憫憫也。嗚管聲劍首劍環頭小孔也。吹吹然如風過也。

因背約而使人行刺。誠鄙夫之見也。犀首之見。高於魏瑩。季子之見。高於犀首。華子之見。又高於季子。一層高一層。妙在引之入於道。蝸角蠻觸之爭。千古為然。非有道人不能看破。郭云。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游心於無窮。則天下一蝸角耳。知蝸角之爭為無益。則為觸為蠻。

可以廢然返矣。副墨云。吹管者猶有嗚也。吹劍首則吹而已。何以故。管孔小。猶以形器相戛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吹然而過。并聲亦無有也。夫以揖讓之堯舜而有道人視之。猶一吹。況蠻觸之爭乎。按一吹。即一瞥之義。言頃刻而過也。古詩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具此眼界。斯可學道矣。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音總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邛之著於己也。知邛之適楚也。以邛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邛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邛地名。漿賣漿家也。極屋脊也。按宋史。許將以狀元使使遼。入幽燕境。人皆升屋而觀。登極亦如是也。稷稷髮亂不整貌。僕猶徒也。陸沉當顯而隱。如無水而沉也。著明也。

市南宜僚與孔子不同時。明是借之作寓。言天下陸沉之士。於道有得。亦不愧爲聖人之徒。但不如孔子之時中爲

大耳。微生畝以孔子爲佞。孔子亦自以爲佞。得道而與世俗伍。安能免人之譏評。然聖人之不可及。正在此處。子路往視而室已虛。寫出隱士避人之狀。幾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卽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子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忘其神。以眾爲故。鹵

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齊與劑同。耕法也。鹵莽。粗率狀。滅裂。脫畧狀。以眾爲故。句偶說。習俗移人。又習慣成自然。此卻只云以眾爲故。二義自備。而語尤奇。葦葭。蘆也。竝潰漏發。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溲膏。便濁也。

封人因耕之不可鹵莽滅裂。而悟及爲政治民。莊子聞之。而悟及治形理心。善悟道者。觸處皆可見道也。鹵莽其性者。以欲惡之孽爲性。徐笠山謂認賊作子是也。萑葦蒹葭。喻物欲之自外來者。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如酒色財氣。始焉皆似有益於形。而其究則害及真性。真性傷則元

氣傷。是以并潰漏發。不擇所出。如人之外內俱病。不可救藥矣。爲有漂疽疥癰。內熱溲膏之病。然後竝潰漏發。不擇所出。先言其害。而後指其病。文法之巧也。天下之患此病者不少。故聖賢以存養之藥療之。南華一大國手矣。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

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辜罪也幕覆也一形猶一人也

已矣天下猶是也想見生民塗炭之苦而聖人慈憫之心解朝服而幕罪人可見罪人之所以至此者惜無朝服幕

之耳天下之罪人不少而有朝服幕之遂爲法所不及然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大蓄一至雖朝服不能盡幕矣而此人獨先罹其禍是以哭之不是爲盜乎不是爲殺人乎詢其罪之所坐也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覩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覩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窮困其身而使無休止欲其不爲盜不殺人不可得也此卽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之意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卽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此卽一形有失其

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故隱其事，而以不識者爲愚，大爲所難。而以不敢爲者爲罪，重其所任，而以不勝任者爲罰，遠其程塗，而於不能至者誅之。此皆刑罰不中，而苦民以所難。民知力竭，則繼之以僞，非民之故爲僞也。上以僞倡，下不得不以僞應也。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僞也，欺也，盜也，是民之罪也。而誰歟？使之不足者，則盜竊之行，顧可專責之民乎？此篇悲天憫人，與孔孟之心無二。徐笠山謂漆園中日夜以眼淚洗面，知莊子矣。參呂宣二解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十四字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十四字爲一句。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十三字爲一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學與年而俱進，如伯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明徵矣。化卽大而化之之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非可易言。始於是而卒詘之以非，蓋昔見爲是者，今見爲非也。今所謂是之卽五十九非，蓋今見爲是者，昔見爲非也。是中之非，非

中之是非精義入神不能辨故以存養之功爲要。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道之著於萬物者且然。可見人之所知必出於知之所不知而後爲真知。夫知之所不知者至虛至無之境。一理不存而萬理皆備。故歷年愈久而析理彌精。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則知其所知非聖人之所謂知也。故謂之大疑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傷世人皆在大疑之中也。則所謂然與然乎。言其所謂然者未必然也。總是望人從事根本之學。以求日新不已之知。爲自作聰明者警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音叨伯常騫。狝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从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濫。浴器也。史鮒。卽史魚也。里。猶處也。

按諡法。亂而不損曰靈。德之精明亦曰靈。靈公之諡靈。夫子豈不知之。而猶問之太史者。將以考三人之識也。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四語已將靈公斷盡。大弑應之曰。是因是也。謂靈本非美諡。夫子所言已得諡靈之義矣。夫妻同器而浴。褻慢若彼。史魚奉御物而進公之處所。公使人執所奉之幣。扶翼使起。其敬賢若此。古人善善從長。則靈公之爲諡。兼美惡以諡之。卽子言無道不爽之意也。伯常騫所言。尤得諡靈之正義。而狝韋獨據沙邱石槨之銘。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郭註云。

子謂蒯瞶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本義云。爲槨者。自言不得憑子以葬斯槨。靈公奪而里之也。或謂古稱窀穸爲蒿里。或謂里作埋。皆想像之辭。總之狝韋之說。近於荒唐。而反自以爲是。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謂二子不得諡靈之義也。臚列三人之言。而夫子不置可否。蓋當時諡法之未當。夫子早心非之。以其窮而在下。所以付之不議。不論之列耳。莊子之記此篇。其卽斯意也夫。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卹里之言。太公調曰。卹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

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
卽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是以
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
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材。大人不賜。
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
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
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
石同壇。此之謂卽里之言。

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卽。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賜與也。拂戾也。面向也。謂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

也。度居也。雖別區異處而同以大澤爲居。雖木石異端而同以大山爲壇。此可以當卽里之言矣。
卽里之言。蓋方隅之言也。如今之各處口音不同。而在其
地言之。莫不皆同。故謂之風俗。就一方而論。似見爲私也。
然合異爲同。散同爲異。則其理可推之天下。天下一馬也。
天下之大。皆卽里相積而成。卽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
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公則以天下爲量也。心爲天下
之大本。故自外入者有主宰而無偏執。行爲天下之達道。
故由中出者得正理而物不能距。卽如四時殊氣而成歲。
天無私也。五官殊職而成治。君無私也。文武殊材。大人以

無私兼之。故德備萬物。殊理道包乎萬物而無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道之所以妙也。時有終始。世有變化。則人之隨時處世者。不可狃於一偏之見。所以禍福之來。渾然莫測。而拂於此者。或又宜於彼。若殉己情。故爲偏向。而正於此者。未免差於彼。譬諸大澤之百材。不同而同歸於度。大山之木石。不同而同列於壇。卮里之言。如斯而已。按大人合併而爲公。雖處卮里之間。必有移風異俗之道。非徒囿於卮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

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上文借卮里之言。發出若大議論。詎不可謂之道。而以爲道足於此。則視道太泥也。物不止於萬。而以萬號之者。蓋言其多也。形莫大於天地。氣莫大於陰陽。而道之大。足以統之。故曰道者爲之公。因其大而號之。道本無名也。旣已有名。焉得擬於道。若以斯辨論。是猶狗馬之異類。其不及

遠矣。此蓋極言道之大而難名。未可得少爲足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通義云。兩崖相拱。駕虛可通爲橋。橋起。無中生有之義。片合。兩片相合也。

一陰一陽。兩兩對待。如相照然。互爲消長。卽相蓋相治之。

義。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如相代然。迭爲起滅。卽相生相殺之義。欲惡去就。物之情也。於是憑空而起。雌雄片合。氣機出於自然。於是習以爲常。無處不有。安危不定。故相易。禍福不測。故相生。緩急有待。故相摩。聚散各足。故有成。此名實之可紀。精蘊之可志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因理則未嘗亂也。接續遞運曰橋運。相使則未嘗違也。窮而必反。終而復始。是物情之所自有也。言之盡。知之至。不過極盡物情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可得其終也。不原其所起。不可得其始也。此議之所止。言可議者。止此而已。蓋道

之著於萬物者可見而所以然者不可測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季真接子皆人名。斯別也。詩云。斧以斯之。

季真之莫爲。滯於無也。接子之或使。滯於有也。二家之議。皆自以爲是。不知雞鳴狗吠。人所易知之事。而知者不能以言解其自化之故。又不能以意揣其將爲之故。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則天下莫能破也。大至於不可圍。則天下

莫能載也。此道之妙也。如二子所謂或之使莫之爲。皆爲物累。終不免於過。蓋或使則實。而道不滯於實也。莫爲則虛。而道不滯於虛也。有名有實。則爲物囿。故曰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則無着落。故曰在物之虛。大抵可以言解。可以意測者。以之言道。愈言而愈見其疏矣。卽如人之生死。未生也。而不能禁其生。已死也。而不能阻其死。死生最爲切近。其理猶不可觀。故或之使莫之爲。斯二說者。乃後人疑端之所假也。吾欲究其始。則往者已無窮。不知其何所始。吾欲究其終。則來者方無止。不知其何所終。無窮無止。言

之無可言也。而其理自存於物。故曰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所由起也。而終始不離乎物。故曰與物終始。道不可有。不滯於有也。有不可無。不滯於無也。此乃正言道之妙理。佛家所謂真空不空。妙有不有。卽是此義。道之爲名。所假而行。老子所謂吾不得其名。強字之曰道也。彼偏言或使。偏言莫爲。不過物之一曲。豈足比於大方之家哉。所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見道不見言也。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見物不見道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言默不足以載。謂不在言不言之間也。非言

非默。則泯乎言不言之迹。而求之於無聲無臭之表。議其有極言。以此爲至論也。宣茂公云。此四段皆擬爲問答。一段深似一段。少知寓言少所知之人也。太公調寓言。大公無私。與道相調合也。道者有而實無。無而實有。落名言。便覺有滯。故欲於語默之外求之矣。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絪。音該。束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音陳。螭音敦。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音昏。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僨。音頽。然而道盡。

東子系解卷四
裴宏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置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孝己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尸子曰。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曾參芸瓜傷根。曾哲杖之。死而復甦。墮蟬。類篇氣不安定也。慰鬱也。啓悶也。沈深也。屯難也。

義海云。凡世間名利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天下無人不逐於外物。而不知其不可必也。龍逢比箕。是爲善而得禍者。惡來桀紂。是爲惡而得禍者。善惡不同。而禍自外至。均不能免。是不可必之明驗也。人主莫不欲得忠臣。而忠臣不免遭戮。則君不可必之臣。臣亦不可必之君也。人親莫不欲得孝子。而孝子不免見疑。則親不可

必之子。子亦不可必之親也。所以然者。天地之間。不外陰陽五行。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卽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火爍而流。所以夏暑盛時。庚金卽伏。避火之威也。陰陽參錯而行。則天地大有結紆。結紆者。陰氣鬱塞也。於是乎有雷有霆。雷霆者。天地之陽氣。卽天地之正氣也。陰氣鬱塞。非雷霆無以通之。道之見於天地者。然也。水本屬陽。而火卽生於其中。水中之火。乃爲眞火。所以雷霆之火。挾雨

而行。往往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爲取火之木也。以上言空中之火。爲下文心火作引。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兩陷者。陷於陰陽之偏也。寇莫大於陰陽。故無所逃。此就人心言。循本云。墮蟬。虫起蟄而未甦貌。按人心浮躁。氣不安定。與虫之跳躍無殊。不得成。猶言不得甯也。蓋人心之靈。雜後天陰氣於卦爲離。離中之陰。如日中之火。燄閃爍不定。爲善則難。爲惡則易。所以天下極伶俐人。心中私妄愈多。苟無內鎮之功。則憧憧擾擾者。全無着落。故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涉世愈深。奸險愈甚。是以慰瞽沈屯。區區計較利害。

利害相摩。生火愈多。蓋心本火體。而利害交戰於中。如火添薪。愈然愈熾。世人任情縱欲。都如此類。是以焚其自然之天和。雖有清明之性。皆爲火所燔炙。故曰月不勝火。價然道盡。道者天理而已。性被火傷。則狂欲內燒。由是天理亡而生機熄矣。宣茂公云。只三句。便道盡了無常孽相。古今萬萬人。未有不死於焚灼中者也。哀哉。○此篇描寫心之害性。可謂淋漓盡致。君臣父子之間。豈得謂之外物。而無正心之功。猶不免於相隔。況其下焉者乎。空中之火。有雷霆以鎮之。則陰邪不能爲害。聖人存理遏欲。無非養其

雷霆之正氣以絕其邪妄之根株。道家言取坎填離坎者水也。而三昧真火卽生於其中。得三昧真火以治離中之陰火。則私妄自滅。釋典言熾盛如火。燒煩惱薪。此卽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之意也。若眾人之憂心生火。純是陰氣用事。是以天性不免於牯。月卽真性之喻言。人人皆有清明之性。而心火炎灼。性卽昏迷。是之謂月不勝火。此就眾人言之。若聖人有復性之功。則秋月揚輝。冰壺在抱。火安得而勝之邪。莊子以復性望人。故極寫心火之可危如此。郭子元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智分。蘇子瞻曰。陋

哉斯言爲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於火也。然卒之火勝月邪。月勝火邪。泥看月火二字。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

曾不如蚤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邑金采邑之租金鮒魚廣雅云鮒也波臣猶水官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可活也枯魚乾魚也吳越之王褚云王當是土之誤

語云待有餘而後爲善必無爲善之時故凡濟人利物之事隨時隨地可行卽行不必其在大不必其在多也乞丐饑餓欲死一飯可救其殘生窮人窘迫無聊數緡可完其骨肉乘其危急而拯之斗升之全活甚眾若必遷延時日以待西江之水至則轍鮒之枯死久矣天下之爲監河侯者未必無濟人之心而無如人之不及待也故曰力到便

行錯過可惜

任公子爲大鉤巨鎗五十牯

音介

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鎗

同沒

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淞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

詮同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

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

音縣

令其於大達

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鎗大黑綸也鉗木評論人才也諷說誦說已成也累小繩綸也灌瀆小水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賞格言求合其

所示之
令格也。

斬裁之有言。士之志在道德者。功名不足以易其心。志在功名者。富貴不足以易其心。志在富貴者。則亦鄙夫而已。大鉤巨餌。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人或疑其計之迂且拙也。卒之得大魚。以爲腊。澤及當時。名畱後世。有志者事竟成也。嚮使揭小竿而趨小瀆。不過志在鯢鮒耳。安能得大魚哉。此可見人之志趣宜大。而後可以成大事。若夫淺見寡聞之子。爭目前之利。無遠大之謀。皆飾小說以干縣令者也。李白謁時宰相。自署海上釣鰲客。想亦從

此脫胎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摩音其顙。誨音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自上傳語於下曰。臚摩。按也。顙。顙下毛也。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而儒者假之。以濟其貪污。寓言發冢。不惟生人受其害。而死人亦受其害矣。寫大儒之臚傳。老成持重。口角宛然。可見師授之不正。貽害無窮。小儒欲取

含珠而先引詩以譏死者之貪吝。未嘗不明於責人也。而
且先接其鬢。次摩其顙。始以金椎控其頤。徐徐而別其頰。
復叮嚀曰。無傷口中珠。何等從容。何等仔細。無如其所爲
者發冢之事也。夫儒以孔子爲宗。而其弊至於發冢。是尙
得爲孔子之徒乎。孔子之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
人儒。固知後世必有竊儒之似。以亂儒之眞者。莊子斥其
僞以存其眞。非特西河之高弟。實孔子之功臣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
音促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邛也。召而來。仲尼至。曰。邛。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忍一世之傷。而驚音敖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亾其畧弗及邪。
惠以歡爲驚。傲同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
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
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

老萊子楚人。趨促也。下促而上長。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
寸是也。未微也。未僂。言背微曲也。後耳對面不見耳也。視
若營四海。目若經營四海也。躬矜。矜持之行。容知。智慧之
貌。驚。放驚不顧也。驚萬世之患。言驚然自以爲得不顧其

貽患萬世也。中民卽庸人也。

有過人之才德。而急欲展之。卽爲躬矜。有過人之聰明。而不覺露之。卽爲容知。以孔子之聖。而老萊子猶以此相規。況其下焉者乎。孔子不忍一世之傷。志切行道。而後世干祿之徒。皆借孔子爲名。名爲治世。適以禍世。則萬世之患。自此始矣。將爲貧而爲此邪。抑智不及照邪。以惠博人之歡。而傲世。乃身之醜行。惟庸人或務此耳。相引以名。外揚聲譽也。相結以隱。內要人心也。孔子每譽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之兩忘。若反背此理。無非

傷害也。任心而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躊躇興事。每有成功。奈何終載矜行邪。謝上蔡云。吾三十年來去一矜字。可見矜之難化。宣茂公云。視若營四海。便是尋事去做。躊躇以興事。則不得已而後應也。借重夫子以警世人。頗得寓言之意。○太史公作老子傳云。或曰。周太史儋。老萊子。莫知其然否。按家語載老子之告孔子。亦曰。去爾矜氣云云。與此大畧相似。則老萊子卽老子之說。未必無據矣。參循本

宗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

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門旁門也。宰路淵名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鶘一名淘河。水鳥也。蘇子瞻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此與羿之雀養由基之猿無異。石師猶碩師。石碩二字古通用。

曰。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爲有所困。有所不及。爲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循本云。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己。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眾謀之。本義云。人之知不知。係於所習。習

與名利人處。則驚名利而昏。習與有道人處。則能藏用而智。愚按借龜以言小知之不足恃。而嬰兒一喻。尤欲人之親賢取友。以成大知。天下名利中人。皆自以爲知。而自有道者視之。皆畏鵜鶘而不畏網之魚也。本義得其旨矣。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音店下也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世之矜才使氣而任意妄行者。皆自以爲有用也。而有道

之人。獨以存心養性爲本。以虛無恬淡爲宗。似無用也。而其用實千變萬化而不窮。則無用之爲用大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畱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此示人以涉世之學也。能遊不得不遊。不能遊不得強遊。

以道爲歸焉耳。流遁者甘於逐物。決絕者果於棄世。皆非中庸之道。覆墜不反。申言決絕之弊。火馳不顧。申言流遁之弊。時之所遭。迭爲貴賤。及易世而論定。則二者相等。至人不留意而行。無偏執之見也。尊古人而卑今人。此學者之通弊。然今之世猶古之世。自狶韋氏以至於今。孰能不與世推移。至人遊於世而不爲僻異。外順乎人而內不失己。彼有以教我。雖不學彼。亦承其意而不以彼外之。副墨云。卽是而觀。蒙莊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爲至知厚德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

同口

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

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眾害生。物之

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

塞其竇。胞有重閭。

浪音

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

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

乎名。名溢乎暴。

音勃

謀稽乎諡。

音賢

知出乎爭。柴出乎守。官事果

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

同倒

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徹通也。哽塞也。跖或作蹠。履也。踐也。殷尚書以殷仲春之殷中也。言人自不得中。非天之罪也。胞腹中胎也。閭空曠

也。勃。發。逼。塞。相。乘。也。諡。急。也。

按大洞經云。驪珠湛方瞳。內外洞照清。此目徹爲明之說也。貫顙聞十方。豁落一切聲。此耳徹爲聰之說也。定和妙明覺。元息自長生。此鼻徹爲顙之說也。舐煉五芽珠。含善味長生。此口徹爲甘之說也。妙行全十真。名大心神通。此心徹爲知。知徹爲德之說也。修養家謂之通靈。蓋道得於身。一切嗜欲不能障蔽。故謂之徹。釋典云。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香聲味觸法。皆此理也。壅則哽。哽則跚。跚則眾害生。極言嗜欲之爲害也。呂註。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

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誠能虛無恬淡。以養其真氣。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閭。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瀆而勃發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踰而相攘矣。按六鑿。卽耳目口鼻身意。道家謂之六賊。最足以害性。惟心有天游者。能棲神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則六賊不能爲害。而方寸之中。逍遙無際。何假

外觀以爲適哉。今見山林之清曠而喜者，由平日無內養之功。神不足以勝之也。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急而畱意以謀，爭而相關以智，柴塞生於守己之私見，官事決於眾人之所宜，皆滯於有爲，失其自然之天也。譬如當春，雨暘時若，草木自然怒生，鈹鐸之器修，則逆物之性過半，而人不知，此至人所以貴天遊也。靜默可以補病，皆音慈滅音血可以休老，甯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同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

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靜默一作靜然，而疑獨作靜默，義長從之。皆滅蓋養生之術，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光分明是檢眼之道。人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又披滅皺紋可以沐浴，老容甯定則心開泰，故可以止迫遽。

大凡旁門小術，可以卻病延年，而無害於道者，君子亦不非之。爲其皆有益於人也。世人奔波勞碌，鮮知身命之貴，苟知養生之術，則勞者可以自息，故曰勞者之務也。而得大道者，則有大佚，故未嘗過而問焉。以下四層，每況愈下，言所見高者，不屑爲其卑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同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踰同河。

演門宋城門名毀居喪毀瘠也

道之所以貴者可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凡矯激之行非特誤其身而已。又將以誤後人。善毀爵爲官師而其黨至於毀死。可見朝廷之旌賞不得其當。卽爲風俗之憂。許務絕人逃世。而其徒至於踰河。可見士人之制行不得其平。卽爲名教之害。痛陳其弊不欲人之效之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蹠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蹠。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筌魚筍一作荃香草可以餌魚蹠兔置也係其腳故云蹠

一部南華皆筌蹠也。旣自爲其筌蹠又恐後人之誤於筌蹠能得意而忘言則筌與蹠在所不用也。古今文致云丹經慵覽道不在書慧能大師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可謂得魚兔於筌蹠之外矣。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謂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

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
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曰出。和以
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寓言十九。謂寄寓之言。十分之中有九也。重言十七。謂引
重之言。十分之中有七也。卮。圓酒器也。況之於言。因物隨
便。惟彼之從。故曰日出。和以天倪者。不以己與也。何謂寓
言十九。道不可以直言。故借外論之。猶父之譽其子。不若

人之譽其子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蓋人情與己同則應。
不與己同則反。以同於己爲是。異於己爲不是。此吾所以
不得不寓言也。何謂重言十七。蓋止人之爭辨。莫如耆艾
之人。凡書中稱引古昔。皆耆艾之類。非以年也。爲有經緯
本末。足以先人。故借之以爲重。苟無以先人。是謂陳腐之
人。曷足重哉。言己之所徵引者。皆足信也。何謂卮言曰出。
和以天倪。蓋隨事理之所在。而曼衍之。聊以消遣歲月耳。
惟不言則是非可齊。若有意齊之。反成不齊。故不若一概
無言。言無言。謂雖有言而若無言也。終身言。未嘗言。言之

意未顯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言之理已著也。自由也。可
不可。然不然。物情各變。而我因物付物。不以己見與乎其
間。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安能長久。仍是窮年之意。非謂
其可傳之久也。萬物皆有種類。各以其類相代。始終如環。
無端可指。此乃天理之均徧。無所不在者。故曰天均。天均
卽天倪。無非順其自然而已。蘇子瞻曰。此條蓋自敘其作
書之旨。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
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
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音立定天
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化卽大而化之之化。孔子自言六十而耳順。而莊子直言
其化。謂其已至於聖也。已至於聖。而猶覺五十九之非。蓋
其學無止境。精益求精。子貢所謂縱之將聖也。惠子謂孔
子勤志服知。疑孔子勤勞心志。從事於多知。未得爲化也。
莊子曰。爾所言者。孔子早謝之矣。謝之而未嘗形諸言。此

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受才乎大本。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鳴而當律。聲爲律也。言而當法。言有物也。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心能辨理之是非也。此五者。皆大賢以上之德。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若孔子乃使人心服而不敢對立。凡天下之定理。皆於此乎定。已乎已乎。言爾無容議孔子。吾且不得及彼。謂不得及孔子之門。卽孟子未得爲徒之意也。自孔子謝之以下。皆莊子之言。心悅誠服之至也。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

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再化。謂哀樂之變。縣。繫也。不泊。不及養親也。鸛蚊。取大小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旣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鸛蚊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白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云。人各自據。眡域不通也。

道乃終身之事。而此約之以九年者。陽老於九故也。聞言而學。與年進。可見道之貴於力行也。野。無外飾也。從。志向專也。通。心內徹也。物中有物也。來。則性復其初。鬼入。卽鬼

神來舍。天成。則合乎自然。不知死。不知生。則脫然於生死之外。大妙。則進於化神之境。生有爲死也。郭云。生而有爲。則喪其生。自由也。設爲勸人之語。言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有爲耳。而生爲陽。非由於有爲也。而果然乎。與上勸公相叫應。自作詰語。言勸人者。果是乎。無適。無不適。惡用分別生死。天地可見。而道不可測。莫知所終。必有命。以主之。莫知所始。則所謂命者。不可測也。有以相應。必有鬼。以持之。無以相應。則所謂鬼者。不可測也。宣云。此皆大妙時解會。更進生死一層者也。

眾罔兩問於景。影同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罔兩。影外微陰。括束髮。叟。老人之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稍畧也。蜩甲。蟬蛻皮也。屯。聚也。蜩甲蛇蛻猶有一定之形。而影則不然。得火日之光則聚而顯。陰夜無光則散如代之休息也。彼指形也。
罔兩待影。影待形。形之所待者。果安在邪。盈天下皆罔兩。

與影似是而非。曾蜩甲蛇蛻之不如。則火日之聚。陰夜之散。而生生滅滅。不知其凡幾矣。迭相爲待。而來往不能自主。皆天地之強陽氣耳。夫強陽本非天地之正氣。則爲彼爲我皆幻也。齊物論曰。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誠得真宰之所在。方將遺形而獨立。又何影與。罔兩之足云。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也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

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樣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雖雖仰目也。肝肝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冲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將送也。煬炊也。

天下至貴者道。故求道者必極其誠。而後有道者樂與之言。陽子進盥脫屣。膝行而前。情文如此懇摯。而老子之告之者。不過消其傲氣。可見人苦不自知。一往一反。而舍者之避爭迥殊。可見至言之化人甚速。張良進履圮橋。而得

黃石公之秘傳。爲王者師。毋亦讀此篇而有會於心邪。

列禦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來。
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同而五餐先饋。伯昏
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音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
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
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杖蹙

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奚方猶何故也。五餐先饋。逆知客意也。內誠不解。內之成心不化。形謀成光。形洩其光於外。如謀者之偵事而漏洩也。鎮據也。輕乎貴老。謂重己過於老人也。整循本云。猶釀也多餘之贏。諺云。多賣錢也。處己謂處置己身。保附也。敦

豎也。蹙乎之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皺蹙也。賓通客之人也。感豫出異言。感人於先。自爲表異也。小言細小之言。盡人毒。謂盡爲害也。孰。誰何也。言自不覺悟。誰致詰於汝也。

借賣餐者。引出萬乘之主。而可榮以爵祿者。可隨以刀鋸。安得而不驚。善哉。觀乎。贊其能。自反觀也。處己而致人保汝。則非聖人被褐懷玉之道。蓋知其必犯此病。而預告之也。至戶外。屢滿其言。果驗。是以對症藥之也。意謂爾焉用表異以感人。必欲感人。徒搖爾之本性。於爾無益。爾之交遊。無人告汝。而細小之言。盡爲汝害。自不覺悟。更靠何人。自來得道全真之士。韜光晦迹。惟恐人知。非故以遺世獨

立爲高也。見其大則心泰，重其內則外輕。老子所謂知希我貴者，此也。末五句描寫高人情狀，翩翩逸致，迥出塵凡。此卽後世方外之祖，而聖賢不得志於時，未嘗不藏乎是。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則一切名韁利鎖，自然瓦解冰消矣。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布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

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_{音猝}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緩人名，呻吟猶誦讀也。河潤九里，喻澤及三族，言爲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闔胡皆何也？夢中疊語，良墓也，言何不試視緩墓，已化秋柏之實矣。其人之天，猶心也，遁天之天，天卽理也。

緩以呻吟之功，致身貴顯，其無根本之學也可知。己爲儒而使弟爲墨，信道不篤，其爲小人儒也可知。以使弟墨爲己功，而怨父之助弟，天良漸滅，殆盡是以自取死。及至死猶不悟，斥父爲爾申申其詈，可見生爲不明義理之儒。

死亦不明義理之鬼也。莊子爲之言果報而直誅其心。則緩之死固不足惜。而世之自負其能。藐視父母者。不獨一緩。譬如飲者之相摔而忘其水之所自來。儒術日衰。世風日壞。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如此之人。自於有德者已不知。而況有道者乎。遁天猶悖理也。如緩之自殺。是爲遁天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呂吉甫云。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似也。愚按此卽孔子予欲無言之意。欲學者之深造自得耳。

朱泮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同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人心之變化莫測。皆離中之陰私所爲。儒門指爲己而克之。道家喻爲龍而降之。瞿曇氏比爲毒龍而安禪制之。皆屠龍之義。殫千金之家。則空諸所有。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蓋後天之欲心淨盡。而先天之乾性湛然。心有覺也。性則

無爲既無爲矣。何所用其巧哉。義海云。四句語簡而文絕。奇與庖丁大章并驅。誠然。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亾。

筆乘云。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聖人於可必之事。猶以不可必之心處之。故無兵。眾人於不可必之事。偏以可必之心爭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蓋任私意而行。必求如願以償也。夫人不如意之事。常多。惟準天理而行。則心平氣和。隨在有生人之樂。若專以私意用。

事豈能長久。故曰。兵恃之則亾。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甬。

苞苴。貨財也。竿牘。簡冊也。區區以貨財爲事。如市僧之流。沾沾以簡冊爲功。如俗儒之類。是皆以蹇淺之事。疲敝其精神也。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必存萬物一體之懷。方有普度眾生之量。必知清靜無爲之本。方有心齋坐忘之

時識量未宏。無怪其迷惑於宇宙也。形骸爲累。無怪其不知有太初也。若至人者。知精神之甚貴。而回光返照。息息歸根。是謂歸精神乎無始。無始者。人身太極之所也。精神翕聚於此。虛極靜篤。別有寂滅精妙之境。所謂無何有之鄉也。水爲先天之陽氣。其有形者。注於江河。而無形者。布濩彌綸。若取太清之凝然者。而發泄之道之在天地者。如是。道之在人身者。亦如是。試使小夫擴充其智。未嘗不可幾於至人。而乃卑陋自甘。不求上達。是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甯。莊子所以悲之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循本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瘻亦癰類也。

凡士之有才而無品者。往往蠅營狗苟。無所不爲。及得不義之財。心滿氣驕。反笑潔身守正之士爲迂。此皆曹商之

類也。莊子比之爲舐痔。真是罵得痛快。世之學曹商者。可
以鑒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同楨。國其有瘳乎。曰。殆

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

同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

予。同與。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

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

過也。同小。宵人之離。同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圾。危也。飾羽而畫。言整飭衣貌。如畫鳥之文。飾其羽也。從

事華辭。以支爲旨。指記誦詞章之習。彼指仲尼。汝指哀公。

頤。養也。言仲尼果與汝相宜乎。汝將與之養民乎。出於誤

則可矣。視仍同示。事不作士。郭云。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

楚。桎梏動謂心動。過卽錯失。

此段借顏闔以揭俗儒之流弊。爲後世慮者。至深且遠也。

意謂世之學仲尼者。皆自謂可以爲國之楨幹。而不得仲

尼之真。則危人家國。而害及生民。其弊也。方且修飾文貌。

炫耀辭華。而根本之學不講。故忍性以示民。而不知民不

以上民。如有國者。以爲相宜。而與之養民。必出於誤。則可矣。夫民本有真實之心。而俗儒倡以離實學僞。豈所以示民。爲後世慮。不如勿用此輩。爲其難與圖治也。且施於人而不忌。俗儒之通弊。不知天之澤布萬物。絕無成心。其量何等廣大。冒儒之名。而局量褊淺。甚爲商賈所不齒。卽或迫於事故。不得不齒。然出於勉強。非出於自然。故曰神者不齒。諺云。鄉鄙之儒。不如都士。極言俗儒之無用也。且夫儒之所以貴者。爲其有靜存動察之功。而非徒虛聲是盜也。卽如外刑之有金有木。人所共知。內刑之有動有過。已

所獨知。小人之犯外刑。必遭金木之苦。儒者之犯內刑。則受陰陽之患。食之云者。言其受刑如日月之食。漸次消損。而不覺也。世之學仲尼者。皆流於僞。卽幸免外刑。而不能免內刑。故言免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真人卽真儒也。前路痛陳儒術之僞。誤己誤人。末節勉其學爲真人。而以修身寡過爲要。此莊子維持儒教之苦心。而循本謂闔言真人之道。與仲尼夔別。不亦謬乎。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還

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鉶。音旱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貌愿謹而內多貪。內挾所長而貌若不肖。貌懷急而內通達。貌堅剛而內絲弱。貌寬緩而內固急。皆言情貌相反。不一其途也。懷。辨急也。蓋。口。中急欲言而不能言貌。

天道有常。人心易變。摹寫各種情狀。而以九徵發其覆。爲用人者說法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宋大夫也。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向地也。軌。是則是效也。如而夫者。劉辰翁曰。閒言隱刺。不知何指。而古今嘗有此人。呂鉅。矜驕貌。車上僂。乘車而軒舞。蓋輕狂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唐堯時之許也。

古人以性分爲重。勢分爲輕。故受爵愈高。持身愈下。後人以勢分爲重。性分爲輕。故受爵愈高。處己愈驕。許由輕天下而不顧。而夫乃溺情於三命之榮。其品判若天淵。安能

比而合之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音彼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入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音淵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音魁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此爲學道人言也。學道之人。以性爲寶。故凡戕性者皆謂之賊。然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宣云。德而有心。已非

自然。心中又鑿多竅。如有睫然。賊何如之。愚按。目之有睫。啟閉不停。人多機械之心。便是有睫。盈天下之伶俐人。大抵皆然。此實害道之媒。而乃以之學道。行內視之功。無怪其道之敗矣。循本云。耳曰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卽是凶德。人之處世。不離窮達二境。然窮有八極。達有三必。何謂窮有八極。人之形有六府。益以美髯長大壯麗勇敢。以入者之能爲過人。因以是窮。此自恃之故也。何謂達有三必。緣循而順人行止。偃佚而瑟縮自居。因畏

而甘不如人三者俱通達此不自恃之故也夫所謂通達者知慧外通知天下之事不能盡如我意勇動而不安靜則多取怨仁義而賣賢名則人多責望惟達有生自然之情則傀然大悟達於己之良知則踐形惟肖達於天之天命則動與天隨達於天之小命則安其所遭此四者又智慧內通之驗人必外通內通而後謂之達則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固有道者之所寶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

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齧粉矣

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也緯織也蕭荻蒿也鍛搥碎之也驪龍黑龍也奚微之有言殘食無餘也

世之僥倖以取人間富若貴者皆探驪珠之類也而深淵驪龍往往睡時多而寤時少所以失卻領下之珠人但知其爲緯蕭子危而不知其爲驪龍惜也較曹商舐痔之義更深一層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非畏死之人，而乃借犧牛以爲鑒，所以警天下後世之苟於仕進者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能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凡人受形於天地，未有長存而不死者，惟有不恃形而能立之神，斯可脫然於生死之外。而視生死猶旦暮也。弟子欲厚葬其師，自是天理人情之至。而莊子一番議論，畢見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懷抱，非徒逞其曠達也。人之所貴者神，而形其幻寄也。況由生而之死，幻之又幻，何必過爲計較，以不平平物，其物之平者反不平，以不徵徵物，其物之徵者反不徵。明者惟爲之使，順其自然也。神者徵之，攝以渾然也。此神字卽聖而不可知之神，較明字更深一層。

故曰明不勝神。彼愚者挾私見而溺人事。其功逐逐於外。則形死而神亦與之俱亡也。不亦悲乎。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徐笠山云。方術所向道通四達。

慨嘆而起。言諸子百家之學。皆自以爲造其極矣。然囿於一偏之見。名爲方術。而非內聖外王之大道也。夫道術肇自上古。歷代皆有傳人。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設爲問答之辭。以起下文也。又設問云。旣無不在。神聖明王何所原。

本。答云。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一者道之根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人得一以聖。聖有所生。生於一也。王有所成。成於一也。三教聖人。皆不離此一字。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

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法度爲分別。以名號爲表率。以操券爲徵驗。以稽察爲決斷。一二三四言其分。明相齒相序列也。事職分之事。蕃息飼養所生。蓄藏倉廩所積。養民之理。言民所恃以爲養之理也。

凡人形骸本於父母。而性命根於天地。天者理氣之原。故言道者必以天爲宗。天人神人至人。卽聖人之造其極者。擘分四項。從源頭說下。不必過爲拘泥也。由君子至百官庶民。皆天地間不可少之人。而渾然太極之理。各自具足。則道之無乎不在者。并非虛談。臚列七層。括盡天下古今人類。何等眼界。何等胸襟。讀者思之。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音闕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

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醇敦龐也。一察猶一竅之明也。

慨想古人之全德，以立道術之準。古今不可見，而遺迹之載在史冊者，可考而知。標六經以爲主，而百家之學，不能出其範圍。可見道寄於文，而大中至正之薪傳，確乎未墜。此唐虞三代之所以致治邅隆也。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

德不一。於是一察一曲之士。各挾其偏見。以爭鳴而內聖外王之道。遂隱。夫內聖外王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既爲百家所亂。則後之人。無所取法。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循本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周孔。包括在中。亦有見之言。宣茂公云。此全篇一大冒頭。以下乃詳列諸家見道術將裂之故。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

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兩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音恪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

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糾，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

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捨也，才士也夫。

侈過奢也，靡浮費也，暉炫耀也，禽滑釐，墨之弟子，大循大任，己見也，非樂節用。墨子篇名，非鬪，以爭鬪爲非也。博不異求，與物同也。穀，卵空也。枯瘠無仁之義，去王遠，言非王者之道。橐耜，盛土卸土之器。糾，雜所治非一也。跣，履同麻曰躋。鞋下藉也。相里，勤人名。五侯，弟子名。苦獲已齒，鄧陵子，皆人名。倍，誦加倍。詭，誦別。墨，自謂墨之別派也。相訾，相詆也。觭，同奇。奇，與偶本別。而曰不忤，強辨也。巨子，墨道成者，尸謂奉之爲主也。徐云：巨子，墨之嫡派也。呂氏春秋載墨之黨，時有吳起之難，其弟子孟勝、徐弱輩擁存巨子於宋之田襄家，而弟子死者百八十三人。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尸者，祭主，欲爲巨子之主，而紹承其後也。既有別墨，不知爲巨子後者，果屬何人，故至今不決也。好

猶言美士也。求之不得。言世無此人。雖其道失之枯槁。而人不捨也。斷之才士。墨之定評。

自來方術之流。皆托於道術。開端數語。是古人儉樸之遺。卽內聖外王之軌則。原自無弊。而墨子不善學之。遂自成其爲墨。且墨之中更有別墨。則去內聖外王之道。遠而又遠也。然墨子亦當時之賢者。其長自不可沒。故以才士贊之。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音堅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

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客。命之曰心之行。以脰音合而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怠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白心昭雪其心。宋鉞卽宋榮子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別宥。別善惡宥不及也。心之行。心之用也。肺煮熟也。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懽。以此調和海內。欲人皆以心爲主也。強聒猶絮絮叨叨。見厭強見。言人皆厭之而已。猶欲強自表見也。得活圖傲二句。言我豈圖自活以傲當今救世之士哉。不以身假物。謂不以一身之故。假借物力也。開端數語。仍與上同。下倣此。蓋古人仁愛之遺規。而宋尹不善學之。未免爲人損己。然外而禁攻寢兵。內而情欲寡淺。亦天下之潔清自好者也。評贊不溢分毫。具徵論古之識。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

慎到聞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音奚。裸音科。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柏音輓輓音緩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音危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

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聖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戔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魤同。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易坦易也。決去係累而無偏主。隨事而趨。不生兩意。不顧於慮。不謀於知。卽不億不逆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卽一視同仁。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冷者清其熱。汰者去其濁。皆脫洒之意。曰。

知不知。知將薄人之所知。而後人從而傷之也。鄰字作人字。看。誤。髀。輕。佻。喜。動。貌。無。任。不。能。任。事。也。椎。柏。輓。斷。與。物。宛。轉。徐。天。池。曰。椎。所。以。搗。物。柏。鞠。也。鞠。柏。性。堅。古。人。破。爲。臼。用。以。搗。鬱。金。輓。是。湊。皮。成。裘。之。義。圓。物。也。斷。者。易。曰。斷。木。爲。杵。亦。刑。無。稜。角。四。字。皆。爲。圓。轉。利。樸。之。義。魏。然。獨。立。之。貌。磨。之。隧。道。宛。轉。而。出。塊。謂。土。塊。無。知。也。不。教。謂。不。言。之。教。戔。然。過。而。無。迹。也。常。反。三。句。言。蒙。常。自。師。處。反。人。無。復。指。目。之。者。而。不。免。於。魤。斷。言。其。一。味。圓。活。無。圭。角。之。可。捫。是。也。是。也。

此古人圓通無礙之教。而不善學之。遂流於脫畧。甚至與物委蛇。直同土塊。此非真知大道者也。而概乎有聞。亦與常人有別。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音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

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以有積爲不足之註解也。關尹名喜。字公慶。老聃弟子。在己無居。謂無私欲。居於心也。形物自著。物即渾成之物也。歸然充足貌。笑巧笑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侵削於人也。尹喜仕周昭王。善占氣。爲函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將度關。喜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爲著書。遂館於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尹亦自著書九篇。名爲關尹子。

此清淨無爲之教。道術之正宗也。關尹老聃直造其極粹然無疵。故以博大真人贊之。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并與。神明往與。芴荒乎何之。芴讀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奇同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倣同倪睨同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同瑋音而連犸音。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闢同。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同適調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茫乎昧乎。未之盡者。

茫芴揚子法言作恍惚。漢書音義作慌忽。萬物畢羅。卽萬物皆備於我。莫足以歸。不知所歸宿也。謬悠。虛造也。荒唐。放曠也。無端崖。無域畔也。儻。偏黨也。觭。一端也。不以一端自見也。莊。端正也。傲。睨。猶睥睨也。不譴。是非。不以是非責人也。瑰瑋。奇特也。連犸。宛轉貌。無傷。不害文理也。諷詭。猶滑稽也。辟。閑豁也。稠適。安洽也。蛻脫也。

寂寞。無形是體。變化無常是用。超乎死生之外。而與天地合德。神明獨運。恍恍惚惚。包羅萬象。莫知所終。此道術中最上一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境也。莊子於道實有所得。卻遜其辭。以爲謬悠荒唐無端崖之言。又自敘其立言之體。著書之意。自言自詁。自譽自嘲。亦不狂而狂之故態也。人者天地之心。則人之精神。與天地之精神。原自相通。但

爲形器所拘。物欲所蔽。而相通者遂相隔矣。惟道得於身。則我之精神。與天地之精神。一氣呼吸。如賓主之互相往來。文王之陟降左右。仲尼之知我其天。皆此意也。萬物皆天地所生。卽皆天地精神之所散寄。我之精神。既脗合乎天地之精神。則萬物皆備於我。而範圍曲成之心。無所不容。無所不至。而何睥睨之有。充實不可以已。蓋其涵養本原之功。積之既久。圓滿充足。徹上徹下。融貫幽明。始終故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此非可以憑虛而悟。惴恍而求也。道在人身。必有其本。於本之所在。

積厚流光。周乎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而且淵淵其淵。莫能窺其底蘊。測其津涯。斯爲宏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云者。道之大原出於天。存養之功既熟。則以天之與我者。還之於天。而因任自然。絕無勉強。故曰調適而上遂。此三句直將生平得力之處。和盤托出。無復遜讓。蓋自信其道之已成。亦自決其書之必傳也。又勒轉言應化解物。其理取之而不窮。其來相續而不斷。蓋成己之餘。有以成物。宣子所謂體用兼備是也。茫乎昧乎。卽幽深元遠之意。而日新又新之境。皆從此出。未之盡者。言其無有盡時也。天下凡

事皆有盡。而道無盡。知道之無盡。卽與之爲無盡。而窮神達化之功在此矣。此段自述之辭。盡是踏實工夫。莊子一生本領。於此具見。然而高山流水。知音有幾人哉。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去聲。厯同物之意。

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

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

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多方多方術也。舛駁乖舛駁雜也。殊物謂逐一揣度物情也。無厚二句。循本云。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至千里。方睨者。曰是。可睨而視之也。鳥皆從卵出。散卵有毛。鷄三足有足。足者。郢小國也。可以稱王。自大犬。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爲羊矣。馬生有毛。鬣與卵生同。丁字子字。其鉤皆似尾。火中有鼠。故不熱。空谷傳聲。是山出口。輪自旋轉。故不蹶地。目不見。不知內照也。指不至。至則不須指也。至不絕。以爲既至而未至者。尙無窮也。龜長於蛇。長短之名。亦由人取也。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言天下自方圓。非以矩規也。柄自入木。鑿未嘗圍之。景同影。鳥動耳。非影動。狗犬名殊。則謂狗非犬。亦可。黃馬驪牛。二色與體爲三。黑白亦人所名。故可移易。駒既名孤。何母之有。極止取半。餘半猶存。何竭之有。以上乃天下之辨者。所持之話端也。將後文以反人爲實。勝人爲名。倒看自明。總是強辭奪理耳。桓團姓名。公孫龍談臧三耳。屈孔子高子高。曰言兩耳甚易。而是也。言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君從其易。而是者乎。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子高理勝於詞。圍猶談藪也。抵根抵言。無他長也。壯謂自多其辨天地。

賴以增色。施子但存雄心，而無學術，倚人猶畸人也。黃繚姓名戰國策，魏王使惠子於楚，楚中善辨如黃繚輩，爭爲詰難，陳迂曲也。道原貴一，能擴充之，愈見道之貴，則道可幾也。不能以此自甯，不知抱雌守一也。散於萬物而不厭，逐逐務外不止也。駘蕩舒放之意，不得無所得也。欲窮響而但尋之於聲，欲息影而不知止形，皆不知本之喻也。惠施亦當時之雄才，其書五車，非不燦然可觀，然徒尚口辨，而無抱雌守一之功。故雖徧爲萬物說，而益之以怪，其去道也遠矣。莊子以此殿後者，非因惠施好與己辨，而故彰人之短，以炫己之長也。自來神聖挺生，莫不修德凝道，以體天之心，而闡天之化。故雖時有顯晦，遇有窮通，而守死善道則一也。墨宋田彭諸人，皆知慕聖人之道術，而囿

於一偏，不得其全。故於每段之末，酌加品評，而有惜之之意。至關尹老聃，清微淡遠，實爲千古道術之宗，故贊之以博大真人而已。竊附於其後，則道術之將裂者，猶幸其未裂也。若惠施者，專以口辨爲能，雖才華駘蕩，自命不凡，而畔道離經，已開妄誕浮華之習，則竊聖人之緒餘，而汨聖人之真傳者，必此輩也。故深惡而痛絕之，直比之如一蚊一蚋之細，非視己太尊，而視人太卑也。欲存內聖外王之正道，不得不於害道者，截其橫流，卒之道術變爲縱橫，縱橫變爲詞章，而尋聲掠影之學，且徧天下也。豈不真可悲。

哉。○講家不得寓言之意。末段竟同蛇足。豈知莊子著書之意。原爲百家簣鼓。大道不明。其顯悖聖人之道。如墨宋諸人。囿於一偏之見。自成一家之學。雖害道也。猶淺其隱託於聖人之道。如惠施諸人。逐末而忘其本。飾僞以亂其真。則害道也。實深一部大書。以此煞尾。其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且遠也。明者審之。

莊子約解卷之四終